
道藏
16






第一六册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南華真經直音 南華邈附

直音序

崇德悟真大師臣賈善翔上進

天下搢紳之士始束髮讀書則擇師友而受之故能高談與論別白真僞而後享貴富流聲无垠未始不始於斯所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者是已然世之好事者不暇擇師友每乘閑披覽以適性情而其間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往不識遂考之于釋音然釋音有類格翻切之難不能洞曉於是檢閱至于再至于三其心已倦怠而不覺掩卷就枕不識字則不知義不知義則无味无味則不樂不樂則欲无倦怠其可得耶愚非聞之於交游實目擊斯人之若此因吐納之暇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亦小補於學者之一端云元祐丙寅之冬逢丘子記

二

逍遥遊

鵾昆鵬朋摶團而上時掌切邪以遮切且夫扶坳於交切膠教平培裴夭於表切閼遏蜩調鸒學汶血搶七良切榆俞枋方莽蒼上壯去聲下蒼去聲舂詩容切小知智菌郡蟪惠蛄姑椿丑倫切棘亟廣去聲數上聲上上聲翱遨蒿好刀切故夫扶知智行去聲徵作成字讀譽餘沮將預切之分扶問切數數朔泠零惡乎烏爝爵子治持鷦焦鷯遼不治去聲樽尊俎阻當去聲怖普布切庭聽薤邀射夜肌飢淖綽疵慈癘厲瞽古與乎預下同觀貫聾祿公切夫知智磅傍礴泊蘄祈稽雞溺奴歷切垢古口切粃七穅康陶桃鑄注斷短汾扶云切窅杳貽怡瓠户之種上聲盛成剖普口切瓠户郭切呺許橋切掊剖洴並經切澼僻絖曠數去聲鬻育技伎說稅難去聲將去聲瓠落户郭切夫扶樗勑魚切中知仲切卷拳狸刀之切狌姓敖去聲跳條中於知仲切辟擗罟古斄犁徬彷徨皇

齊物論

三

綦其隱去聲噓虛嗒塔喪去聲耦偶槁考籟
賴夫扶塊苦對切噫乙戒切怒呺胡刀切翏
良救切畏佳上委下諸鬼切枅雞圈驅圓切
臼舅洼娃汙烏激擊謞哮叱尺栗切吸許及
切叫古弔切譹毫宎么咬於交切喁五恭切
泠零和去聲飄瓢濟去聲刀刀凋夫吹扶邪
爺大知智閒去聲詹占覺教縵末旦切窖教
惴之瑞切栝聒詛側據切殺色界切厭於葉
切緘古咸切洫亦樂洛慹之涉切姚遙佚逸
態太菌郡靡美茶刀結切邪爺下同芒忙與○
有預穀扣道惡烏下同莛廷楹盈恢魁恑鬼
憰決復通扶又切庸容幾飢下同狙七余切
芧序惡乎烏其好去聲下同綸倫滑骨爲是
謂殤傷夭方表切畛軫不稱尺證切嗛苦簟
切忮至胎照園吾官切幾飢藻保膾古外切
艾㝵齧五結切缺丘悅切倪五雞切惡乎烏
下同詎巨邪爺下同溼濕鰌秋惴之瑞切慄
栗恂荀芻初豢患麋眉蝍即蛆子余切鴟尺
支切鴉鴉耆市猵片狙子余切嬙墻麗離姬
肌殽爻吾惡烏沍戶瞿衢之行去聲亦大太

鷂于蹻切炙之夜切爲汝胃旁去聲挾戶牒
切宙治救切脗泯滑涽上骨下昏隸例芚徒
奔切參叅蘊於粉切予惡烏下同惡死汙喪
去聲麗離姬肌匡於方切夫扶蘄祈覺而教
弔的詭鬼魅音喑天倪崖音亦依字讀下同
曼萬衍以戰切景影曩乃蕩切操與余蚹附
蜩調惡烏下同蝶牒栩況羽切志與余然覺
教蘧渠周與余

養生主

○而知智殆大知者智督篤以養去聲丁爲去
聲觸昌蜀切踦幾砉呼覓切騞呼獲切㦎入○
聲不中知仲切下同譆希批篇入聲所好去
聲技妓郤去逆切隙窾款綮輕字上聲軱孤
更力庚𥐟刑閒去聲恢魁怵黜然爲去聲下
同謋化百切躊紬躇除惡乎烏介戒天與余
㖨卓蘄祈雖王去聲失逸聃他酣切作耽字
讀誤號戶羔切友邪爺倍裴樂洛縣去解蟹

人間世

其行去聲量亮蕉焦庶幾平聲瘳抽譆希殆
大擾而小切暇下而知智所爲去聲知出智

軋於八切知也智矼苦江切彊去聲衒暴縣
人惡汙菑災而惡汙肖笑惡烏捷在接切熒
瑩桀竭紂宙傴紆父切拊撫擠霽今只作齎
字用好名去聲扈戶虛祛敖六語御惡烏訾
子詎巨上比時掌切蘄祈之邪以遮切擎其
驚切跽巨几切拳權疵慈謫摘諜牒易邪以
遮切皞號茹汝字去聲葷熏數上聲寓遇有
知智與无智同幾飢闋缺徇旬去聲心知智
紐女酒切羲希蘧渠慄栗粗麁臧作郎切爨
七亂切凊七性切熱與余哀樂洛暇下惡死○
○烏路切傳之平聲下同之夫扶溢惡烏各切
奇樂洛行者去聲喪去聲下同波易去聲下
同茀弗剋核戶格切惡成烏各切其知智町
汀畦携勝任上升下壬之爲去聲下同盛成
蚊文虻氓櫟藥厭饜散上聲腐府樠曼蠹妬
社見現將惡烏夫祖側加切樆俱聿切柚余
救切果蓏裸折舌泄薛而中去聲掊普口切
其相去聲之散上聲下同又惡烏而診軫趣
促以爲去聲詬垢千乘去聲將庇蕼賴咶舐
醒呈其拱居勇切狙猿侯杙弋白顙息浪切

豚豘亢抗痔直里切順余之切隱去聲會括
撮子活切髀卑脅許刧切挫子卧切鍼針繲
佳責切餬胡筴策食飼僅覲載去聲畫獲郤
去逆切

德充符

兀者五忽切駘臺下同從之去聲下同中分
陟仲切而王去聲所喪息浪切下同彼爲去
聲其知智自胥腰六骸鞋一知智登假音格
昏无莫候切而説悦羿詣彀遘中地陟仲切
下同我沸弗索所伯切蹵子六切无趾止踵
○腫見現之惡烏各切下同且蘄祈諔昌六切○
詭古委切幻患桎質梏古沃切駘臺它沱常
和去聲下同駭胡楷切知不智下同期基人
傳直專切氾汎无幾上聲與樂洛㹠豚眴舜
翣所甲切取妻七句切椶已紀而知智滑和
骨郤隙盛去聲闉因跂企脤腎説衛音税下
同説之悦其脰豆甕烏貢切盎烏浪切大癭
於郢切而知智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天
食飼下同謷王羔切好呼告切惡烏故切下
同槁考梧吾瞑眠

卷四　六

大宗師

夭於表切當去聲詎巨蓍棋慄栗濡儒假格
覺教踵腫喉侯嗌益哇蛙惡死汙訢忻距具
翛霄捐緣顙息黨切頯去鬼切煖暄故樂洛
行名下孟切紀他徒阿切觚孤邴丙崔千罪
切滀畜謷遨好去聲悗明本切循旬綽昌略
切以知智其好去聲下同卓中學切涸鶴呴
避諱讀作吁字濡儒沫末譽余䇿竭塊苦對
切佚逸壑鑊遯鈍恒常樂洛邪以遮切先去
聲長知丈切豨喜韋違絜苦結切戲希襲習
○忒他得切坏普杯切崐崘上昆下論顓專頊○
旭禺愚伯霸傳付説悦相去聲奄掩葵其偶
兩長知丈切孺而遇切惡烏下同幾飢參三
攖縈聶躡需須於烏謳烏侯切參叅尻苦羔
切偉居鬼切傴吕頤夷贅之税切沴例閒閑
跰步田切𨇤先惡汙下同鶚户驕切炙章夜
切縣玄解蟹喘尺軟切叱昌失切怛怛丁達
切翅試捍胡旦切治也鑄注鏌莫鋣以遮切
鑪爐惡乎烏蘧渠覺教撓逵挑徒了切和去
聲猗衣惡烏下同者邪以遮切散譜贅之税

卷四　七

切縣玄疣尤疣換潰繪倪崖芒忙彷旁徨皇
憒繪蹙六造七報切下同畸飢侔謀覺教軹
止黥其京切劓魚器切雎隨藩番亦作煩與
予豫下同瞽古黼黻甫弗觀貫其知智鑪爐
錘捶噫衣我爲去聲韲齊長竹丈切復扶又
切見現蹵子六切墮隳去去聲知去聲无好
去聲食之祀父耶以遮切趣趣

應帝王

齧五結切倪五子切要邀覺教中仲語去聲
蚊文確苦學切矰曾弋翊鼷奚熏勳鑿昨蓼
了莽莫蕩切眇妙小切壙曠埌浪昇藝肼他○
酣切勑倦易亦猿袁狙七余切便平聲獿狸
蹵子六切貸大巫无壺胡道與余而相去聲
下同旬數上聲鄉向瘳抽齊齋鯢倪委威蛇
移弟頹靡美出爲去聲爨七亂切食祀下同
豕始琢卓紛分知主智眹直忍切儵叔渾混
沌鈍竅苦叫切

駢拇

駢步田切拇母侈昌是切贅章税切縣玄疣
尤之行去聲黼甫黻弗煌皇擢濁簧黄纍累

竄七亂切漱娉跬奎字上聲丘弭切與企同
譽余跂歧凫符脛形定切斷短去上聲齕紇
饕叨囂許橋切呴噴作吁諱俞喻纆墨撓遶
性與余殉旬字去聲挾協筴策跖隻又惡烏
屬燭臧作郎切上下同操七到切之行下孟
切

馬蹄

蹄提踐賤禦語齕紇翹祈堯切有義希伯樂
洛剔聽歷切雒洛羈飢馵中知邑切阜造棧士
限切橛其月切飾式筴策陶逃埴植中知仲○
切下同填田蹊奚隧遂屬燭長知丈切羈飢
擭衣闉窺惡乎烏樸朴蹩鱉躠泄踶值跂企
澶但漫去聲摘陟革切擗希頸經字上聲踶
踶知智下同扼厄介古八切倪五佳切闉因
鷙致曼漫詭鬼哺步縣玄跂企踶值好去聲
知智

胠篋

胠祛篋苦協切探貪縢騰扃古營切鐍決知
智下同囊奴當切恐去聲望亡罟古耒力允
切耨乃豆切刺次闔合殺試萇長胣恥糜眉

戮六跖之石切藏去聲邯寒鄲丹棓剖舍捨
斛胡谷切璽徙矯居表切揭居謁切冕免鉞
越知智擿擲鄙彼殫丹擢濁鑠詩酌切膠交
攦例倕垂削思雀切之行去聲鉗巨炎切攘
如羊切爚藥驪離戲希樂洛望亡頸經字上
聲踵腫嬴盈趣趨軌鬼好去聲知智弋翊餌
二罾曾笱狗削峭罝嗟罘浮澌尖頡户結切
解苦介切垢苦豆切悖倍爍詩酌切墮隳施
去聲喘昌兗切耎軟肖消翹祈堯切舍捨恬
甜恢淡啍之純切

在宥

人樂洛桀竭瘁萃愉俞喜邪以遮切下同毗
脾思四喬橋詰去吉切卓陟角切鷙致囟出
悖於倍相去聲技妓疵慈臠力轉切卷捲傖
倉莅利擢濁見現從比容切累去聲瞿劬攖
縈淖綽劌居衛切諱琢卓俛免縣玄僨粉問
切股古胈伴末切脛刑定切讙歡兜丁侯切
峗危共恭施異駭胡解切愚知智釿斤鋸居
去聲椎直追切脊精嵁堪桁户剛切戮六望
亡枳只梏谷槢習鑿造枘而銳切焉於虔切

嚆許交切翦剪捐緣築竹間閑膝悉七切歷
厭窈杳有藏去聲參參緡明巾切遠去聲將
去聲拊甫髀陛倘昌上切贄至掉銚鞅於兩
切放上聲噫衣僊仙墮隳涬户頂切溟明頂
切沌鈍而惡汙攪覺僥曉倖幸撓遶惡乎烏
匿女力切麤七孤切不易異

天地

卒尊忽切分扶問切洋羊刳枯循旬挫作臥
切韜叨沛貝不樂洛王旺同下謬流和去聲
騁逞要邀同下還旋知智索所白切喫口解○
切詬口豆切齧五結切被披圾岌敝眷知智
給急數朔絯該率帥華畫嘻希鶉淳鷇寇間
閑闔合俋邑无問去聲喙許穢切緡崏放上
聲縣玄寓宇貍梨狙七余切葩免中知仲切
輯集局其玉切螳堂蜋郎軼轍覷許逆切芒
忙易亦溟酩涬户頂切畦户圭切隧遂搰窟
械户戒切絜口節切數朔泆亦槔高忿憤瞞
明板切墮隳樊飢陬走侯切項作勉字讀復
有扶又切謷遨渾混沌鈍諄之倫切芒忙鑿
瞯撓遶美惡汙炤超稽雞之與余瘍羊禿吐

木切髦替操七刀切標並小切蠢庭允切諫
史肖笑佛拂解蟹嗑呷圭蛙鍾踵彊去聲比
去聲厲賴遂掾汲急檥希閒閑悰宗中知仲
切頟酥朗切蠋濁滑骨離去聲鴞許嬌切舍
捨弁卞鷊役又呼聿字搢進栅冊縲墨繳酌
睆還板切

天道

辟闢鐃閙平中知仲切鄉向王旺而間閑而
王去聲樸朴人樂洛下同鑿齎戾例長於知
丈切祟雖遂方知雖智之辟闢衰崔經田結
切殺所界切長知大切而分憤省所景切迕
悟敖五報切施去聲膠交擾遶藏去聲繙番
中其知仲切諰未旦切愷開待切意衣下同
幾飢放上聲偈竭跰古顛切壞而賞切復見
扶又切刺次郤去逆切巧知智恒常頡去兎
切闞許覽切奮方問切揀柄爲其去聲篇篇
斲卓搥直追切䫊普各切

天運

者爲于偽切施弛始字去聲袑赤遥切監去
聲郢以井切悌弟弁餅徼揮迭大節切僨忿

阬坑郤去逆切目知智委威蛇移急代林樂
洛稽雞天樂洛猋標祟雖醉切之行下孟切
芻初盛成篋古牒切衍演脊積㩌七亂切數
朔眯米蘄祈桔結槔羔舍捨柤側加切柚由
敉切狙七余切衣去聲齕紇齧五結切挽晚
慊枯簟切借作惬瞋頻挈苦結切沛貝蓬渠
覯勾墟祛貸太湮因播補佐切蚊文虻盲噆
匝憯七感切憤扶粉切放上聲鵠鶴黔鉗呴
作吁讀嚌脅倨據紂除柳切殺所戒切種上
聲悖倍睽奎隳隳施去聲蠆勑邁切蠆許謁
切鮮仙蹩子六切奸干說稅鶂五歷切眸牟
復扶又切冉也孺喻如切傅付要腰

南華真經直音

南華邈

天地篇

天尊地卑乾坤所以列位君上臣下貴賤所
以崇班天地均化於無心君臣股肱於一體
故得陶鈞萬類康濟蒼生九有宅心萬方樂
業野老不知於帝力擊壤豈識於堯年變澆
俗之頹風歸淳素於上古此所以合天地之
旨也

天道篇

天者定體之名道者虛通爲用體非用無以
運覆用非體無以生成體用相須所以爲萬
物資始夫帝王者首出萬物自稱一人雖天
下稱爲至尊必須體道以爲用堯舜得道以
治四民不失於豐年桀紂失道以臨人萬姓
告無辜於上帝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軒后
膝行而順風孔父朝聞而夕死天道之旨其
斯謂歟

天運篇

天者自然之稱也運者轉之不息也天形左
轉日月右旋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

月一周天五緯經天以逆行四時代謝而成歲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耳大君受命亦復如之天門開闔而不常金石更生而不息當須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堯舜禪讓而復昌桀紂亢極而世絕帝王旣爾人事亦然此天之運始也

刻意篇

刻者削也意者心之用也言人峻削其意高尚其行欲得出衆志在聲名或蹈海而不歸或抱木而枯死修儒者必非於墨脩墨者亦○缺文

說劒篇

劒採干越之鐵選歐冶之工匣吐青蓮環生初月陸剸犀象水斷蛟龍荆卿提之入秦白虹貫日張華覩之豐獄氣射斗牛雖郞威懾三軍蓋是一夫之勇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今以賢相爲工良牧爲冶明宰爲炭百姓爲銅淬元氣之鋒礪氛氳之鍔用仁義爲匣以禮樂爲鐔自然巨盜亡魂姦臣喪魄萬方歸化四夷來王按之無敵於天下此說劒之旨也

漁父篇

昔平王東遷周室微弱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邪說得昇直言見放君子在野小人滿朝漁父隱居藏名避世扁舟鼓棹樂道江湖歌滄浪而吊屈原手杖拏而譏孔子欲使帝王親有德遠讒人訪道山林搜揚隱逸使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自然九譯來朝萬方歸化此漁父之旨也

列禦寇篇

○以下原闕

莊子內篇訂正卷上　聽五

臨川　吳　澄　述

逍遙遊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粮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辯也故夫知效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
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

右第一章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
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

右第二章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飮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
一世蘄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

右第三章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
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以五石之瓠何不慮以
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右第四章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右第五章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
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
○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
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

右第一章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猒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
○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乎其真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
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誠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為有无有為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
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無非是自彼
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
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
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
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
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
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
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
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
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
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
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
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

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
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然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
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
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
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
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
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
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
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

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右第二章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右第三章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
異乎我與若者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
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
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
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
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
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右第四章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
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
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
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
窾因其故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
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
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
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右第一章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

右第二章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右第三章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
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
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
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
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
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
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
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

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
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
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
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
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
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
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
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
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
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
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

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而況
散焉者乎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
請從而後也

右第一章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
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
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
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
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泰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
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
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
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
難者

右第二章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
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
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
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右第三章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猒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右第四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右第五章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右第六章

莊子內篇訂正卷上　聽五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聽六

臨川吳澄述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右第一章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咲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右第二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右第三章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亦不得類焉亦所愛其母也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尒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右第四章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右第五章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右第六章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
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
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
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
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
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
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
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
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
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
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
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
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眞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騰六 八

右第一章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騰六 九

右第二章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右第三章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右第四章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右第五章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右第六章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右第七章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右第一章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右第二章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猒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右第三章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右第四章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壷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壷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壷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壷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茀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右第五章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告壷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壷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壷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壷子壷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壷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壷子壷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壷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壷子壷子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七竅七日而渾沌死

右第六章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莊子　聽七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柢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

南華眞經循本釋題

莊子爲書雖恢恑譎怪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但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拼人爲磬虛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正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羣書中一大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閒託志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說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循本云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逍遙遊 神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道遙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故首以此名篇內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拚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黜讓王盜跖說劍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爲一篇其說精矣然愚尚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眞宜定爲二十六篇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內外篇命意已足外篇雜篇不過敷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鯤故內則卵醬讀作鯤魯語亦曰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夷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鯤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爲魚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爲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言鯤化而爲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人化而爲聖爲神爲至則能逍遥遊初出一化字作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不閒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諧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諧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爲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摶隨風圜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經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說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橫渠張子曰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細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
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
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巳上也此不過解
説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為
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虚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
吹者也人囿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
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
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
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
○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為有
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
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鄗萌
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
絶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巳矣三字説者
多作而巳矣連過看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
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圖南

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為之舟芥流轉如舟
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
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
青為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
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説鵬之所
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
○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
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
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
天路空濶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
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
遂徙矣○此一節説鯤鵬變化之異引齊
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
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鸒(音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巳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蜩蟬類形黒而五月鳴者為蜩形斑而七
月以後鳴者為蟬形青者為蛁(音貂)蟟(料)其
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蟯蜋或水蟲或囊
中蠐螬所化鸒鳩鸒本山鵲之名以其類
山鵲故名鸒鳩月令鳴鳩拂其羽疏引郭
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黒色多聲今江
東呼為鶻鵃(音骨嘲)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
制仲秋鳩化為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
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鯤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
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槍衝突也榆枋二木
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
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
為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
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湌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
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

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
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
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為所知之
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
喻小知大知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
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
寒螿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
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
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
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
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説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
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者
折椿字為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
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
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
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
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
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
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
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絶亦如人
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光去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
名為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搖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
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
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
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
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
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絶
雲氣者九萬里高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
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濱廣斥是也鴳鴽也
內則爵鷃蜩范疏引公食大夫禮以鴳為
鴽李巡云鴽鵪是鴳即鴽鴽即鵪月令季
春田鼠化為鴽是鴳亦化之小者故以比
蜩鳩又就海濱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
蜩鳩笑鵬之説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鷙擊
之習蜩之化也僅脱於汙泥之中低飛榆
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
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
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濱宇宙之大風月
之浩蕩亦飫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
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摶扶摇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説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説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遥之胷次○

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並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嗤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不惑於人之毁譽而内外之分榮辱之境了然胷中以爲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等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出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爲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爲主六氣爲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等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爲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己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音爵）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實爲主而名爲客也吾將爲賓乎不肯務名也鷦鷯似黃雀而小又名鷦鷺一名桃雀即詩所謂挑蟲俗謂能生鵰偃鼠即鼹鼠大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焉許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名故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莫)姑射(宋廣平梅花賦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爲一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肩吾連叔不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逕庭者逕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藐處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輭活處若作兩句讀誤矣旁礴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蘄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窅然若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人無己四子不知有己者堯見四子亦失其在己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哀上)之以爲瓢(破之爲二)則瓠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爲瓢則其瓠淺
落而盡漾所容不多矣
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彼口切擊碎也)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漂絮者)爲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
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音拜)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
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也)以爲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
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
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鼬鼠也狀如鼬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郎郭璞云江東名鼬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平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毗亦切)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斄(音厘又音茅)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
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遥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
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
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
小不同故其爲道逍遥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逍遥
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强同蜩鳩
斥鴳於鯤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
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
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呺然難舉之
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
事而化豈失其爲逍遥遊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一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

齊物論上（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蠭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儒者則必息邪說距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真初不與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闢公孫龍子如見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噓開口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方俯而凭几俄仰而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爲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頃爲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已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已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韜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汝若聞地籟天籟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音溜）乎

大塊天地也翏翏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音委）佳（諸鬼切山巻曲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窊三者似器之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窊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號哭之號）者宎（音要）者咬（音交）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譹如號哭聲宎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竽通韓非曰竽爲五聲長喁者衆竅如魚口之噞喁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冷風清冷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
為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
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乎
調調刁刁掛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
動也今俗呼風小為調調地而采茶者以
嫩條為刁掇言刁刁然可掇也○此一節
言地籟翏翏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
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
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說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竽之
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音紀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
已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
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
皆若自己為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
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為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暴怒出來
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防閑又防閑間間一間又一間炎炎
爍人貌詹詹詳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
此不同

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
心鬬
邵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
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魂即康
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
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
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半切
縵繒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
雲歌禮縵縵子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窖者密者
窖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
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謞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為計如
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栝必期於中其司是
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
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焦心勞思日見○
銷爍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溺於
物慾所為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厭淹入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
其厭沒如緘縢閉固言其於老於嗜慾之
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云此乃其心已
近於死不可復生也自其發若機栝至莫
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
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慴音)姚佚啓態

慹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治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是之謂樂出虛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歎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過旦暮得此以爲所由生乎○此一節言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子綦問答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陳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咸其自取也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有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到此變態之所爲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所爲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眞宰焉眞宰者即無極之眞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眞宰故血氣爲之役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其眹兆無可用工處其爲可行驗之得道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 藏有二)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爲親又設爲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旣是如此則皆相爲臣妾乎莫是皆爲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爲君臣乎曲折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眞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眞君也眞君即眞宰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眞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眞無損益眞者自如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眞與生俱生未嘗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真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説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真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真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真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真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而謂昔已至寧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為有以知天下之事況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鷇音冦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鷇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為準鷇音未定則不為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真偽因何隱而有真偽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不實之説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以儒為非則自以墨為是矣儒又自以儒為是則以墨為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吾之真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説甚閑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真宰所在芒昧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為彼而彼又以我為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為是而我又以我為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為彼與○是何也彼自以彼為我則不見其為彼矣○彼以彼之非為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為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為彼彼之指我為彼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為彼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為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為彼則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為是矣彼以我為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為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是非之以待其自定必覆言因是因非因是者既因其是則亦因其非既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不行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因其是也既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省文耳下文皆中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者亦以為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為是而此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為是而彼自認其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解說樞之義樞者門扗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照前結句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類喻眞爲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爲非馬也若合天地爲一指則人之所謂指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爲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爲指馬爲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爲指萬物可爲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

○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强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的之意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厲惡人西施美人莛橫而楹直厲醜而施姸恑怪萬狀皆以道通之而爲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

其分裂也或所以爲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爲毁壞故凡物無成與毁反復通之則只爲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毁只從毁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毁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爲毁毁可以爲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爲一故爲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旣通則得諸心矣旣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旣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爲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爲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枝策所以戛瑟者梧以梧桐○爲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爲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爲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衆人而已彼衆人非所可明而强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旣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爲成孰爲不成也却繳前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聽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爲類如此以爲是而彼亦以爲是此以爲非而○彼亦以爲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爲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眞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夭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又以道與言對說畛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怏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爲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忮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园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本圓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忮而不成五者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蓧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為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蓧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明其眞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汝也三子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足芥蔕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藋披荊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為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字濕寢則腰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廣薦草莽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蝍且甘帶且音疽

廣雅云蜈公也帶蛇也

鴟雅耆讀作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狚

猵也音篇牂也

以為雌

猵狚以猨為雌也

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讀作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為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為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鵲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鵲子聞之則以為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爲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鴞炙

識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謬妄爲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鵲子說妙道語道家烹煉以日月爲藥材以宇宙爲鼎器故丹經有手搦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運挾者持之以用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爲陰陽人具一太極則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爲也滑涽者耳目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而人所當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爲之者爲尊寘之者爲隸即前所言其有爲臣妾乎其有眞君存焉而人當明吾眞宰使百骸九竅六臟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芚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蹙三萬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上文元說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脩煉爲小術不足爲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爲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上貪闇切

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鵲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爲問

曰長梧子答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爲是則此事固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吾所然者若果爲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不然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聲聞而化之爲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影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髣髴無有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蚹蜩翼邪

蛇蚹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蚹行蜩以翼飛二物既蛻則爲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蚹蜩翼一旦神去
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
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
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飛貌)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寤忽蘧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
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爲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
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
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
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析爲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
以生乎爲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
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
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爲第二段於中小
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真
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
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
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
爲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爲第三段不過
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
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
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
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
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
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
齊而自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梓點校

內篇

養生主(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實視死生爲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
曰裻亦取此義爲善者必有名稱爲惡者
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
其爲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爲惡則無近
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
外但順吾之中以爲常老氏所謂中者抱
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
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爲文惠君(梁惠王)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
之所倚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以膝柱之）砉（音聞）然嚮（音響）然奏刀騞（入聲）然

砉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貍字之訛）首之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又曰貍首者樂會時也又曰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舉此二樂章者爲湯禱桑林以身爲犧牲諸侯歌貍首以射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譆（音熙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披）大郤（同隙）導大窾（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苦挺切）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鋩硎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或）然已解（諧上）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爲之甚難則又不敢自恃惕然爲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爲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爲之遲緩昔之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謋然已解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爲之四向顧盻而目空無人爲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爲介刖而爲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人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遺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也）畜（音勗）乎樊中（籠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為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十六）

老聃死秦失（讀為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今弔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秦佚曰）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為是老聃之徒而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真情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罪人責弟子典喪之過（十七）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縣音玄解）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為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磬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為過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為養生之主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　陵　竹　峯　羅　勉道述
門　人　彭　祥　點校

內篇

人間世 掌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

顏回見音現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出公輒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民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也及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確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述讀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句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也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

目爲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爲拳跽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以汝言爲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音祭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音墟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聲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已黽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爲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内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内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

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内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顏回更説此三條内直而外曲者由内徑直而外爲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説上合於古人也内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爲徒天子與已皆天之所子是已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已言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理而不以已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爲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爲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舉古人之成説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説教詔而實所以爲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爲害此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不能間諜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荅賓戲慎脩所志守尓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旣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獨爲喻衛以其國爲樊籠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遨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跡何如無行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黜浮僞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句)聞以有知知(上聲)(去)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闋之內有○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明而萬善凝止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爲吉祥亦取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古之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上聲)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爲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言必以懽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人之刑責)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淸之人今吾朝受命而久飮冰我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臧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廚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氷此憂思之過遂成内熱非飲食之過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平聲)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遞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爲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書)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鬬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巧無他莜計是爲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音美惡惟覺氣息茀然不平而已於是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爲巧僞以報白齊君但致楚君之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爲迂闊終之曰此其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會之隱者)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詭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㬤於外而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蜋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平聲)矢以蜄盛溺

蜄蚌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戶結切)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小大不同有以一尺圍者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文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匠伯石字)遂行不輟弟子猒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莫干切)

液出樠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音現)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木賦謂有文理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句二字）乃今得之爲予大用（句八字）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爲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爲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爲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奈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爲人木爲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平聲）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彼既趨取於無用則其爲社何邪爲社是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爲不相知者强以爲社也名爲社乃詬罵厲病之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爲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衆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爲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爲棺槨咶（上詩）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子綦自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

宋有荊氏（地名）（里）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切）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欐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爲患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顙折故鼻高)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頤隱於齊
齊與臍同傴者不見其頤隱於臍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徐活切)
臺笠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
兩髀為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為脅

挫鍼治繲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令人抽籤者也精精米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也
足以食(食音似)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為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趨焉則因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托與言之
吾行郤曲(郤音隙)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十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德充符

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驗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爲累列子有說符篇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

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衆人尚未往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衆以爲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去聲長也猶先生其與庸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落也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己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爲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仲尼答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衆止者止水之所衆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栢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栢獨冬夏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徵者守其初志必有徵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爲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爲九軍更迭以戰也求名者求爲名聲即保始之徵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彷象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所可比擬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亦升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為此也由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物字應前物何為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申徒氏)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羞與刖者同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仍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閒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謂)申徒嘉曰先生(伯昏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人為後)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為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為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刖矣乃猶欲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遭刖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己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刖其形之不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己之過則人以為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刖其形之不當存者尚寡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己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內德也形骸外刖也重言不亦過乎應前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務全)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
右爲尊雖刖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未能容其刖)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尊敬貌)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尺六切)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
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駝)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月滿也盈爲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摺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聲)而寡人有○
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政)悶然而後應氾(音泛)而
若辭寡人醜乎
寡人爲醜乎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憂悶貌)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
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乳食也)
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舜)
眴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爲母但知已
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
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
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
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
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
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翣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柄○
如扇以障柩資送葬也
刖者之屨無爲(去聲)愛之皆无其本矣
形爲本翣與屨爲文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近君不可毀形)取(音娶)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浮去聲)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 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 之人乎今哀駘
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枚已國惟恐其
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 若也

以戰死刖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說歸哀駘它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此皆人事之變華而有天命行其間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聲）不能規其始者也

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稟受之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心也）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悅也）使日夜無郤（音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而與物混然為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為夏秋冬但見其為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盛極也極平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脩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仲尼弟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以哀駘為至人而仲尼為德友亦是滑稽

闉跂支離無脤

闉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闉跂者跂而守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脤無脚跟也蓋無脤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脤猶名無趾也

說（音稅）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脤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顅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顅同

甕盎大癭（又是一人）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音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應接也工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智者為妖孽約者為膠固德者為役於應接藝能者為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智巧不斲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行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馬得天鬻則爲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此言有形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謷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爲是負天之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禍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內篇大宗師

此篇言道之妙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

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顏夭跖壽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得雖少而不逆於意

不雄成

功雖成而不雄其氣

不謩士

○士與事通事皆付之自然不豫爲之謀○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至也）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其實氣海爲息之根蔕

屈服者其嗌（音益喉也）言若哇（於佳切又音蛙）

屈服諂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哇哇之樂

其耆（音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嗌言若哇者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同拒）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

○在心爲志未馳騖也○

其容寂其顙頯

達跪二音顙廣平不蹙也

淒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不能徒使）

若狐不偕（古賢人）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徒何切）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音摧）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已

滀（壯六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滀充積也雖充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謷乎
　高放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閉也悗（七本切）乎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悗廢忘也雖連綿閉塞無可窺
　尋而悗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
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爲體刑者輔治之
　法本所以爲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
　可以爲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爲
　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
　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
　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爲時德之
　修非出於勉强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
　真以爲常勤於行故亦可以爲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爲一矣其弗好者亦視
　之如一則其與我爲一者固一其不一者
　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爲徒其不一者自
　與人爲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
　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
○與（音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
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呴（音虛）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爲父父者子之
　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乃君
　之真者也化其道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
　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
　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
　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
　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眛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是恒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夭善老
　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夭者雖夭而非
　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
　由人所爲一化是一超大道不雜他逕
　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
　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自以爲固不知夜半猝然之間舟爲有力

者移去山爲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遯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舟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

○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爲可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爲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得藏天下之要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況藏道於身實爲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揭夫道二字以見大宗師在此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嫌之情有徵驗之信而無所作爲無有形象可口傳而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

○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矣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皆讚美之辭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爲天綱維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强得之立乎北極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强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去聲)於列星

司馬云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爲天漢津之東維崔本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

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猶命宗性宗之說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其爲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

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成者成定也副墨洛誦者假文墨之名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

瞻明聶許者假耳目之名

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鳴)謳

需役於謳者假役夫歌謡之名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此子輿自訝)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人間世)句贅指天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贅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輿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音戾)

此一句纔說他疾

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爲苦跰𨇤扶曳而行之貌而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

此拘攣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音无)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
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
(去聲)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
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
○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懸物於上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能自解
者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之理言人心
係累既深則不能自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爲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言不知將化爲何物或化爲至小未可知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
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爲人化爲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
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成然猶安然蘧然覺而勿遽之貌人生乃
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音裊上聲)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挑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
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間隙)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爲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
往焉
或編曲(編曲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汝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猗(結語辭)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乎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
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爲人言順其所生
而與之爲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
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平聲)疣以死爲決𤴯(音換)潰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憒亂也衆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問前言遊方之內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戮之民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却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絢一)江湖人相忘乎道(十四)術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畸人爲問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居喪次)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特也)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平聲)矣
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先死後有)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音紀)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音以)化哉
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絢一)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十五)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如字)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今孟孫氏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以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
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耶莫反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於拘守禮法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綴上排字人生富貧貴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汝也)奚來軹(語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其強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錘與鎚同)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乘其已成之道)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大宗師之謂)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應前遊字)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音現)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老莊以仁義出於人爲故亞於禮樂

它日又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切)肢體黜聰明離形去(上聲)知(去聲)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也化則無常也

無物不同則無所私好

唯化所適則無常所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汝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住切不任其聲憊也趨促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禍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明人彭祥點校

內篇應帝王此篇所以應為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　敘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云即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去聲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己為馬或一以己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卻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內○正己而後行確然信實為其所能之事而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

　莽眇輕虛之狀壙埌音廣朗猶曠蕩也帠疑是㝵字音强上聲古篆之訛上强訛而爲曰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㝵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感動也）又復問無名人

○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遇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猨狙之便（平聲）執斄（當作貍）之狗來藉（繫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愛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其中之實而固以爲得道歟未爲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衆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人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相法有此語）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殆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側皆切）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鯢桓之審

列子作潘音番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潘亦汁也

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沖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潘米汁也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為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却水渟滀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渟滀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者列子黃帝篇曰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淮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沖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為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音似）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琢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主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前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爲物所傷下文却言其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爲儵音倏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壺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內篇凡七文字最爲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同卷　禍三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特撰篇名終篇此意比後皆摘篇首之字以名之初無特意不過欲演前義耳　禍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音玄疣音尤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爲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爲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簧鼓如笙簧之鼓動也曾曾參史史鰌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纍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禍三　二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

為跂(音歧，多指貌)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上聲)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騈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嗁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憂思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囂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義者何其聲之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墨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音諭)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鉤為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今為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尊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翹，舉也)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臧者善之名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筴音策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竹，係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然校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雖有義(儀讀作)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架屋當中爲門因以爲宫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路寢總宫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當作剺)之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刻謂刻入其肉剺謂去其皮節

連之以羈(絡頭)馽(絆足)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橛口銜也飾馬鑣飾即頷下纓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熾又拄陶之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音題)跂(去智音企)爲義而天下始疑矣

塡實而不虛滇顛冥而不晶采蹩躠跛足而勉行故以喻爲仁踶跂企足而強行故以喻爲義

澶漫爲樂摘(音尺)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爲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

喜則以頸交加相與靡順怒則背必分背相與踶踼蓋馬之相踶各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踶

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衡轅前橫木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平聲)介倪(並如字)闉扼(句)鷙曼詭銜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闉城門也扼持也城門所以扼持姦慝鷙曼驕縱也詭銜詐爲受銜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詭爲受銜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玄)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同卷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鼎校

外篇

胠篋 一

將爲(去聲)胠(丘閭切)篋

胠胠下傍開其篋如從胠取之

探囊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

探囊以手探取其中攝管攝之緘縢封識之具

固扃鐍

鐍古穴切扃關也鐍環舌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都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切)

耒者耜之柄耨者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

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甞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二十二年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齊爲桓公工正匿其氏爲田氏陳田聲近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爲景公大夫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衆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弑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至田和篡齊爲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巳見於卜筮故幷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子胥靡裂也
　靡者胥靡胥相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巳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又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趙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巳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帶也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逐字鄧析子作遂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弗折衡
而民不爭

以鄙恸璽以爭恸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
律鑠絕竽瑟塞瞽曠（檮四）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
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力的切　劃也）
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爚（音爍）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
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軌轍跡列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檮四）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五）鉤
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峭）格
羅（所以施羅網之木）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為三事知詐漸毒者以
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為白同
異者合異為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
相競為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
為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
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
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
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
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隳）四
時之施惴耎（音軟動蟲之小者）肖（音消）翹（植物之小者）莫不
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上聲種類也一類而已非有秀異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
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廬陵竹巷羅勉道述

門人彭𢇁點校

外篇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者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令人讀之差異耳如詩宥密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言在他宥寬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爲治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也喬詰早鷙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㒌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禮有儀文故以爲技聖則多能故以爲藝知則察人之過故謂之疵臠卷不伸舒之狀㒌囊猶搶攘多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貴愛其身甚於爲天下則乃可以寄託天下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解摧皆所以傷之尸居坐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靜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熱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音玄)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充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强柔而能剛也廉劌雕琢剛而可柔也其字皆指心而言疾速也撫猶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僨驕者不可禁之勢

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胈(胈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畫也)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句)施(去聲)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牛引切)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

與不救不躋之躋同累足而行也

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者促摭伴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

意(平聲)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音接 椷楔也)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音漕)枘也焉知曾史方不爲桀跖嚆(許交切)矢也

弓矢所以爲利用言曾史乃爲桀跖之利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山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也)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狹小也)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去聲)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去聲)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去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憫世而憂道絕之意

○雲將東遊(李云雲主帥也)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

倘音敞自失貌贄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贄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

噫毒哉歎治天下者之遺害也僊僊乎歸矣鴻蒙欲翩然歸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不言養心而言心養者心以無爲爲養也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倫類一切之類皆與物忘

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即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云云者非一言可盡也

渾渾戶本切沌沌徒本切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具於身中未嘗相離但人不能自知耳若彼能知之則是外物可離者矣

無問其名本無名無闚其情本無情物故自生

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以眇觀天地糠秕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襲其學者皆空談而聞之者竟莫得其實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有人異己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己而惡人之異己者欲人皆服從而超出乎衆也然以出乎衆為心者何嘗出乎衆哉因衆人之同己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寧靜如此(楊四)則是吾之所能不如(十四)衆人之所能多矣人何嘗出乎衆哉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衆者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箇大物豈可分為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為至貴乃能出乎衆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楊四)處乎無響(十五)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擾擾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己無己烏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伸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熙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旡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爲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頓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文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寛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溜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居止也漻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其止故漻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務爲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爲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僞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槩然可見當刪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崘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讀作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爲天子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爲天子則所爲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凌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

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爲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爲緒使

爲事之緒餘所役使

絯公才切束也爲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衆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爲衆族之父但不可以爲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色類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爲人臣之禍上爲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去聲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

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與盍通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落猶廢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閒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老聃曰云云豈得為聖人又呼而告之曰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如無耳者所言有說得許多有形象者有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過幻詭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卻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己故名此人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言忘己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葂音勉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謂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爲兄弟哉心居心寧止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爲則心寧止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忽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湯疾速如湯沸溢其

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日無晶乂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嘲儒之說之乎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音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遜自處於陬隅頊頊然敬謹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却下語別汒乎即莊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事內而不務外夫明白入素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爲復朴體性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乎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所爲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

○脩爲而天下化既能自脩爲則手所撓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爲至又問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升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
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
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
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爲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
於君邪
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
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
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
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
采彰施于五色恭已正南面故云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
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爲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下皆惑矣予赤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曲）則嗑（音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缶如字缶為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耶○

此又以樂爲喻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缶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耶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卻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好公）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閉固之義

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平聲）纆繳（音灼）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非以靜爲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切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爲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去聲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之義韲萬物而不爲戾韲粉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猶[illegible]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莽入）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按比詳悉）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音句）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謂子指舜）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徵猶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敷袁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用力貌)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皮起)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世俗所見爲識(損六)非有此事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剌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卻退却也不復識剌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脫離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廣闊貌)而口闞然(嵁谽)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爲不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爲盜賊矣

夫子(老子也)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不以之爲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知)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禍七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日月同黃道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以係屬之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去聲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施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音又上上聲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為不及者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為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宣肯大息而誇說

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上聲除也焉至富國財屏焉至願名譽屏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者心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協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串讀一死一生一僨一起相為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僨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所謂皦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皦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之充滿也塗郤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為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怠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考其說遂叅攷之於聖人以為聖人者能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為也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五官皆備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為之森爽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紬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魯大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物入眼為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卻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卻急語言患得之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隣是非其眯邪

匡人以為陽虎圍之便似妖怪眯目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足也)觀古今
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
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
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
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
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
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
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
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已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
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
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
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
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
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
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
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
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
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
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
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
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
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
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
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汩沒者為能用
之故曰正之為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
不得為正世人之心以此理為不然而必
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懵然無所見如
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闚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合切)膚則通昔
(夜也)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
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
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質也)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為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正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許劫切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稱也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音曬衰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為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為五服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夭矣者時至而然天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天矣兵有順者以兵為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未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為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其制作婚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今乃婦其女則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熟同知其故矣以奸干同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雌鳴於上風雄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腰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烏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傅沫而卵則不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螟蛉而化則又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人之生子切切焉以為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禍八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辯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石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曏今古也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

○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僻)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為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為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為在於從眾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己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與欐同)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反衍若拘執爾之志以爲其貴其賤則與道蹇滯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爲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繇繇乎與孟子所謂由由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爲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己分極於不可分不可爲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踐也)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平聲)吾跳

梁乎井幹音寒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

○驚往而倉皇之貌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聲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區遮切張口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上聲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特故問我耳今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

○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禍九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誙誙(音鏗)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同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无)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崐崘之墟崐崘者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崐崘有五城十二樓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爲牆牆即柳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基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摶遂言死生猶晝夜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且吾與予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吾與予適墓觀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切）然有形撽（音叫）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去聲）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呶）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句）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有顧謂弟子百豐字曰

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過養）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當作𢇁 與絕同）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徒魂切）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懽以爲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爲養而我不爲懽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摭其可解者𣂪古文絕字地至於水則絕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爲鼃蠙之衣鼃蠙之衣水舄也生於水者爲水舄即詩所謂言采其蕢鼃與蚌依其下以爲衣馬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即詩所謂芣苡俗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蠛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崦多人家每歲季春鴿鵓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醃以爲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爲鴽也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爲狗馬業盡又變爲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爲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爲方生之人已死之人爲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録張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爲明白若如釋氏說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 造化 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無以爲猶論語曰無以爲也言無用如此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今能
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
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
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
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夫醉
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鄂也）物而不慴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杙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凝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善泅者也）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投也）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掃帚也）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
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
既養其内者不必更用工於内但當養其
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
其内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乎其中央者
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音篆）盾之上聚僂之中
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
豚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雜羽之文
於盾上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於代切）詒
（吐代切）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烏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
反則不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
不上則使人善忘中（去聲）身當心則爲病桓公
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内之
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
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
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敕引切）
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
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蠪音聾赤駮蚍蜉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
嚮（音響）景（音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
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傍去）流而拯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
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音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
齊讀與臍同左傳噬臍亦作齊水漩入處
如臍也汩水滚出處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鐻鐘鼓之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曲也)(搏)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耕野也)事君不遇世賓(同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惡音烏)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稿廿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竪子殺鴈而烹之竪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馬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强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戶音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布貨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泠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切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去聲長上聲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正緳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猶犁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祿穹隆非不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己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鷾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鍾鼓曰聾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爲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去聲)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爲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爲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來者翼廣(光去)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飛得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罵之)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藺且(音沮)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

○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禍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禍十二）

横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禍十二）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薫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顏淵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瞠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乎前也顔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故爾因以日爲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爲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薫然者如氣之薫烝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虚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顔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把吾之舊說忘之若自有所得則有不忘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偏處）少焉見（去聲）曰某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讀爲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爲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也）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覩自得道者方能曉此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此也）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釣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已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爲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音字）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去聲）殆矣夫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逡巡而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揮點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若指黃帝）彼（無為謂）與彼（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音矣]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音偏]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許六反]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員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翩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內外無小大天下莫不囿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並畜而不知則能知其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實實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音巍]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摶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大虛觀之人之生者如喑醷之物耳禮記註醷梅漿也喑欠醞之也漿雖久喑能得幾時日多者爲壽日少者爲夭故凡世人所摶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弢墮袠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齊爲豕肥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皮氷反)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
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
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
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
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
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作一連讀寥虛也寥已吾志虛吾心
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
○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
來亦不知嘗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閎
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
南子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彷徨乎馮閎者
倘佯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
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
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
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
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
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
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
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
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
不際者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
戶晝瞑(音眠)妸荷甘日中奓(奢者反)戶而入曰老
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剝)然放杖而
○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施訑自得欵)故棄予而○
死已矣夫(句)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句)弇堈(人名)弔(句)聞之(句)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
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
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參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
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
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今老龍吉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
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
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
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
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崐崘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煆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

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為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讀作廱）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𩐈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為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磨必為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狶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𩐈紛何況今之人乎相𩐈則甚於相磨矣圃則狹於囿室則深於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𩐈字相照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供役者）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音磊）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音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史記音跣）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音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爲爲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音闢開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趎以全形趎不以爲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間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趎雖勉强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却引喻曰人有常言其旨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趎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爲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之人也)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熟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繫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外韄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之所以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雖甚猶未得爲甚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所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吾禮反)

嗄失聲也掜以手搦打也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趎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冰解凍釋冰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為至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說至人處却中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趎曰然則此所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為至也吾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巳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為人能如是不知○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為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為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為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黜聰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為至其有不能成此者天鈞自敗之不必不為天所助也天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音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內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橫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上聲)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而不能舍去之既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
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
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
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
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
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
不爲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
獨立之意
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毀人自分而爲二故道者所以
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
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
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
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
伸而世人却自以爲出而有得不過得死
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
以爲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
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反之
爲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同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
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
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
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
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
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
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
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倂與無有
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
已是分生死爲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
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
有不同耳
有生黬(五咸於咸二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
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
(古才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黬釜底黒拔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膍牛百葉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拔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膍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故爲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信也）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名節也）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黬也拔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正緣人以有生爲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視蜩與鸒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并入）金
　蹍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驁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呴嫗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并呴嫗不必矣辟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爲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歛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能也）乎人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能人能天未足自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音化）外毀譽也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拸去畫像以形骸不全無事乎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爲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籠之哉

夫復謵(涉反 㳙)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謵與讋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廬陵竹拳 羅勉道述

門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苦田反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高貌)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以捕獵之事爲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鉤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絕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始銳反)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反)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金板六弢周書篇名大公六弢文武虎豹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手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音郎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蹡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跫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爲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音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讀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人所毁 刃成則爲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鬭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

鶴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驥騎卒錙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中如室内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

君如必欲爲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已則有一焉之意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真童子乃色若孺子耳

予適有瞀音茂病瞀眩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瞀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

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轢也誶問也每事轢過誶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爲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夫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夸好大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勢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爲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爲能知此理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去聲）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冬爨鼎者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造冰者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二事雖若奇異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足以爲奇異也廢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異矣然其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爲奇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鑢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真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為奇異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句)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為五不知孰為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躕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蹢行其子於宋而使為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為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為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疎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為非而不知自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蹢躅行為他國之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鬭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鬭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鬭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句)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為體斲者為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告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音逆也)手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也)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音搔曲折)(而擊援)見(音現)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去聲)趨(音促)射之狙執死(執矢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去聲)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音酣)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爲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音要)

奧室西南隅宎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宎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句）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怯徵者必有怯行殆乎（句）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平聲）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覕薄結反）

一覕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爲定也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卷音權 婁音僂）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暖同暄 溫也）姝姝（自美）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宴安不自拔濡滯需待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成都邑）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也

卷曲傴僂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舜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疏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眞人前所言蟻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眞人則於蟻棄知於羊棄意却揷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濠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閑語非親造其境者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爲其所亂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爲矣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古之眞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爲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菫與桔梗雞廱豕零相爲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鴟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説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强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同三 十五

言此箇道理元相厠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宍而不移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聦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聦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之太宍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同二 十六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霍手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説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搉許愼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搉者反

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卻又眞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已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廬陵　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姓彭)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鱉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顚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去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爲衣暍者遇冷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爲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聲)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轇轕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静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揺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喻聖人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去聲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暢然喜也緡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緡合十塞其九猶爲之喜況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乎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未嘗化

闔嘗舍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畀置事物不與之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整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傅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李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
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
而望也稯稯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
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
識也何以爲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音魯杜
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
爲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
也
以衆爲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
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見辜人焉罪人之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菑音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
○人爲皆去聲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
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
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
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下聲然乎
與乎皆凝辭言蘧伯玉自以爲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爲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也交按 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
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憑其子其
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
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
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
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實也福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
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
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
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
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爲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
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莫爲者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其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公才反係)○(絆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持允反)蜳(音惇又村允反)不得成心若縣(平聲)於天地之間慰(音鬱)暋(音泯)沈屯(裝倫又)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螴蜳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强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頹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所與者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猶言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介)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評論人才)諷說(誦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縲小繩)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干縣(音玄)令(如徒木之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語於下)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音喙協平聲頤下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裂之)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爲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爲詩止於四句其下爲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音傲與放驁同)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讀本字)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驁放驁不顧也驁萬世之患驁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爲此邪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爲驁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爲驁汝雖以此爲驁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幷舉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門傍）曰予自宰路之淵（名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史作豫且音徂）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同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山音）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廁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則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為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狶韋氏是古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所事不復說狶韋氏矣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為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失其在己彼之為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任其自然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爲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爲之顫動哽咽也跈踐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待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

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閬音浪良字無一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音奚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遂入謀稽乎誸當作詼上聲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向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挑鎒音蒿又耨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當作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閬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閬也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鬬爭又如人覩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胷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内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豎柴柵以爲衛柴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鎒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者逆也

静然可以補病眥娍可以休老[illegible]病也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音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中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廬　陵　竹　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巵言如巵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此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能自譽其子必藉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己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然為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人但喜同於己而不喜異於己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為耆艾然所謂耆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頤之年為耆宿者是未得為先輩也人之所以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爭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立句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蘁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上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違四年皆爲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爲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爲去聲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爲死者勸勉云公以爲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爲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爲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夭跖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以訓用强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往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有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强陽而吾亦與之强陽强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絕精此老胸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老子會]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卒]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驕忿自大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旅舍之長]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曝故不為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為寓言全篇東坡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責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諜成光不能祇於無迹外可閒諜而成光采遂為人所窺也輕乎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以其老宿而尊貴之整猶醯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為患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敦音頓竪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擯)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爲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反才骨)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祇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爲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資其弟學墨翟之道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詩聶之辭夢中與其父言資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爲往往或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之技亦人也)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天也必人也)小夫之知

不離包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音酣)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矬)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同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爲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爲旨(支離之說)忍性以視民(視與示同)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爲之主宰而仲尼强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也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頤猶頤指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頤指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其相與以實也

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爲楨幹乃爲後世慮不如且休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小人也)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此顏闔說眞人之道與仲尼區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懁而達

順快輕懁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胡旦 胡干二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音訾也其所不爲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擧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襄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弁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偃佒音鞅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音瑰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爲器奚微之有者爲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幾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句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爲人莫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自問）曰無乎不在（自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問下是答）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太極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以上說聖人）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也（逐一逐二討分曉）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頌古通用卽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萬物不以外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爲不切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音洛)○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句)其道不怒(句)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此古之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道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殼井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平聲)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
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
而注于海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相里 里名 勤人名)五侯之徒
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別派)一以堅白同異
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不仵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
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
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多而治少)雖然墨子
眞天下之好也(好爲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暴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
(音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
爲主
語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
心之行心之用也聏爰熟也舊本作日傍
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
歡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
心以爲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
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
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去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請欲固置五
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
之士哉
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
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
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
心者哉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
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聲)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
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
不先立主意也趣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
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
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過事脫灑也知不知者雖知尺作不知薄與鄰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愼到惠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謑(音傒)髁(上花)無任

謑恥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拙)拍輐(五管反)斷(音短)與物宛轉

推以拍之輐以斷之皆與之無競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魏即巍字)矣推(他回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愼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怪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音閴)惡可而言(句)常反(句)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魭音完 斷音段)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愼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閴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愼到未可許其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蓋以老聃爲知道故以此一段近之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爲天下谷

辱即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笑人之巧)人以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下削段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下聲下同)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之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同六十)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正言之)以卮言爲曼衍(即卮言相敷)以重言爲眞(鄭重之言)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與睨同)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音卞同飜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既贊老聃爲博大眞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同六)謂之大一至小無內(十一)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遂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睨者日昃可睨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氾愛萬物則天地與吾爲一體矣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爲圜鑿(音清)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鞭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三足郢本諸侯之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鉤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静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蛇長而龜短龜能知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可以爲圓鑿本非圍枘而枘自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爲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棰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音帝)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說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特與桓團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豈不爲怪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爲最賢曰吾之強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音綺)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音欲)矣

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隩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句)曰愈

貴道（句）哉矣

充其一偏之說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

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爲能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

○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横者可見矣末篇敘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未嘗敢以上擬六經也讀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黜僞

刻意

刻意繕性尤之淺拙讓王以下四篇尤之猥雜決非莊子本文黜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爲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爲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士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作一本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卽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三十同卷) 因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此以下係似日者龜策列傳其褚少孫之流所爲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真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比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
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
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
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
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埶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
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埶爲天子而不以貴驕
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
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
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
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說劍

昔者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
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
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
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
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
○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
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
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
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
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
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
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
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
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
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
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
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
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
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
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
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
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
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
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
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　○

南華眞經新傳序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奥義深解妙旨討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一

宋　王　元　澤　傳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爲逍遙也至于鯤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鷽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爲知莊子言逍遥之趣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爲大而斥鷃爲小鯤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鯤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遥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鯤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鷽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爲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揺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翶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鯤鵬之圖南斥鷃之笑之斥鷃之騰躍自以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鯤鵬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遥爾夫逍遥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爲逍遥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逍遥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爲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爲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爲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爲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則與天爲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爲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爲之時也無爲出於有爲而無爲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爝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

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少而無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賓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無爲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爲功而尸祝以清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遙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緜緜若存而又有所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為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為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為洴澼絖或用而得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為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為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逍遥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遥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宋　王元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眛者不知所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舊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不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旦暮自然而然眞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然而然也然非眞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眞宰無所著我即眞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眞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眞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眹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眹兆者眞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臧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其眞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臧賅而存焉吾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眞宰者有爲也眞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眞君故曰其有眞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眞君焉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眞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眞君之固有則所以無虧於眞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有我則物物於物而與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眞君之所以不存矣眞君之不存則不亦悲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眞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眞君心內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其眞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眞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眞君也人能不喪其眞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實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眞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聖人因其成心而無是無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爲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
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
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强知乎
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
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
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
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
自然而然是以無是無非也故曰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
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
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
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
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
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
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
○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
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
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
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
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寘於至理者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成毀而但寓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爲得道故曰通也

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爲惑也天下之人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寘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敗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胷中惑亂而不果也胷中惑亂而不果則徒衒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諸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强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嗛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忮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爲詐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妙術故曰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爲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爲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爲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者是以知爲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爲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爲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而然後爲色也此皆以無爲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己與物爲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㧗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爲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爲有有能爲無居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乎惡乎知説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所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惡三

宋　王　元　澤　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爲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內萌而以善爲善以惡爲惡所以近於刑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以喪緣督以爲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己而已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衒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遂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爲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爲暫來以死之爲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眞汎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蔕於胷中故適來則爲時適去而能順時不爲之樂而順不爲之哀此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絶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絶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鼎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無爲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顔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顔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爲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爲卒至於無爲此顔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爲無智所以無得無爲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爲有得也有爲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已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然無爲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敖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爲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顏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由咎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使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冲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絶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爲高世而絶迹則聖人所以爲易也超然有爲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爲難也故曰絶迹易無行地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自然不可詐故曰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爲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舍也故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爲之名義蘧無爲之至有爲無爲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于顏闔之傅衛太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爲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爲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身必有諸事不可適去而已矣故曰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生死不介於胷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多奇樂

以巧鬬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爲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强言乎蓋無言者物不能攖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
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
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
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
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茀亂而
夜氣不存違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
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
厲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爲而自爲不
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衍
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
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
終極也故曰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
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
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
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
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
益也
忍三　十六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
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
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戕不可革而已
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
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
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爲心來去無礙而不
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爲心則
無爲而已矣若其有爲則非得已而有爲
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
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由乘萬物以爲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爲臣如此則盡道矣比干高賢而仲尼終
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忍三　十七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
術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爲累矣惟
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
之患此顏闔之傅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
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
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
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眞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眞君不可不和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超時應變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爲美也故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蜋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其順也顔闔之傅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顔闔何異螳蜋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迕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愼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爲得性蘙伐則所以爲失性得性則爲榮失性則爲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爲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己而不蘄乎用存諸己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為況樹之為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為材而無用為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蔕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楸栢桑之先夭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為累而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為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

○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而多務衒材以誇眾眾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衒其美而內不衒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之累乎故曰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為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威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於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駘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
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
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
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
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
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
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
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
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
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
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
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
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
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
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
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
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金
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
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
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
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
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
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
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
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衆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
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
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
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
內以德爲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
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
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
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止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天地非私於松柏
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
柏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爲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藏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爲如此而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内充德雖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袒裼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内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産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爲人爾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産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亦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説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産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顔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産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顔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中徒爲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可不可皆不介蠆於胷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遁天刑惡爲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爲辯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惡而物自以爲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顧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爲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爲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汩乎中陰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爲最而水之平者人取以爲法故曰其可以爲法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闉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脤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甕㼜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闉跂支離無脤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閭跂支離無脤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冣而自求合也物自來合則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物之所以冣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
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為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
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
則非出於人為之偽矣故曰且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
為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
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
成不謩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與且或
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
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
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
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盡以真
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
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其
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
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
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道於氣也根不可以
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
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
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
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欲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
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翛然而來○
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
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始
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慍故曰受而喜
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
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
益其真所以真其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
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
貌既然而無動也其顙頯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
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
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然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
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
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
也若狐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
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
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
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
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滀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
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
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
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爲體也禮者履也
○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爲翼也○
知者知也知不疑滯則與世推移所謂
以知爲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可見
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爲循也夫物我之死齡
性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爲體者
綽乎其殺也道無終始而我履而不息故
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
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爲時者不得已
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
升上故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
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爲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一
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
與天爲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
人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寔
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者此
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宋 王元澤 傳

大宗師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真人與化同體與物為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為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為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為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似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似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為窈然眞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狶韋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為天下正其名所以繫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為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為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眞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攖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真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真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真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犂子來之四人了於真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跰𨇤而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車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宾運也故曰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得者時也所謂倫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倫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真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絶累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己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鏌鋣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蘧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虛御氣也撓無極者所謂遍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眞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死爲反眞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流則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寘運於天地之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眞　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眞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依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
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
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
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
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
○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依也魚
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
依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懸五）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
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
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諸安侯獨侔於天也
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
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爲之
樂而死不爲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
無涕其心不感（惡五）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眞
之理而不感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
顔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
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
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眞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䰟
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
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
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
顔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
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
○謂不感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爲旅○
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
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爲鳥者必飛夢爲魚者必潛此理勢之
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
魚而没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
一致而皆爲眞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眞爲也獻笑者非樂然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眞爲則出於強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非樂笑則亦出於強故不及去而自止矣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住忘於已化適於高遠倖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之而不以爲大當其生則爲時當其去則能順窈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爲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爲也以無意而對無爲其於道也爲得矣此莊子所以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非者智之端渾而內寘則皆不出於道散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言而又曰汝遊夫滛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樂盡道之妙壹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䪠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者其道渾而爲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出歸於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者化而不涉爲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顔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窮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以爲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爲書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爲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爲無爲則無迹無迹則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爲之妙也夫無爲者道之眞而莊子故於篇首而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爲無爲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譓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知而所以交乎自得而所以内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眞好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焉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爲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任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乎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己出○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内外俱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無爲有爲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無爲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爲天地根是也無名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爲天地根又爲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入眞空之奥也處壙埌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爲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此所以足爲帝王矣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勧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爲也天根者止知有爲也知無爲者不得不諭以有爲故肩吾答接輿以出己式義之言也知有爲者不得不諭之以無爲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虚也故曰合氣於漠虚靜無爲而又能與物不逆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為功及天下而身不居贍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為此所以為明王之道也豈以跡明不勸而為之歟此陽子居未為知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惡五 二十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侔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為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徼所以出至虛之域寘諸內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壺子之所變本于無為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則方可為帝王也

惡五 二十一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為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為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為事任者汎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為智主者藏其天真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真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真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
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
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
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爲也無
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爲則有名名立則道
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
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
相遇喻其爲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
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
復完故曰七日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
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遙足以齊
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爲
宗師而寘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爲帝
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爲有名也有爲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
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
道於内篇之七也夫内篇者皆性與天道
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
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
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元　澤　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爲而
内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爲
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無爲爲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
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
通達矣故天道無爲而行健萬物所以資
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者知天
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爲入
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
其所爲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
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爲也

無不静矣

聖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静也水静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静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静静則動動則得矣静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静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静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静以其歸根而静也歸根而静則静之至故曰非曰静也善故静也夫静之至則嗒然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故静也然而聖人之至静愈於水之所静也水静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静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静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静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心休則虛虛則静静則無為無為則自得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静則亦未嘗不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静則動動則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静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静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静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天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贍足萬物而不絕故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爲人不得不有爲無爲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爲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爲之妙理也夫無爲者必至於有爲有爲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爲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眞性遂稱五事爲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爲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爲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見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俟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爲者爲不足以言刑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爲之不贍也而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爲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鷃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明物儻來○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眞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遙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爲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眞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搏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爲道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爲得於心亦未爲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爲輪是使木失眞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爲有爲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八

宋　王元澤　傳

天運篇

夫無爲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爲則其道所以不爲神惟能無爲而爲之然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爲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眞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
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爲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爲有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爲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贍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仁未爲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爲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眞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幷之馬其道安有加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幷馬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徼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無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黄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黄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焱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也夫無爲則復命而反眞故終曰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之食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

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之西遊是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爲之至也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一年運而往矣予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爲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誚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書書者爲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爲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爲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爲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爲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　王　元　澤　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爲而滅天矣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彊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爲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耽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眞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宜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爲刻意而高歟鑑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閒歟氣柔眞全而形未嘗衰豈爲務導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惔者所謂無思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不能感也如此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而以之爲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者所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眞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諧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也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奥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爲實之賓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遂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

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爲矣故曰一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真而生於世俗之僞心僞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僞而完治矣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耀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内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於靜動出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鐃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知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為不及於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黃帝可謂至乎之世也莊子以爲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為不及神黃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黃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眞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髙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損所以深根而固蔕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志得志者死生憂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非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未流可用為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及夫道散而不能與世世衰而不能興道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沖而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人未嘗自衒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曰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由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蔽於秋毫而見於丘

山不盡也注目而觀丘山則蔽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曆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為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故曰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故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則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眕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
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
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
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
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
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
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
者不以物害己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
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
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為累乎故形之
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故
道所以為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為理道之
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
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迕而物

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
寒暑禽獸之不害己也蓋任之自然而不
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
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
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
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
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足用

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
無何有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
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
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
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
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規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爽世俗目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爲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

宋　王　元　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己而與物齊諸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蔕於胸中怡然逍遥於天地之閒矣此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己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己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爲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至樂生於無爲無爲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爲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爲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爲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爲樂之至也人能無爲則亦爲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爲乎故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爲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為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柳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未必無為者至樂所以鈇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為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乎死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以有以鳥養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爲不生以○死爲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爲樂乎此莊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何也然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栽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㑹贍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内而達之者及外以其

○自内而故以養生爲内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爲外篇此周爲書之意也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處無爲則逍遥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眞復則歸於静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爲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眞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眞君虛静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物迕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沒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汝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渻子之養雞梓慶之爲鐻皆能全其天眞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眞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鐻成而疑於神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寂寞而材全材全則不斲乎用矣此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於有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曾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為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游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蔕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迕也無為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為鍾為壇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蜋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蜋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遂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積一

宋　王　元　澤　傳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爲材無用爲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累耳

夫真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爲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强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也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爲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爲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于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顏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絕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顏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修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

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爲樂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天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爲徃來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放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慴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闚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爲寓寄以生死爲往來而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

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禄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爲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弅之丘適遭無爲謂焉故無爲者未免於有爲也未免於有爲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爲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澄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闋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爲於無爲也未爲於無爲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宮而問黃帝焉黃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

能以知之故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為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為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為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為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者游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為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

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于粗自無而至于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爲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徼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烏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答之以無所不在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答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者未免於有爲是以答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還悟而興於歎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摶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爲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爲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爲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既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諭太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摶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

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微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于精知微而必至于妙故光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于精妙也至于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而至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𩐈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贍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臺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無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積二

宋　王　元　澤　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為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歳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和不迕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懌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隗然忘其所為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呑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儻隱過其極則為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為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大耳目外也心智內也耳目用於外則心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爲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蕩於內者亦爲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閑也故曰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感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趎以至人之道也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上乎不役於物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已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爲累於胷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曰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爲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瞚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爲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徃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爲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爲而非有於事徃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

○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爲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知此而強欲求爲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爲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妄行而戕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志帥妄行而氣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而毗陰其爲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爲陰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䵝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爲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出乎無有豈以有而爲有乎此萬物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爲也故曰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爲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殺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殺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胸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爲而爲也故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則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〻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爲爲本人爲則非得也故曰爲之僞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已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爲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爲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宋　王　元　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爲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甞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
○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甞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間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逍遥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
○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宫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常無爲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爲而欲爲義偃兵以愛民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敦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爲外迹而不爲爲之而物之所以順從也若以可爲而爲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爲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罷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況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況於道體無爲而寂然豈有爲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爲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爲天下則曰又奚事者則無爲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爲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爲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所以引匠石爲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援受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贍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衆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為而亂無為也適來所以為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爲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爲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鴟目鶴脛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乇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所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爲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禍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爲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爲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人不能與於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爲也循有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晦於運行之微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頡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惑道不可問而問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己以求進是以王果言公閱休之所為而抑之也夫冬則擉鼈于江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夏則休乎山樊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閱休所為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擯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忘己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敘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間暇其形而均施其仁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爲心之若是所以入於寥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綢繆者所謂玄通微妙也周盡一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靜也搖作者至于動也以天爲師者宗於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偁道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諭乎不相告諭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蹩物而不爲仁澤物而不爲義其愛未嘗有愛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洫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爲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爲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鬬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魏瑩不能知於道有爲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知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爲累而克伐戰鬬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夫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爲任於無爲則天下之大猶衰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賊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爲本民以政爲基爲政不可畧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爲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爲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牢也豈惟爲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
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
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
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
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爲也何異鹵莽
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
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
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
○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
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
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
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
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
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
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
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
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
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
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
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亡命以交
爭此栢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此莊子寓意於栢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
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
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
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
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
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
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
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
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
○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
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
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
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
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
合并內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
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于無
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

大人并合而爲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
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
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
向之道自内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
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
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
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
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
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
○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
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
豈得有爲乎故曰無名故無爲者非不爲
也爲而不見其爲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
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
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
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
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
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
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
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
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
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
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
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
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
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
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
所大而强名爲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
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
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
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
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
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
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
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
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宋　王元澤　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僓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

而方貸見所貸不爲必得矣外物因可必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没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甞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爲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鯢也而任公子爲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内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然後爲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爲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爲患乎此亦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爲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刳腸而鑽占歟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爲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塹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塹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乃遊於留而不僻與人無迕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无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徹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徹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徹為顫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徹為甘心無窒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徹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徹為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騶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積五

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積六

宋　王　元　澤　傳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必假言辭而諭之矣此莊子因而作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袪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

積六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為迂怪也故託為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猒也故推為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卮言者不為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以用而為書也以三者而訊周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為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止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卮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為一時之所變與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所為者是則今之所以為非也今之所為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為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為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為親也為親而仕祿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嘗樂也仕非為親而祿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

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竒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爲意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與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顔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樸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近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鬼入者達乎幽與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爲心得也顔成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矣然而與聖人有間者聖人生而知之矣○安佚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而無藉於己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忘此莊子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問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積七

宋　王　元　澤　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爲也有爲卒至於無爲無爲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爲患以寵爲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遥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遥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爲也故天之所爲者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爲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爲惡視富貴不以爲好當魯君之致幣則嚣然不顧而詐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爲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爲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爲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爲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非爲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者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胷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

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爲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爲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爲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汩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遽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爲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瞀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爲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爲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爲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爲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爲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絶而自適也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積八

宋　王　元　澤　傳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正不存矣况人生於天地之間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稀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爲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爲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跡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銳也然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夫退處幽寂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以莊子說劍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退處幽寂也開之以利者所謂斡於萬化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寂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斡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周就舍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劒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劒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劒者所謂有爲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强爲爲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爲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爲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爲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劒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爲有爲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爲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積九

宋　王元澤　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解憂故總佞諂諛讒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為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
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
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
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
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
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
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
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
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
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
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
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
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
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
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
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
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
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
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
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内直者本於精
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爲一也誠至則可
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
不誠不能與天爲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
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已而與物
同則未爲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
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
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
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
○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户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己所爲則使人不可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己之所以反爲於物先也豈爲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而未嘗見其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秖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爲儒弟翟之爲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爲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爲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己化而反勝己故感激忿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衆人安其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爲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爲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爲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爲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爲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爲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爲不有爲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爲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恃之歟恃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爲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爲其智勞形敝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所爲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出處寢卧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韲物而天下莫知其爲也豈若世俗之所爲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與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恢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喪真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闇藪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爲闇蔽之人乎故曰宵人惟眞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爲之累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眞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釬之殊是心之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所爲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爲如得於飲也其去義若熱者見而不爲而必熱於中也是有爲而已安若不爲之爲歟非至人孰能與比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其能足以剸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僞則小人固可以別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爲貴考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爲榮汝曾子謂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眞故曰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適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以爲喻是貴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徵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積十

宋　王元澤　傳

天下篇

夫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雜雜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爲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爲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爲神而其徼所以爲明內所以爲聖而外所以爲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徼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於萬物其惠所以露天下而其澤所以被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爲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殽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為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未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爲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爲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爲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自以其說爲謬悠其言爲荒唐其辭爲無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言爲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拾遺　　積十一

宋　王　元　澤　集

太廟之犧　周之爲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辨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辨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危言　危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鷽斥鷃鷦鷯螳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鋣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大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内而後忘外仁義内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内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大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大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之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篤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為一朝以曠代為一府無人非為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為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涬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南華真經拾遺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冝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

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䟽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摶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翱翔淩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䟽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旣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

自北徂南者鳥是淩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摇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䟽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摶鬪也扶摇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己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摇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䟽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遥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遥蜩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

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爲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污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污堂地之閒將草葉爲舟則浮泛靡滯若還用杯爲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夭折也閼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蛁蟟鸒鳩鶻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遥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舂擣糧食爲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遥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遥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强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

秋賖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爲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兊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

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遏絶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八

尺曰仞翺翔猶嬉戲也而鴳雀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比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己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謷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己而辱人

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己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閒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也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母慶都
嚳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兊上而豐下眉
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
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
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
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
字仲武頴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
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
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
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
公即堯之師也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爝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
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
炬火之光時雨滂沲无勞浸灌之澤堯既
撝謙克讓退己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
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
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
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寓內必
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
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
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
旣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
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
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
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
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
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
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
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疏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
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我過辭費
然覩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
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賢
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扆汾陽而喪
天下許由不夷其俗乎獨立高山圓照偏
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
爝火之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
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況
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
將爲賓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
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
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
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
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无行而不與
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
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
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
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
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内主斯
有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䟽許由偃蹇箕山逍遥潁水膻腥榮利猒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己許由若高九五將爲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賔捨主取賔喪内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爲賔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䟽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勞浩汗況許由安茲蓬蓽不顧金闈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

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䟽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用九五之貴予何用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䟽庖人謂掌庖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静於所遇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䟽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

䟽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无的當一往而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䟽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䟽陸通之說其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内

䟽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爲堯舜時須干戈即爲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雖居廊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氷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爲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爲而特禀自然之妙氣

䟽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爲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䟽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无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䟽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无災害物无夭枉聖人之處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爲狂而不信

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哉

䟽瞽者謂眼無眹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瞽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

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爲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言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

疏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蘄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无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爲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爲无爲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宜於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爲故郭注云死生无變於已何況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爲塵膩爲垢穀不熟爲粃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鑄範土曰陶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諂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爲堯用此粃糠埏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耶是以誰肯以物爲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爲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

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无所用天下爲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者寂寥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遣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窅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眞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强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呺然虛大也掊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爲瓢平淺不容多物衆謂无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應須屛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洴浮澼漂也絖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涉水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坼有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

拘坼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替又云洴擗也絖纊也謂之纊於水之中擗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他國游客偶爾聞之請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洴澼爲利蓋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艦船戰士隆冬手多拘坼而客素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坼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勲庸克著胙之茆土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工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洴澼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慮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罇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掊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槃瘿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攣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眄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疏狌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罝罘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擎跪曲拳執持聖迹僞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遙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寛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卧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爲虛淡可以逍遥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旣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爲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爲論首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爲身與神爲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隳體身心俱遣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顔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

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閒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

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為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

注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呺叫也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翏翏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翏翏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覩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眾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楷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圍穴亦奇眾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楷或洼曲而擁腫或汚下

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謞者如箭鏃頭孔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譹者哭聲也宎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泠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泠清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以況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列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非之異況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无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乃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

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已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爲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窖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鬬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度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慄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栝箭栝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爲之事背道乖真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注其厭没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

疏厭没溺也顛倒之流厭没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
洫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患輕禍隂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懽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瞋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内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爲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虞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无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相爲使无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眞性竟无宰主眹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己可得行也
疏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己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爲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踈私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爲君而耳爲臣行步則足爲君手爲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爲乎非關係意親踈故爲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治國治身內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腳行當分自足豈爲手之不足而腳爲行乎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爲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遞相爲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无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爲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眞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

疏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眞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眞君即前之眞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眞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注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眞

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爲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爲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攖心道智觀之无損益於其眞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爲智安得易醜以爲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群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没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薾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薾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既弊薾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无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眞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爲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眞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

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
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
如此故誰獨无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
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
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
己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之
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
无故至人兩順之
疏吴越路遥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
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
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
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爲有此以无有爲
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
若而不强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
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
惑者爲有此用无有爲有也迷執日久惑
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
生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
强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
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
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
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爲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此以爲
非而彼以爲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
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
非據己所言故不可以爲无言也
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
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
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辯别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鷇音
也言亦帶殼曰殼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
亦何異鷇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説異
於鷇音者恐未足以爲别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
疏惡乎謂於何也虚通至道非眞非僞於
何逃匿而眞僞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徧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僞在眞而非眞非僞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眞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疏天下莫不自以爲是以彼爲非彼亦與汝爲非自以爲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爲非用己爲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

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䟽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己爲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䟽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䟽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䟽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爲是

䟽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以彼爲非而彼亦以自爲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䟽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復是有無未果定也

䟽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不無爲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爲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疏夫絶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眞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覆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無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己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爲然不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爲然於何不然爲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爲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注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
疏爲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莛屋梁也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恢者寬大之名恑者奇變之稱憰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憰奇異世情用之爲顚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爲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
疏夫物或於此爲散於彼爲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端者也
其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疏或於此爲成於彼爲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爲一爲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爲絶學絶待適爾而得蓋無所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不作

䟽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䟽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䟽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䟽比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䟽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芧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爲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爲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爲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䟽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䟽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南華真經注䟽卷之二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眞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而未曾封執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無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

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仗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説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成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閒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已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真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爲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

竊冥眞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卽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䟽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敎○卽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敎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䟽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大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卽是有言矣

䟽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敎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䟽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况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爲是而有畛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畛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群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群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内謂蒼生所禀之性分夫云云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録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别而欲由己以分别之者不見彼之自别也

疏夫理無分别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别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别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别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絶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己自别也

疏妙悟眞宗無可稱説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忮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忮逆也内藴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塵俗惠救蒼生虛己逗機終無迕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疏明已功名炫燿於物此乃淫僞不是真
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
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
每挾親情欲效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
也
勇忮而不成
注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
也
疏捨慈而勇忮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
遂也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
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
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
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
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园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
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己之能
顯燿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
而學园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
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
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
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
强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

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兹通物者可謂合
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
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
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
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
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
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
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
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嬀水亦曰嬀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足以逍遙況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已之不知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説不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己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鰌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猨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乎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徒皆以所食爲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鴟鳶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者定與誰爲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猨猴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接泥鰌與魚游戲毛嬙越王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

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餜之雜
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
懸之未解也
疏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
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
闇若夜游重爲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疏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
虚己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
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
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於胷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
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
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爲災風雷詎能驚

駭猶如此也虚淡無心方之雲氣蔭芘群
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昬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
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
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
物而不窮也
疏動寂相即眞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
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己
注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爲晝
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

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
謂師爲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
事有而不以爲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
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
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
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妙悟從違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
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虚通至道者

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
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絶從本
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
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眞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
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爲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
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爲妙道
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
以何爲是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
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
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
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
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
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炙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
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
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
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
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
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
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
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鴞炙之實也夫不
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
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疏鴞即鵩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
雞而似斑鳩青緑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
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
晨彈有得鴞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猶
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纔聞
言說將爲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爲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注若正聽妄言復爲太早計也故亦妄聽
之何
疏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
我試爲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
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
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
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旣而囊
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爲晝
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
之喻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

疏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涽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爲脗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芚

注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芚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芚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揉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爲日已久是以横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汙隆動而常寂參揉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出有謂之爲生自有還無謂之爲死遂其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

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
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
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爲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
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
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
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
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
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
適其志也

疏方將爲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
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
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
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眞實亦復占候
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
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爲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
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騖有爲之境
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
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
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

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
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
爲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爲君上
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爲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眞言猶以爲夢
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爲夢猶未
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爲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眞
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
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
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
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乎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蜕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為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黮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黮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
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黮闇之人總有三人
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
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
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
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
託爲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無非
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福三　三十五
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
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
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
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
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
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
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
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
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
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真待
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
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
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
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
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
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
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
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
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
福三　三十六
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
而爲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
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
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
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
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
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
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蚹蜩翼邪

注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令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蚹是蝮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蚹而行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蚹頻引爲譬即今解蚹者蛇蜕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蜕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蜕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蚹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

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爲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志也

不知周也

注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䟽方爲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悦豫之
甚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
爾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䟽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
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
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
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䟽昔夢爲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
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真虛者
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
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䟽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
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
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
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
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
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䟽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兹
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
此不知彼而何爲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
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䟽卷之三

南華真經注䟽卷之四　福四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䟽

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䟽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
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
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
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
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
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
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
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
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䟽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

無涯逐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
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
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
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
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
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
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
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
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注順中以為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
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眞常之德虛
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
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
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
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
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
之也踦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
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踏履
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
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

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
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
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
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
首也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
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
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
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
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覩唯牛亦猶初

學養生未照眞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頻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
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
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闇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
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
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眼以
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
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
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
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橫絕也

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
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
夭折也
批大郤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
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
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亦猶學人
以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
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
礙也
而況大軱乎

注軱戾大骨衂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技術之
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
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眞空細惑尚不染心
麤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
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眞道證空捨有易奪
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
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
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
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

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閒郤而刀刃鋒鋭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閒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寛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

注交錯聚結爲族

怵然爲戒視爲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爲遲

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盤結之處名爲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郤每至交錯之處未甞不留意艱難爲其怵惕戒愼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愼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徙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爲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弢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弢之況養攝生人光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刖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爲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

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

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注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遥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遥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爲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荅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

疏蘄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鶩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眞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鶩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鉾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覩其文勢過爲繁冗今將爲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四 福四 十四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五 福五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備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紛紜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福五 一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爲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爲重責顏生行李意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疏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福五

疏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固五懼 二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

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爲量若舉爲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匡扶亂國孙危應須相諫顏生令將化衛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譆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宣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閒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爲鑒誡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眞寄當於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閒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胷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眞爲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横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疏軋傷也夫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興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疏矼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劒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菑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菑故也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數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為暴人所災害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疏詔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嘿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鬭其捷辯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熒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拳跽曲
拳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疏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
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
水波浪彌甚故顔子之行適足衞侯之暴
○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疏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
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疏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
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
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傴拊猶愛
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
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
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
援古證今足爲龜鏡是知顔回化衞理未
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
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
其鴆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
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
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
求者非其道耳
疏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

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
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
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
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
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
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
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
○疏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
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顔
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
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嘗試也汝之化導雖未弘然既欲請行
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顔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
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爲充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
外彊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
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
準
常人之所不違

注莫之敢逆
疏爲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籍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
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剉之以求快
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
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疏飾非闇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詎
肯變惡爲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
言此未足以化之
疏外形擎跽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訾

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
言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
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問宣
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
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
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
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遣善惡於榮
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
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

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爲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爲徒類也擎手跽足罄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爲耶是以爲人所爲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爲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迹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奧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爲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諜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疏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疏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爲說心齋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爲作便乖心齋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皡天不宜
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皡天言其氣皡旰也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皡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齋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顔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爲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説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化此下答於顔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隳體以忘身尚謂顔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説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顔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冝緘口忘言亦勿彊顯忠貞必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為虛寂應感則易有為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麤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闋空也夫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端拱而精神馳騖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

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遺於形內忘於智則隳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號太昊几蘧者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爲應物綱紐伏犧几蘧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鄙疏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爲楚子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爲呂望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丘是爲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王帛使乎相繼不絶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爾往來心無眞實至於迎待楚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況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爲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懽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怨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爲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冰炭聚結非患如

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爨人不

○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

注所饌儉薄而內熱飲氷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氷足明怖懼憂愁內心熏灼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僁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疏忝爲人臣濫充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疏戒法也寰寓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

䟽夫爲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爲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齊事齊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䟽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䟽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閑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遥以言傳意也

䟽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遥遠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已所聞勸戒諸梁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䟽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爲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䟽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䟽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搆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䟽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意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横以輕重爲罪也

䟽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䟽夫處涉人間爲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有閒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格言爲當來之軌轍也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謔則情在喜懽逮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情使例然此舉鬬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湎淫泆也

疏治理也夫賔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之爲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爲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爲浮僞巧言偏辭諂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茀鬱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

疏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歘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君寬則得衆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輒爲遷改者也
福五 二十九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獎强令成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强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疏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獎故能長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强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强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悔
可不愼與
疏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愼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爲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間乘有物以遨遊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福五 三十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中和之心斯眞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矣
何作爲報也

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乎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爲齊作報故也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爲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聵也顏闔自魯適衛將欲爲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聵稟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爲儲后之傳故詢道於哲人
福五 三十一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兇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執制憎己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淫顛覆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所以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

疏戒勗也己身不可率耳防愼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迕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三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蹶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滅絕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反物爲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己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濟彼之名剪膭惡其勝己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畦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鄙頓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侈之貪求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

即螳蜋之怒臂也
疏螳蜋有斧蟲也夫螳蜋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以已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蜋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傅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豬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嚙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爲分決若使虎自嚙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蜃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是也
適有蚉寅僕緣
注僕僕然群著馬
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則缺銜毀首碎胷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蚉寅相聚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胷毀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參差即遭禍厄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山之西有轘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覩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無用爲用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疏絜約束也櫟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蔭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岑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捎雲堪爲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甚衆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佇立以觀看自負笈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亂費詞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爲船即沉近土多敗爲棺槨速朽疎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故致閑散也

以爲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疎脆早毀何疑也

○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樹則蠹○

疏樠脂汁出也蠹木內蟲也爲門戶則津液樠而脂出爲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疎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爲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木爲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爲當將我不材散木邪爲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疏夫果蓏之類其味甚餂子實既熟即遭○剝落於是大枝折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爲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爲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掊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注數有瞬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爲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頻來顧盼欲見誅翦懼夫斧斤翦爭死地令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夭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相知柰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櫟社以材能爲無用故謂石爲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於夭枉我以踈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爲用全其生者則何爲爲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爲社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爲不知我以無用爲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爲羞恥豈榮之哉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踈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爲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疏踈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能夭折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爲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敘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讃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藾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麤長枝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四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綦既覩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爲棺棺完也周棺爲槨也夫梁棟須直卷

○曲所以不堪棺槨藉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疏以舌咶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悶不止酲病酒也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天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社方玆異木是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爲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橜也亦扞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斬爲扞橜以繫扞獼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輙取之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

疏樿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甲合者謂之樿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爲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爲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爲之患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具然後敢用

疏顙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顙不騂之犢痔

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䘖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覡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爲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顙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爲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頰頤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爲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疏會撮髻也五管五臟腧也五臟之腧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傴僂低頭遂使臟腧頭髻悉皆向上兩腳髀股攣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繲洗浣也餬飼也庸役身力以飼養其口命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疏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箕筴○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筴謂布蓍數卦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辯精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邊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爲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爲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
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
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
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
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
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
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
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
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
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
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
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
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
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
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
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
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
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誚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
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
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
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
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
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
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

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
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欲
惡蕩眞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行彼有
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
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
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
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
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
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爲福
夭折所以爲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
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
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
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
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
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内外同福也

䟽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嘗澆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亡猶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䟽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其晦迹韜光冝放獨化之無爲忘遺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内無傷吾全生之行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䟽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䟽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爲有材用横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燈炬爲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䟽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恱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䟽桉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丘之木白顙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已才能爲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爲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眞經注䟽卷之五

南華眞經注䟽卷之六　福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䟽

内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内物應於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䟽姓王名駘魯人也刖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爲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䟽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䟽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形骸内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眞趣是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充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傳諮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誘引宇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悉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

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為命而無怪迕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横起分别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

疏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别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覩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茀其心也

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我生爲我時不見其得死爲我順不見其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

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燿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為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攜而衆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衆止

注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為衆歸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衆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栢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亦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自然既非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之他內外行圓名為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人故為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

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
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
身非實達萬有皆眞故能混塵穢於俗中
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
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
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
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
爲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
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
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君人
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
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眞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
之彼且何曾以爲己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
疏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
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
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
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
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
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
注羞與刖者並行
疏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禀形殘
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遣猶
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撿約令其必不
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
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
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
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
朝政便爲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
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
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
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
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眞過也
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
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
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
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自矜深乖
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
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自知
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
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爲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
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
歸己謂己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
○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
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
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
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
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
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
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
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
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
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
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
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
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
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
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
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
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
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
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
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矣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已形好嗤彼之兀如此之人其流甚衆忿其無知怫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累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爲是我之性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遣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蹵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遣欲多在物先既被譏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刖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爲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網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若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蘧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行聖迹賓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爲者也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梏
疏蘄求也諔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即今之杻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爲己枷鎖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杻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

迹可遺則尚彼可絶尚彼可絶則性命可全矣

䟽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删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䟽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滿爲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爲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䟽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爲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爲其媵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爲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䟽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䟽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它窮爲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䟽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湊本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田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䟽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衆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䟽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説招攜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䟽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真未曾役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

䟽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䟽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説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爲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䟽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

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爲人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

注委之以國政

疏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禄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氾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氾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氾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疏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氾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爲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卹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會邦曾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已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爲譬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爲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己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注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

注所愛屨者爲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翣屨者以足武爲本

疏翣者武飾之具也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所資屨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屨無所用無武則翣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翣屨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悍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生採擇須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眞人感貞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卑己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疏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然此則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直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

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閑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疏兌偏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兌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郤
注泯然常任之
疏郤閒也駘宕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
而與物為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為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執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真合道和光和物模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
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
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
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
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
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爲
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
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
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蘗肢
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
視己形如隙影友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
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
之美一至於斯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人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闉曲也謂攣曲全腫而行脤脣也謂支
體圻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㼜盆也脰頸
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
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
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
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
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
則物忘其好
疏人癭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
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
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
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
難也故謂形爲所忘德爲不忘也不忘形
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
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
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
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
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
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惠不
散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爲
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秪爲和光和物
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鬻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掘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容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閔囂恪形係人群與物不殊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謷高大貌也謷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遣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既名爲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者也亦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爲常止於所稟之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秪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遣筌蹄耽常堅理跡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也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夭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理執持已德炫燿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緣一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温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為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註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疏人之所為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横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註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註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註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註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註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實真合道忘我遺物懷益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真人

疏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逆寡

註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大順群生假令微少會不逆忤者也

不雄成

註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邪

不謩士

註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

疏虛夷忘淡士衆自歸非關運心謀謩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註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註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

○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疏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註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註當所遇而安也
疏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
其食不甘
註理當食耳
疏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甘美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註乃在根本中來
疏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註氣不平暢
疏嗌喉也哇礙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嗌之中恒如哇礙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註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耆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註與化為體
疏氣聚為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死為我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註泰然而任之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有意於距諱耶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翛然無係貌也翛然獨化任理遨遊雖復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註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伏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遇斯適也
受而喜之
註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註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智德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註所居而安為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

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其容寂

註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顙頯

註顙大朴之貌

疏顙頯也顙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即斯類也

淒然似秋

註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註生物非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

註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威恩適務寬猛逗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風動木茂花敷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疏真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弔民問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註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註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感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註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疏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

天時非賢也

註時人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疏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註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疏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己非士也

註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己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爲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註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己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之哉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偕古之賢人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沉於廬水伯夷叔齊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子胥餘紀他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而死尸沉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踣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亢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悦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註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虛己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註中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

疏韜晦沖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註常遊於獨而非固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註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註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滀乎進我色也

註不以物傷己也

疏滀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滀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註無所櫬也
疏雖復應感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註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謷乎其未可制也
註高放而自得
疏聖德廣大謷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註緜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緜難測心如路絕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悗乎忘其言也
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
疏悗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
註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註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為馭物之羽儀
○以知為時
註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註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註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讎法者民之父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群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註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

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註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註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為徒

註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徒

註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為類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註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註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註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令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疏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註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昊而獨以天為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

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
真乎
註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
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疏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獨
以爲君王爲勝己尊貴尚殞身致命不敢
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
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
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絶洎乎泉
源旱涸鱣鮪困苦共處陸地頳尾曝腮於
是吐沫相濡呴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
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
各逍遥雞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
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蹩躠以爲
仁踶跂以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呴濡人
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
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
知堯桀之所在邪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
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
興自兹爲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
不是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
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
夫呴濡聖迹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
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
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
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
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
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閒
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
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邪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
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
也
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爲善
者吾死亦可以爲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註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
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
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
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
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
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
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
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
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邃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曰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巋然豈知冥中貿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註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遁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註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共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遯之有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註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

其為樂可勝計耶
註本非人而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特獨也犯遇也夫大冶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遯者自然也孰能逃遯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註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係屬也夫人之禀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群有欣慽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傅人放效之而

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
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
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
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註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註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
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註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
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逃天道存焉故
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註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
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
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
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
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
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
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註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
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
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知者不
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
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
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
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
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負古不為耆艾言
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
在皆無者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
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提挈二儀又作契
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
也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犧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
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道也為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
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
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
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
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爲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黄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爲太山之神

黄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黄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顓頊即黄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爲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稱彭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殷伯齊桓晉文爲周伯合爲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註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夫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傅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傅巖版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傅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綠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為綦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綦也女偊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偊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荅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疏覩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偊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然請學嫌其所問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疏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為道智用明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之道女偊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滯一邊未為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庶慕也幾過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成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偊久聞至道內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註外猶遺也

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註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

疏天下萬境疎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遺守經七日然後遺之故郭註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註都遺也

疏隳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註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註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絶待絶對覩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註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爲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註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偊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爲物無不將也

註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註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爲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註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註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之也

其名爲攖寧

註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疏攖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攖而寧者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註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攖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偊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偊告示子葵之辭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爲副貳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䟽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悦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䟽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䟽謳謌謡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威德顯彰謳謌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註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䟽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内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註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䟽參三也寥絶也一者絶有一者絶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絶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絶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䟽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絶未窮其妙而三絶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䟽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述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䟽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䟽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䟽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子舉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註沴陵亂也
䟽傴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

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隱於齊髆聳則肩高於頂而咽項句曲大槌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閒而無事

註不以爲患

疏死生猶爲一體疾患豈復槩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爲事

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疏跰𨇤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已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註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爲雞爲彈則求於鴞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爲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註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註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註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爲縣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内心不能自解故爲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犂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纊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註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之將化而死無爲怛之也
䟽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㝠一死生而朋
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
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䟽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
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爲人忽然
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
五藏爲鼠之肝或化四支爲蟲之臂任化
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
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
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䟽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荅子犁之辭也
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
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
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
非所禁而横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
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
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
䟽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
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
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爲彼
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理常俱也
䟽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
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
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註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
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
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
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䟽祥善也犯遇也鏌鋣古之良劒名也昔
吴人干將爲吴王造劒妻名鏌鋣因名雄
劒曰干將雌劒曰鏌鋣夫洪鑪大冶鎔鑄
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
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爲良劒匠者驚嗟用
爲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魚
蟲種種皆作偶爾爲人遂即欣愛鄭重啓
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
而不可哉
註人皆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故明己之無
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
也
䟽夫用二儀造化一爲鑪冶陶鑄群物錘
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
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蘧然覺
註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䟽成然是閑放之貌蘧然是驚喜之貌寐
寢也以譬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

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逍遥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

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疎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註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註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註若然者豈有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慼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註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猗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羇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舂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註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胷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麤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爲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爲教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爲異之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註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註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爲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註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爲決疣潰癰

註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註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註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僞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疏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註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隳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
註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爲而爲事業也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註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疏憒憒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註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註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內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註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若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遊泳各足相忘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呴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註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註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註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爲君子乖道背德爲小人也是以行蹩躠之仁用踶跂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爲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沲心不悲慼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註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絰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慼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覩其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註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

本迹難測故能合内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註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註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註不違化也

疏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註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遣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為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疏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註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疏旦日新也旦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為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孟孫冥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内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註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註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厲至也且為魚為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註資者給濟之謂

疏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疏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註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爲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遥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註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

疏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眹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己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黄亦不愛好眉目顔色譬意而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註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黄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冶鍛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註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内不補劓息黥令我改過自新乘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絶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慇懃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爲汝梗槩陳也

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註皆自爾耳亦無愛爲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爲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齏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爲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爲仁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爲意而說息黥補劓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註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爲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爲源衆形刻彫或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
註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益矣
註以損之爲益也
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爲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遣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爲累更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下文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註蹵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
疏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聰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墮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悗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

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註無物不同則未甞不適未甞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註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遣如此定是大賢丘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顧攜謙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父母為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詩詠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註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註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兆眹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

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爲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迷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藏字者藏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伏犧之時淳風尚在故臥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遣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註任其自得故無僞

疏以不德爲德德無所德故不僞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僞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爲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已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庶誰不聽從遐邇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絶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蚉蟲至小山嶽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徳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疏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鼷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誣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括物不亦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註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滞之地

疏莽眇深遠之謂壙埌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舉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爲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淩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道遥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爲哉蓋無爲者也

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帠術輙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爲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藉繩也猨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懷變容重請明王爲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爲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爲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故
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
物各自得而懽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
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
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
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
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
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
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
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
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
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令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頹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爲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乎而濫以聖功用爲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覩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玆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爲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智圓虛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註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沖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極螭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汎水濫水沷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敘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頹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己迷始覺壺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習尚無為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爨火忘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真復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違心智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抱一以終始

無為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為名譽之主也

無為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為謀慮於靈府耳

無為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為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為知主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朕

註任物故無迹

疏朕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禀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為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内之得雖得不得旣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内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為者敗之
疏夫運四肢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多方手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爲尚以此爲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黄赤白黒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黄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黄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黄鍾大呂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横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横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横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僞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鰌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禀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禀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蹩躠由自恃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燿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楊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禀之素分豈由人爲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騈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揺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騈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騈

而枝者不為跂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騈而合實非騈以合枝乃謂枝而跂而跂實非跂也

長者不為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為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鵠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遥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内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効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横生勸奬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騈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騈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齕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爲四指夫駢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爲多少而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駢爲不足横欲決駢齕枝成於五數旣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齕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

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末代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捨己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興興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効彼以饕竊非望哉

疏饕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之天性亡失分命眞情而矯性僞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讙聒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諭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眞情也夫眞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僞情舍己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減削毀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眞智也夫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眞牢者也諭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僞非實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呴俞猶嫗撫也揉直爲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撫偏愛之仁呴俞執迹之義以此僞眞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眞人亡其本既而棄本逐末故失其眞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纆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氏者皆起冢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呴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覩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己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敖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秪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䟽五帝以上猶肩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己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秃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䟽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瘢痍秃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䟽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䟽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揚雄云男壻婢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䟽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䟽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粮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䟽伯夷徇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
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
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
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
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
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
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
其間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於殘生則雖
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爲殘性奚
爲易哉皆由乎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
由乎無爲而成則絶尚去甚而反冥我極
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
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
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
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
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
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僞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曾史楊朱
乖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
兒和薑桂爲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
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
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
學致今乃矯性僞情捨己効物雖然通達
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
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
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
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爲善不
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
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
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
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
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
學得而或者覩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
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跂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已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僞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己得也既而僞學外顯効彼悦人作僞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疏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爲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絶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絶仁絶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絶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爲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陸此馬之真性也

註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䟽齕齧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齕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馽阜棧而馬服養之乎況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遥不矜不企即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真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

䟽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爲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茅茨安茲蹇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爲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也

䟽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馽謂約前兩脚也阜謂槽櫪也棧編木爲椗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横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多況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遟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䟽橛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銜軛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驚駘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䟽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爲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䟽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䟽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匠人浪爲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揉曲爲直厲鶩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爲善不治之爲僞僞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也守斯道也無爲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爲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爲小人履道方正爲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蹩躠用力之貌踶跂矜恃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僞斯起踶跂恃栽非之義蹩躠夸偏愛之仁為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卻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僞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踶踏而馬之知
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
扼鷙曼詭銜竊轡
疏衡輈前横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顱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闉
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紩扼抵突御
○八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僞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絶緣慮安居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
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踶跂自矜好
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
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綮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縢繩也扃關
鈕也鐍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
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
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
○堅固扃鐍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縢固扃鐍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翻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為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耒耨剌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耨也耨鋤也

○閭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閭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効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胤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爲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群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胣裂也亦言胣剖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爲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蹭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爲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爲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之爲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絜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註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
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効聖法則天下吞
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
其大盜者也
跡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
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
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
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
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
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
然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
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
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
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
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跡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
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
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
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
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
去欲不在彰聖知
跡夫智慧出則姦僞生聖迹亡則大盜息
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跡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跡若夫淳樸之世恬惔無為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寘乎及至聖智不
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
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
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
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
卒數千横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
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
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跡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
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
為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
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
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
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
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
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刼齊國飄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衺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疏盜跖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樸還淳而歸鄙野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龖爲盜資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王又毀五帝遽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疏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金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師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爲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閑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之謂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攦折也割也工倕稟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舍己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攦割倕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關矜企人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攘却也玄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辯之口攘去蹩躠之仁棄擲踶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爲自衒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衒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覆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混俗衒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己炫燿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疏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爲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爲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贏裹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爲教貴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爲恬憺清虛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疏綱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爲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亦羅落而取獸也罝罘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僞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僞也夫骨稽堅白之○智譎詭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守內清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爲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悖亂也爍銷也墮壞也附地之徒曰喘耎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爲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炎

涼爲之愆敘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註啍啍以已誨人也

疏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啍啍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圓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爲族同禽獸之無知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効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爲不及無爲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乘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治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䟽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
䟽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真既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䟽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是喬偽詰責卓爾不群獨懷鷙猛輕陵於物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䟽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為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䟽匈匈讙譁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匈匈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擾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也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䟽悅愛染也淫耽滯也希離慕曠為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䟽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䟽禮者擎跽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助宮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䟽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八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眾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也

疏臠卷不舒放之容也傖囊匆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臠卷自拘夸華人事傖囊急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註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爲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誡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遽盧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恒自無爲雖復無爲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註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爲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去留非已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爲治

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

註攖之則傷其自善也

疏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復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攖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疏人心排他居下進己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爲境所牽如禁之囚攖煩困苦

淖約柔乎剛彊

註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彊

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劌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違情起怒寒甚凝冰順心生喜熱踰焦火

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俛仰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

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僨發驕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爲聖攖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釁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疏胈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爲規矩立法度以爲楷模尚不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讙兜也爲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爲堯諸侯
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
近南嶽三峗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
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
也爲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
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
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
故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
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
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
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
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
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
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
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
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
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
行爲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至爲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

疏誕虛信實自相譏誚

而天下衰矣

註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註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于涂故天年夭枉
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椎
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
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
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
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
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
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
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
於下矣

疏脊脊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
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
心恒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夾脚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黥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梏之閒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噫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註桁楊以椄槢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椄槢之為哉

疏椄槢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梏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攖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註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為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註法其所以攖也

疏絕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內清平言大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寓內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卑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乖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

降木尚青而葉落攙搶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疏翦翦狹劣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疏黃帝退清齋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讙囂藉白茅以潔淨閑居經時重往請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疏使人治物物必攖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蹷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窅深遠昏默玄絶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疏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大也

疏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疏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內

註全其真也

疏忘心全漠也

閉汝外

註守其分也

疏絶視聽守分也

多知為敗

註知無崖故敗

疏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爲愼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慼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爲也
疏歎聖道之清髙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
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極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澆季之時應爲湯武皇王迹自夷險道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爲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明死則便爲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

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爲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爲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爲先也

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由庶爲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

疏倘驚疑貌贄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柔自然變化敖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失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

疏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故掉頭不荅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註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鞅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效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隨我迹便爲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疏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靜也

疏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
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
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疏重傷禍敗屢嘆噫聲
註言治人之過深
僊僊乎歸矣
註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
使歸
疏僊僊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為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
為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
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涬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涬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
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知滌
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
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
○註闚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
闚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於獨化物
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
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已喜懼異已嫌
惡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
爲心也
註心欲出羣爲衆儁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
已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註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
疏人以兢先出乎衆爲心此是恒物鄙情
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
爲衆傑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
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忿競所
謂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
其患者也
註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
已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
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
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疏用一已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
利不知爲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
○疏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
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
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
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
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
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爲帝王之主論存已矣無
一成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爲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
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物
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
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爲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
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藏黄屋
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
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游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
爲天下配
註問者爲主應故爲配
疏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爲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註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疏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疏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合同外不闚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疏己既無矣物焉有哉
覩有者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疏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爲君子也
親無者天地之友
註親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親無爲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爲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諭筌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爲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茍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註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爲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爲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爲而不恃仁惠博愛貴在合宜故無恃賴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蘧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
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
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
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
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
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註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
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稟生功用萬殊如羌蜋轉丸蜘蛛
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
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
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蹷深
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

疏無事無爲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爲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爲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爲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
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
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
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
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
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

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爲等均所謂亭之
毒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緣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
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
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爲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
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
爲一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
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
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爲宗物
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
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
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爲因任
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爲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
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
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

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己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爲故真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爲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爲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爲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爲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爲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最爲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邪
無爲爲之之謂天
註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疏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

之天此不爲爲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註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疏位居九五威跨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蒼生之爲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疏能持己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己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爲羣生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嶽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復將爲利也
不近貴富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跡遠乎軒冕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爲樂性命夭促不以爲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夭壽於胸中況窮通之間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爲醜辱壽夭甯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爲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註不顯則黙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蜕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況窮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漻然清潔明燭鬚眉淵則嘆其居叙以深澄漻則嘆其雖動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内素藴宫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虚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真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真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爲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爲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之夭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美故爲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疏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赤水北也崑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

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辯也離言不可以辯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疏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辯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註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疏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隳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清廉潔己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禀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爲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遙能屈致情事不決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多聞見令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玄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恍乎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弗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令齧缺以己身爲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爲緒使
註將興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爲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爲端
方且爲物絯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絯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衆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内
○疏將我己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數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退良可效耳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註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爲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爲衆人之父而未可爲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爲有爲爲無爲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爲○
○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爲衆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亂二途皆以智爲率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疏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嘗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爲繁擾而能體之者廢無爲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胤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爲體道聖人今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爲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爲也

夫聖人鶉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鷇食

註仰物而足

疏鶉鶴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鷇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鶴鶉供膳裁充方茲鷇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

疏閒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逍遙適世所謂隱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爲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囂俗以消升何必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偁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屆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唐虞之世南面偁孤逮乎有夏退耕於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疏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爲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爲此顯之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秃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疏盍何也落廢也俋俋耕地之貌伯成謂禹爲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盻也夫三聖相承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爲不及無爲故高遠迹以明絕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
疏泰太初始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慭乎更無閒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氤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註恒以不爲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疏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與本罄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己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為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為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奪枝分葉泒也

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猨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猨猴本居山林逶迤故曠為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猫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猨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令物効己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衆盡見是空也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効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閭及季姓也葂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葂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東所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為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為面南之德何異乎螳蜋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

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燿以炫眾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縣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眾

註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燿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者多也

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覤覤驚貌也汒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汒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乖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大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

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註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疏溟涬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搰搰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抗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記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輙進愚誠未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泆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槔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胷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縣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來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怍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註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隳壞形體身心旣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矣以己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業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疏卑陬慙怍之貌頊頊自失之貌旣被抵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覩容色失常竟日宗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稟學字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旣未體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力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疏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疏謷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爲縱令舉世讚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眄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旣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内而不治其外

註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内爲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内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囂塵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絶智慮假令聖賢特達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爲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内唯民横目故謂之横目之民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疏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註皆因而任之

疏夫所乘外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

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覩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爲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註使物爲之則不化也

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爲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爲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眄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顒字者言用顒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

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怊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朦體黜聰心形俱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

閒而未嘗不逍遙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
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
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覩四
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
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罹此患也
疏罹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
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縣隔以斯商度互
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
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閒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
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
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
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
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
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
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
疏髢髮如雲不勞施髢幸無疾患豈假醫
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
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燋然憔悴貌夫孝子之
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
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疏上拙智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
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
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

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爲忠任其當理豈
將此當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顧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
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兹耳目既
無心於爲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爲理物其
○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
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内不相傳
習迹既眛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爲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
求人謂之諂爲臣爲子事父事君不諂不
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
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
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爲不
○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
君邪
註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
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
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背俗
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

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爲之導諛而違親
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
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
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
色
註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
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怫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
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己諂佞即作色而
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
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
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
以聚衆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衆既從之
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壁字者言合珪

壁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飜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衆人可謂愚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劣故也今宇内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悦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藴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説既其當途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

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為南二惑既生垂腳不得一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註即而同之
䟽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
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
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䟽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
逍遥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
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
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䟽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
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
似已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
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
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黄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䟽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
也間別既削刻為牛又加青黄文飾其一
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
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
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䟽此合諭也桀跖之縱凶殘曾史之行仁
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䟽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
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䟽五色者青黄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
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䟽五聲謂宫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
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
䟽五臭謂羶薰香鯹腐惾塞也謂刻賊不
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顙
額也外書呼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
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冤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䟽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
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痾舌失
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䟽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
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
○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䟽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
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䟽離跂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己能
失性害生以此為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
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
亦可以為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因而為得者則何異乎鳩鴞之鳥在樊籠之中偁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鷸者鳥名也似鷰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鷸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搢挂亦插也搢插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插笏約其外形背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鴞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纆繳繩也睆睆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繒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困弊如斯而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戹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善一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爲洞聖情之絶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爲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爲善美而有情於爲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衺枉可爲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賾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爲之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爲平道德用茲爲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滞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爲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義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義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西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爲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爲也而尊

註自然爲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爲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𩐋自𩐋耳非吾師之暴戾
疏𩐋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生靈假令𩐋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揺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闔天地造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爲功萬物以自然爲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爲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虚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秖爲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禍祟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静爲躁君故萬物歸伏
言以虚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秖言用虚静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甞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威德如此堯之爲君也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閑暇之謂言君主無爲智照寛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疏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昏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察無爲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爲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疏夫處上爲君則必須無爲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爲臣亦當親事有爲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知者爲謀故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

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䟽藝術才能冠乎海内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爲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䟽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䟽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萬物之自爲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䟽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爲也
䟽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爲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䟽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䟽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䟽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爲而奉上簡要故無爲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䟽五兵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䟽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刖四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淳僞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爲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䟽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爲治末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䟽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䟽絰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衰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愆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聞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問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愆過故宜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為鑒誡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明照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其位

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實令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爲治之體必隨世汚隆而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爲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迕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迕逆物情適可爲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爲帝王之法若爲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敖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敖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敖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巳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爲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大旣領堯荅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旣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旣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曰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撝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爲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爲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覩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巳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爲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爲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巳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爲教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繙覆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率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眞性又將何爲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眞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僞故興噫歎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爲矜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僪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心僪負仁義强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眞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眞性不明過由仁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趼
脚生皰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遠路既遙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
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
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籍且大聖寬弘
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
間格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槩意
疏塵垢之言豈會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郤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郤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
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悚
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
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
綺之識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
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
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
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
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
而況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
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
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
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爲爲之則不能恬服

疏言我率性任眞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爲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慚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李駭於人自爲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

註衝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充詘也

而顙頯然

註高露發美之貌

疏顙頯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敖於物

而口闞然

註虓豁之貌

疏郭注云虓豁之貌也謂志性强梁言語雄猛夸張虓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踶跂自持之貌

疏義宣也踶跂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飾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諠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事拘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覩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疏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覩無爲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爲之多事

凡以爲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眞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
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
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
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羨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棅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棅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
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眞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眞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
眞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㝢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
○遺棄萬物是以爲既無爲事既無事心閑
神王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
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爲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
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爲也
疏恬淡無爲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
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
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
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爲其貴非其貴也
註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爲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偕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聾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既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曾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牢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效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六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英　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旣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産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爲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爲
孰隆施是
疏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沲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爲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爲殷中宗相祒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爲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爲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旣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眞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爲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其顯析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優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猨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

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僞情勉强勵力已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禄者本爲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禄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爲寶縱令傾國貲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疏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徵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
則至樂全
䟽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
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䟽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
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
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䟽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
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䟽僨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
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
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
悚聽也
䟽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
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䟽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
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䟽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
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䟽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阬乃谷悉皆盈
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郤守神
註塞其兊也
䟽塗塞也郤孔也閑心知之孔郤守凝寂
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兊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䟽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
而從已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䟽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
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䟽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
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䟽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
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

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燿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住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闇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爲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遥無爲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予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隳體出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註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注云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幽昏而無聲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趣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窅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禀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註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釋是故禍祟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怠退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註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眞○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樝梨第五狙猨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筐笥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齋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卧其傍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敖游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魯因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

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䟽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粮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亡豈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魘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䟽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䟽此合諭也蘄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䟽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䟽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已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䟽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䟽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䟽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䟽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猨狡猾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猨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猨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䟽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嚬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嚬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

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强嚬倍增其陋故
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
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嚬之過也
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註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
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由乎西
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嚬之麗雅而不
知由西施之姝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
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
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
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
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
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
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
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
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
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
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自
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
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
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
亦不能止住於胷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
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已○
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
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内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
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
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

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
外稟聖教寔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
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
命物二是毁譽今之所言是毁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
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
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
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久也夫蘧
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
停久疵釁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遥之墟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
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
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
真故恒逍遥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
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
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
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遥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爲逍遥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
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已以爲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
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
而無假偽逍遥任適而隨化敖游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
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
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
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
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
權也唯猒穢風塵擅滕榮利者故能棄之
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闚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穅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為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為害也豈眯目噆膚而已哉噆齧也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憒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為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傑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

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唯恐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疏嗋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闡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敖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弃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忍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犧神農黄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强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强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别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别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别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夭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别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僞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爲禍變廢無爲之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爲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别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别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騖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爲無爲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爲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爲之不明山川乖離嶽瀆爲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爲之僁敘

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疏憯毒也蠣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

○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爲毒也甚於蠣蠆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爲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愧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疏蹵蹵驚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訶調高貌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怵失其所謂故蹵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註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

逆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
傅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䟽鶂居巢内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
沫而爲化牡蜂取桑蟲祝爲已子是知物
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䟽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
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
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
人
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
經以説則䟽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十六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十七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
也
䟽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
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異世俗卓
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
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
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
毁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
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
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
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䟽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爲修
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
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

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
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
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
疏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
之盛禮王天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
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强本邦而兼并
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皋陶
伊尹呂望之徒是也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疏棲隱山藪放曠皐澤閒居而事綸釣避
世而處無爲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
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
類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
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
方亦所以爲逍遥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
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
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
疏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
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
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
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
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爲通美
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註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註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
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寘眞契理之人不刻
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
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
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
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
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註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寘符於五行是以澹
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
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
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
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
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經云天
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質也
註非夫寂寞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
也
疏恬惔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
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爲平均之源道德以
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阻險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惔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惔矣
註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疏豈唯休心恬惔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惔矣是知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註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既恬惔迹又平易雖心與迹一種無爲故教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炁袄炁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註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疏夫恬惔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註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註蛻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胷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註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炁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註無所唱也
疏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爲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註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
註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逼至事不得止而後赴應
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註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註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
無物累
註累生於逆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註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註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註汎然無所惜也

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似浮漚之蹔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思慮

註付之天理

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

註理至而應

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註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燿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註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眞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憂也

其神純粹

註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眞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閒雜也

其魂不罷

註有欲乃疲

疏恬惔無爲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註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也

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即樂不達違從是德之邪妄

喜怒者道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爲好無惡爲惡此之妄心是德之愆咎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註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疏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惔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註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抱眞一之玄道混囂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註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註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疏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惔之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註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

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註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夫形體精神禀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枯竭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註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

疏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澄猗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為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虛皎潔鑒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註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註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

註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亦不廢無為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註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註況敢輕用其神乎

疏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但出良劍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因以為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柙中而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況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註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註所育無方

疏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為同帝

註同天帝之不爲
䟽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爲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爲也巳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註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䟽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註精者物之真也
䟽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故冥乎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註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
䟽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寳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註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䟽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内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籟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䟽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得真道之人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智於偽法治於真性矜而矯之已因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逾近而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註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逾遠
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爲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註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註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養真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註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爲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爲而未嘗爲亦未嘗不爲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如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註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佗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佗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註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疏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爲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爲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註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弘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註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既宜矣義功

着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註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䟽

䟽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驕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註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䟽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理也○

註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䟽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䟽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

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䟽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䟽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寘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

○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静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註任其自然而已

䟽當時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惔體合無為迹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静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𤯝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註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䟽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惔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為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註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羡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

䟽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變生為熟伏犧則服牛乘馬創立庖廚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
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衰爲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祅氛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安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是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註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泒迄至于茲豈非毀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爲華僞
離道以善
註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已效人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註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真矯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僞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註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註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爲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爲之烟塵八荒爲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疏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没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註初謂性命之本
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是民始成蠢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註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棄無爲之道亦由無爲之道廢變

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註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世而澆僞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註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疏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註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註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秖所以交喪也

疏謬僞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燿但時逢謬妄命遇迍邅故隨世污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註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註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註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註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註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

註任其真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註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妻害以困苦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註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
註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在安樂動不傷寂恬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復何爲之哉言其無爲也
道固不小行
註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圍小成隱道固不小行矣
德固不小識
註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爲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註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疏夫已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註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爲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羨榮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爲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蹔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註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扞禦豈有情於留恡也
故不爲軒冕肆志
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爲窮約趨俗
註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忝甘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囂俗
其樂彼與此同
註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註亦無欣歡之喜也
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註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

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烝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遞遂使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己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如己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為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旣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䟽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氷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䟽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若仍於㴉海之中詳覩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旣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䟽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䟽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礨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慇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覆釋前少仲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己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抑以為定

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無窮也

證曏今故

註曏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曏明也既知小大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遙而不悶

註遙長也

掇而不跂

註掇猶短也

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悒悶稟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不以死爲死不以生爲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爲欣悅其死也不足以爲禍敗達死生之不二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強知者乖眞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己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分則逍遥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垺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爲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爲賤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不賤貪污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污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

爲在從衆

註從衆之所爲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已故凡厥施爲務在從衆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爲榮刑戮黜落世以爲恥旣而體榮枯之非我遠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爲定分互爲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卽天地毫末之謂乎

聞曰道人不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
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
名之可聞寄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
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
德
大人無己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己
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
而不可圍者爲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
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
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
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
性之中爲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
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
以麤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
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
生欣感是以寄來爲貴得之所以爲寵寄
去爲賤失之所以爲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
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
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
未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
傾不可勝察也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丘
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爲小則天地之與稊
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爲大則萬物莫
不大矣因天地以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矣
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
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
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

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爲耳視而脚爲手行哉相爲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殽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也

疏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爲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

疏夫帝王興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絶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絶滅也

疏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言納秦女而疎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

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
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
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
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爲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
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
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
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
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
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
疏騏驥驊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
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
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鴟鵂鵂鶹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鵂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
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
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
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
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
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
其域心妄爲偏執將已爲是不知他以爲
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
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
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
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
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
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爲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興兵簒弑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簒堯舜以絶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簒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爲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爲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顧缶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爲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齊物若執一爲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楷模於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繇繇賒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内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爲方
疏譬彼明鏡方兹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
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鳬鶴長短分足性
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
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
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
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
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
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
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爲迅速如馳
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
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
移也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
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
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
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
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
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
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

之情而秉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内不以物害已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爲四序所侵不爲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内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己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
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内人在外
註天然在内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内外之分皆非爲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内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眞知也位居處也運眞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爲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蹢躅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蹢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汙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静常居樞要
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
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
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
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
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
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
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
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
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
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
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
天命全矣若乃以駑厲驥而驅馳失節斯
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
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
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
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真在性分之内
疏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
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内
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
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
鼓足似人脚而廻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
海之内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
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
黄帝伐蚩尤以夔皮冐鼓聲聞五百里也
蚿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蚿蚿則
以有羡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
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内故
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
無勞企羡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
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
妙理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跳踯憐蚿
衆足之煩勞蚿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愍風無質而寘昧
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滞著目以
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内而闇塞欲明物情
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蚿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予之使萬足獨柰何

疏踸踔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今蚿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唾變以人情起問蚿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蚿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遥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疏脊脅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蹭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蹭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廈為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内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蹭亦有作鰌字者鰌藉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

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後見顏尅爲御謂孔
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繞孔子達窮
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臣人旣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
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
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
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
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
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
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
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
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
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
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
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
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
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
者無往而非逍遥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
於紫極閒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勑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
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旣知是宣尼非關
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
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
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
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
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
同離同爲異以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
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
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
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
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汒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益於魏牟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塼也跗脚趺也還顧視也虷井中赤蟲也亦言是倒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游戲蹔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趺没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疏擅專也跱安也蛙呼鼈爲夫子也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蹔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矜夸於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縶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纔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爲至無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歳之間七歳遭旱旱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浩汗溟渺深宏不爲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兹乎

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汒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

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鼈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

疏商距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眞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蚉子負於丘山商蚷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

疏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秖可辯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註言其無不至也

疏跐蹈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旻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奭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眞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爲而寄迹綸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爲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
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刳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
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
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
塗之中豈欲刳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
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
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
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惠施博
識贍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
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
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
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實錄心靈恐怖
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
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
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
惠施恐莊生奪已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
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
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溟海不停非竹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鳶遇得臭鼠自
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疏鴟以腐鼠為美仰嚇鵷鶵惠以國相為
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
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言
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
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
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
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
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
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善六

河南郭象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令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懽慶就樂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爲苦旣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註內而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處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暫息其爲形也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爲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强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爲經也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

得已
註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誙誙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
競所歡樂者無逐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
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爲上樂而莊生
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註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爲爲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爲上樂用美
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
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
爲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
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
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
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
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
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寧
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
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即不能
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
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
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
既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虛廓而昇降
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躭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覩察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内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盆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黄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崐崘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崐崘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黄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

○疏蹷蹷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崘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蹷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蹷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䟽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䟽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䟽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旣冥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
䟽之過也髐然無潤澤也擻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䟽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䟽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
䟽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䟽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粮之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䟽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䟽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之問語旣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䟽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䟽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䟽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旣無○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䟽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
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頻蹙頞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頻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為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凡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罐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肬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美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鰌泥鰌也鰷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己所行

逍遥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譊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爲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爲樂

疏攓拔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爲死以死爲生列子則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爲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寘寘寘寘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爲㡭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

疏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爲陵舄

疏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陸即變爲車前也

陵舄得鬱棲

疏鬱棲糞壤也陵舄既老變爲糞土也

則爲烏足

疏糞壤復化生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疏蠐螬蝎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爲蠐螬而葉爲胡蝶也

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

疏鴝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斯彌爲食醯

疏酢甕中蠛蠓亦爲之醯雞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疏軦亦蟲

瞀芮生乎腐蠸

疏並蟲名也腐蠸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

○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河　南　郭　象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𤣥　英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

註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脩短𠩄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爲己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柰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衞不足者世有之

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為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為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為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為養形者無過棄卻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註俱不為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精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遺之又遺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燿潛伏行世混跡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寔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疏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别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居予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爲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絶視絶聽者故能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没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淡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寔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而爲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是造化物因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於任乎自然之境教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於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亦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會無間郤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須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遻於外物而情無慴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
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淡不爲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註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鏌干
註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諭也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怨此劍而折之也其爲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爲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
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爲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爲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眞
註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眞蒼生無僞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遇老公以竿承蟬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多
疏時節猶久累丸微多所承之蜩十失其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到於斯是以承蜩蟬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註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爲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桮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

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䟽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没人謂能鶩没於水底

䟽註云謂鶩没水底鶩鴨子也謂津人便水没入水下猶如鴨鳥没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䟽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

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䟽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䟽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䟽率性操舟任眞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閒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遣即是達生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䟽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鉤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垛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黄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註夫欲養生全内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䟽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爲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爲貴重黄金故内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䟽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腎懷道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釆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腎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䟽開之謂祝腎爲夫子拔篲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戸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篲以

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趍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曰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彊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衽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

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御柸
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
世皆然深為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
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
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
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
疏豢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
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
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
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乎
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
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
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
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聽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疏錯置也腞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輀車

也聚僂棺槨也為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
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為謀則
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
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彘謀則
去白茅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
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
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
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
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
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
疏誒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
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
疏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
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遺傷病鬼有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
疏夫人忿怒則滀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
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
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
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
之宅故炁當身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
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蠪躍
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

戕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疏豹頭馬尾名曰泆陽
水有罔象
疏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
曰罔象
丘有峷
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疏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彷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
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
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
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所見者也
疏辴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爲霸○

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
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
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
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
去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
疏姓紀名渻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爲齊
○王養雞擬鬭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
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鬭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
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強盛心神尚動故未堪
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
以無變慴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
況自全乎
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
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
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疏呂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
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呂梁也或言蒲州二
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
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呂梁八尺曰仞計高
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
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黿者似鼈而形大
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
駃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

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
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
逍遙敖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
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為鬼神審覩察乃
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
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為故舊也長
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
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汩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
也
疏湍沸旋入如磑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
漫而反出者汩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
故出入齊汩曾不介懷郭註云磨翁而入
者關東人喚磑為磨磨翁而入是磑釭轉
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已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
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閒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
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

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
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為之
彫削巧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
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為
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
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為鐻之時未嘗輒
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齊戒清潔以靜心靈
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
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
註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絶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情義清虛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内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内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爲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鐻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
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鉤百而反
疏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疏姓顔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顔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爲足爲要今既忘足要
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
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内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内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
乃契會眞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
○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
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
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迍
邅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
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
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
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
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
聖明不縻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
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
註闇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内忘五藏
○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
介於胷臆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眞性皆塵垢也
逍遙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爲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芒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
遥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囂塵
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爲而不恃
註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
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
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
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
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燿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
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
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
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
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
間子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己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哉

疏鼷小鼠也鴳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款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娛鴳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驚懼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一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玆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直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謟情毀譽惑意能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爲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爲則損也賢以志高爲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爲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爲人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
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疏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旦明也胥皆也
言雖飢渴猶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踈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疏機辟罝罘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
罝罘之患者更無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刳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洒心忘智也
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遥名建立無爲之道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
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
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
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爲至道相輔導而
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躓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滞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爲君車
○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絕情欲之遠也
疏窜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
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為已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為我已有深成病
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
矜人恤衆為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
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
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
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
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為姓衛之大
夫也
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
疏言為鍾先須設祭所以為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
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
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張戀反）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況資大道神化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蔡二國之間居之徒衆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餒七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註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次敘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爲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燿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爲己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墮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墮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註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爲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爲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徒衆獨逃山澤之中捐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栗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雽隱者也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構魯君○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僻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爲如此耶
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爲財布然亦以爲財則少財以爲累重則多累輕負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爲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翺翔閑放逍遙自○○得絕有爲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遵行故桑雽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泠字者泠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疏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疏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疏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爲服
而補之緳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
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
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顑頷故問
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
疏柟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
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
之弟子也眄睨猶斜視字亦有作聒字者
讚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猨得直
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
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
疏柘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猨得有
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
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
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疏此合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
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
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
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
疏猋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
陳蔡之困不廢無爲故左手擊槁木右手○
○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猋氏之淳風木乃八
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
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
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
大也愛己而造哀也
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
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
父廣己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己身
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已
疏夫爲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爲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爲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疑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爲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疏鷾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目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跡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猒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
疏聖德退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爲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爲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爲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況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蘭也謂遊於栗園藩籬之内也運圓也感觸也顙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
彈弓而伺候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
故忘之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蜋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蜋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爲利者恒相爲累
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
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註誶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候也誶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
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爲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覩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覩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
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
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爲夫子也夫達
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
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
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
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
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今斯忘身也
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
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
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
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
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郭東因以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真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失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註非真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説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盃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隳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温伯雪子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温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見

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疏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别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疏前後見客頻自嗟歎温伯僕隷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擎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顔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趁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爲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絕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晴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爲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覩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錢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爲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形
註薰然自成又奚爲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禀氣成形無物使
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
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
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
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
疏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
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
暫停把臂之間欻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
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
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
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
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
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
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
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
人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
譬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
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
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
矣故知新新不住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
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
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
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
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
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
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
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慹然不
動摇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
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熠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欻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爲物之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爲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爲其無法可辨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爲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爲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註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爾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
註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新新不生故曰有所爲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爲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衆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

而遊心無樂之樂者乃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遣於言說而免於脩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註不脩不為而自得也
疏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為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蠛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醋甕中之蠛蠓每遭物蓋甕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
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
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
後應是友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
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
袖魯地必多無爲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識
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
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
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
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
疏屨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
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
服以象德故戴圜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
之吉凶履方屨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
陸曳緩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
人不必爲服爲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已之
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說也
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
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
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
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內者不假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
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
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
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
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
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媯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
頻被躓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
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
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
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
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
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
真畫者也
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儃儃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
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

坐倮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心施餌聊自寄此逍遙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髯鬚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駁亦有作騂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髯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教令於王是以蹵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令命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含以受諫書也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庾六斗四升也為政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註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

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跣顔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跣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溢鏑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跣御寇無人内篇具釋盈貫滿鏃也措置也御寇風仙會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鏑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歃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跣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垛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鏑重沓破括方全捭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跣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掘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跣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跣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地汗流至踵○

跣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逡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内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
疏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
太空等量故能上闚青天下隱黃泉譬彼
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
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
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
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
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
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
歡若爲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
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
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
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在我邪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
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
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
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
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
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
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
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
以友其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
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雖有智
言之人不得辯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
賊之徒何能劫剥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
爵祿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
愈有
○註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
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
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
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爲
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徵也

䟽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城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呑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註遺凡故也

䟽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䟽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二十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

䟽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㝠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弅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絶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䟽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賔主謂之無爲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䟽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爲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爲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䟽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爲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别故不知所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䟽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闋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䟽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宫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䟽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

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
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
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若爲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爲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
有爲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義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
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僞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真
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逮于行
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爲道者日損
註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僞既而前損有後
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
也寂而不動無爲故無不爲也此引老經
重明其旨
今已爲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爲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爲大人乎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
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浮僞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爲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
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爲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
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
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註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爲生氣散爲死聚散雖異爲氣
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爲徒伴既無其別
有何憂色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
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䟽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爲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爲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爲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䟽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冥同萬境
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爲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黄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䟽彼無爲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黄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逊聽聞此格量謂黄帝雖未近真適可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説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䟽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説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
註任其自爲而已
䟽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䟽夫大聖至人無爲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道之生成無爲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䟽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
䟽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爲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内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爲小待之成體
註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甞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爲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敘天然豈待爲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註摯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油然無係不見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
○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
疏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容貌端雅勿爲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虚夷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疏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内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傅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

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疏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疏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

疏疏瀹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掊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窅冥難可言辯將爲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有爲之事生於無形之内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卵生八竅禀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墻不加其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姿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禀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

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之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註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內遇值為人曾無所係也

將反於宗

註本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在置為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醷物也

註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暗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蓏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譬彼果蓏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過調偶隨時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隙欻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漻是入死之狀言

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
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哀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
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
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
註獨脫也
疏弢囊藏也袠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
生惡死故爲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忘於生死故懷解天然之弢袠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熅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爲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
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
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
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
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
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
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
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悗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
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註闇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
顯明聞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玄道
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
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
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
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
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註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甓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註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狶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間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
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亦普徧無偏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敖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註此皆無為故也
疏此總歎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為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凡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註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註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閎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遥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爲盈貧賤爲虛老病爲衰殺終始爲本末生來爲積死去爲散夫物物者非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姓婀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

疏隱憑也闔合也奓開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

疏嚗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註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

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疏姓弇名堈隱者也繫屬也聞龍吉之亡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真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

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責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責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椎也謂能拈捶鉤椎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六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慶三 二十九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用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聞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慶三 三十

註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其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

慶三 三十一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

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註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爲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狶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狶韋彷徨之苑囿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韲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韲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變二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三十四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凡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覩高山茂林神皋奧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變三 三十五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窮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註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蜣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鋭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爲無爲可爲故去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已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爲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爲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挈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鞅掌之爲使

註鞅掌自得

疏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大熟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爲君主南

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既乖無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爲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註不欲爲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虔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

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腳此非鯤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鯤鯨之所周旋而鯢鰌小魚反以爲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爲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貴賢人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失水螻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何足稱耶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別也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傚傚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植蓬蒿之草以爲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爲髻格量米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爲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爲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拖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爲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阫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註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簒逆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黄巾赤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趎庚桑弟子也蹵然驚悚貌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趎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註中其分也

抱汝生

註無攪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内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註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彊相法效也

䟽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諭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閑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䟽闢開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䟽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聞以彰問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䟽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青蟲越雞荊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䟽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䟽贏裹也儋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

䟽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趎曰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䟽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衆也

南榮趎懼然顧其後

䟽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之說顧眄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䟽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

䟽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恍忽情彩章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聖蘧廬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擔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芒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趎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瘠死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芒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悉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旬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註揵關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已失而後為通也

疏韄者繫縛之名揵者關閉之目繁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所韄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註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雙溺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疏閭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
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
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瘉而藥消教以機悟機
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
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
今所謂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
蒙指誨輙奉爲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
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翛然乎
註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疏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嗌喉塞也嗄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
故終日嘷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
斯
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掜拘寄勞倦者爲其淳和與玄道至德
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瞚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
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
的詣也
居不知所爲
註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爲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註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註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衛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註若能自攺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
德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
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註能乎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
解衛生譬彼冬冰逢玆春日執滯之心於
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
真也此則老子答趎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蒼生之
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
疏攖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
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
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擾乎
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
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
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
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奬勸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
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

者不學在筌與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
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沖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
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
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
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
尚無寘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真所發者天光耳
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為道德之器
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
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註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恒常也理雖絶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爲蒼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三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疏夫爲於分内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内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内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内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凝寂境自虛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内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内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真之人妄心乖異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內
疏業事也世事擾擾每入心中不違違從故不能舍止
每更爲失
註發由已誠乃爲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
註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於分內者雖行而無名迹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已以爲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隱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茍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

註夫志之所攖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劒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鏌鎁良劒也夫憯毒傷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爲損害甚於鏌鎁以比校量劒戟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慶四 二十二

疏寇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胷中其寒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勍敵巨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内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禀分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禀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慶四 二十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内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爲鬼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註欻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

註欻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
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
處所自古至今甚爲長遠尋今竟無本末
庚四　二十四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註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
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
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註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
處
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
尋責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
推求代敘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
其形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
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
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
可見也
庚四　二十五
是謂天門
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
衆妙之門也
疏大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爲○
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爲造
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註死生出入皆欻然目爾未有爲之者也
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
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
爲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
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
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爲有
註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
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
有推求斷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註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
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
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欻
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抄皆無故謂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庚四　二十六
註任其自生而不生生
疏玄德聖人寔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玆
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

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爲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爲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爲有物也

將以生爲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爲反也

註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爲其頭以生爲其形體以死爲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爲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爲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也

有生黬也

註直聚氣也

疏黬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黬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百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是非之移非忘
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
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
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膍生百葉也胲備也亦言
是牛蹏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
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
散爲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爲
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屏廁
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
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
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圊圂而便尿也飲食
則以寢廟爲是便尿則以圊圂爲是是非
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恒觀室顯
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爲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
叟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
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
均耳
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爲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無非者也秖爲
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安寄故
知移是以生爲本
以知爲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
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易狗萬像名實何
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已爲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已爲名實之主
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爲已節
註人皆謂已是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爲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註當其所守非直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懃乎不拔期死執之
也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
窮爲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燿爲智晦迹爲愚通徹爲榮名窮
塞爲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鸒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未爲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鳩同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
註稱已脫誤以謝之
疏蹍蹋也履也履蹋市廛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爲也者
兄則以嫗
註言嫗詡之無所辭謝
疏蹋著兄弟之足則嫗詡而憐之不以言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恕素足
疏若父蹋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知言辭往來者偽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已不允人者已外何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裁非之有斯至義
至知不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歡樂六者德家之患累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疏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彼能六者蔽真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胷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虛通則恬淡無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法故欽仰於道

王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禀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註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為為而無為非有為也

為之偽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偽情分外有為謂之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睨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得已而動則為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之實故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

註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羿古之善射人工巧也羿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己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諭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即俍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

疏俍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傚傚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巳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巳矣

而況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遣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羿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御世其義亦爾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疏太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為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廚而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為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籠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

註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拸而棄之

疏介刖也拸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容儀殘刖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故拸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不怖懼也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已效人遂棄忘於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人於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爲者不爲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爲出故知爲本無爲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爲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内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爲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慶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内外無可

疏黜廢退也掔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掔去好惡既不偁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鉤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
王所馭也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蹏足緩疏又如奔
佚覩其神彩若忘已身如此之材天子馬
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
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
○或言秘讖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
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弢也橫遠
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爲
縱六經爲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
註是直樂鶢以鍾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
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
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
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藥無貴賤瘉疾則良故直告犬馬更
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
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
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
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
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

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犬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踉良人也跫行聲也夫時遭暴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藋野草柱塞門庭狌徑鼪鼬蹊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閒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謦欬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疏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滋逃客羇弊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謦欬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諭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處山林飡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頹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貧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蓋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困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爲裁非之義偃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也

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爲爲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爲必殆隳敗無爲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爲惡之器具也

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

註民將以僞斷之耳未肯爲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僞本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固僞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註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嶢也錙壇宮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爲義亦無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茍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敦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遺慮率其直知勿以謀謨勝捷於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爲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註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克非己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

疏誠實也攖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攖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寘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爲驂在左爲御前馬馬前爲導也後車車後爲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予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

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爲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囂塵之裏也瞀病謂風眩

冐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
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
晝作夜息乘日敖游以此安居而逍遥處
世本有作車守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註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
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痊除也虚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
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
無事也
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爲天下
註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
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黄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註馬以過分爲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
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
此答
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愧至也
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
大愧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
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縣河辭同炙輠無談說端故則不
歡樂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疏儆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
辭鋒淩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内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
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
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
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
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
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濟
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决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
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

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寡衣褐形容顦顇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迍邅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名勳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也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旦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惰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
○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儉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敘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鶩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

即謂之善射 者若以此爲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宇内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註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爲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滯辨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辨添惠施爲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煑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惑之俗自是非徒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宫宫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横自以爲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内鼓堂中宫角室内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内音無復應動當爲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
疏應唯宫角而已容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爲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矜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
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
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
疏閽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蹢其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鈃鍾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鈃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域束縛鈃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爲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于客寄近于江濱乏網投蹢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上而船未離岑已共舟人鬬打不懷恩德更造怨辭愚佷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岑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註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謂泥畫之人也堊者白善土也漫汙也莊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疏去堊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爲霸主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纊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付國政與誰爲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事狠
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
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鉤
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
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
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
一榮辱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
黎元須忘卑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已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
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長牙治
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
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括也
疏狙獮猴也山多獮猴故謂之狙山也恂
怖懼也蓁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搔騰擲
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
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敖王王既
怪怒急速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
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
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
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
色驕人哉
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
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
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
世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
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
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
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爲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主暫覩以見爲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只爲不能滅迹匿端故爲物之所賣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失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己慕他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疏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曰而深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曰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爲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而逍遥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賛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註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甞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黙者此則黙語縣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關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辯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虗玄曽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絶名言故非辯説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曽不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

而不處故不知誰爲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謚也

實不聚

註令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已爲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爲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爲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爲大乎

註大人愈不可爲而得

疏夫好言爲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大乎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有心求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爲德固不可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也

反已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爲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矜之

大人之誠

註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方姓也歅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歅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歅令相之

八子之中誰爲吉善
九方歅曰梱也爲祥
跡梱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梱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跡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
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跡索然涕出貌方歅識見淺近以食肉爲
祥子綦鑒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
悲而出涕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
跡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
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
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跡自從也方歅小巫識鑒不遠相梱祥者
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歅道術理盡於
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宊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跡牂羊也與(慶五)西南隅未地羊位也(三十二)宊東南
隅辰地也辰爲鶉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
牧養鶉因畋獵若禄藉功著然後可致富
貴今梱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
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
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爲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跡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
物自足於性分之内敖遊乎天地之間所
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睆然自爾
跡忘物故不爲事忘智故不爲謀循常故
不爲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
註斯不爲也
跡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遥
(慶五)(二十三)
故不與物更相攖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跡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
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爲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
之何也
跡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
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跡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
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

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爲而然者匆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關天命是以泣也

無幾何而使𢓜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𢓜聘燕途道之上爲賊所得略𢓜爲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刖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爲街正𢓜之既遭刖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𢓜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齧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澆季將來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贊則相勸勉與所惡則衆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衆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僞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假夫仁義爲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覕也

註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

疏覕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
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註外賢則賢不僞
疏夫賢聖之迹爲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
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度五 三十六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
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註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
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
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
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
自以爲廣宫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
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
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
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爲廣大宫室苑囿蹄
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爲温暖利
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
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諭流俗寡識之
人耽好情欲與豕蝨濡需喜歎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
度五 三十七
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
利者皆豕蝨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
也舜有羶行百性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攣卷而傴僂
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
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
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
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
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
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
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
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
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咸跨萬乘慜念蒼生憂怜凡
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
得歸寧傴僂攣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
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
度五 三十八
註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

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疏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踈一觀抱守温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爲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
其變也循
註未能絶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知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自然之道虚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爲得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爲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
疏菫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壅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豬苓根也似豬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貴賤瘉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爲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爲吳軍所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

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爲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讀之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鴟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脛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

○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相必相爲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

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攖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河攖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爲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註有意則無崖故殆

疏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

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

註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已能成功而
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爲已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
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
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爲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
○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
博也
疏踐蹍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
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
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
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逍
遙是以地籍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
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諭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
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
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
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
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
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
○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
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頡滑有實

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爲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

註搉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而搉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註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

疏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爲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爲大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遣於不惑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二十七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
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
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
○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
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
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
嫌彭陽貪榮情速故感稱隱者以抑其進
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知故問何
為康閒所以
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擉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
江渚以逍遙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
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
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
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注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
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顛冥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
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
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
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
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注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已於王者此
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
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煖被暍之者遇水
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暍雖
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
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
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
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
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
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
其內賢士尚然況乎真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
疏韜光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注不以為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群生宴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真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閒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閒暇從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注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綢繆
注所謂玄通
疏綢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幻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注無外內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元名字為有清塵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
幾攀緣念慮寧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
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
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
愛慕之故名為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
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
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
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
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
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
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
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
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
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
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
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
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
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
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
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諭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
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
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
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
邑皈望桑梓暢然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末
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
注緡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
性也
疏緡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久流没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眞原皈其重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爲樂也豈易言乎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注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縣人衆數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寛閑而況得眞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爲皇帝也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眞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疑寂一道嶷然不化

闔嘗舍之

注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倣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爲修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稱徇況捨已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閒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倣傚方欲契眞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爲師傅玄默端拱而不爲也

從師而不囿

注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
也
疏從任也囿聚也虛淡無為委任師傅終
不積聚而為已功
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
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
已
之名嬴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嬴
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
彼
疏嬴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
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
於彼嬴然開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
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
萬物之自然也

疏傅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
能開化群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
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注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
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
為計於時日故有生死生死無矣故歲日
除焉
無內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為計死生故有內外歲
日既遣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
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
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
故魏侯嗔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
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
夫從讎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
名衍為此官也諸侯之國皆萬乘故謂
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
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
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
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鉞率領甲卒二十
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
羈係牛馬緒勲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抶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抶折擊也國破人亡
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抶其背打折
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

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昔者古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徒役人也夫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云我識之矣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

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
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疏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質魏侯
君曰无窮
疏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
疏人迹所揆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諒不虚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强秦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疏辯别也王之一國别於六合欲論大小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争哉
疏自悟已之所争與蝸角無别也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争者細
疏惝然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覺已非惝然悵怏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注曾不足聞
疏嗃大聲吷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嗃大若吹劍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劍吷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
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多甲馬威議驚異常故漿家鄰舍男女群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隷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恥聞其言況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庭觀盛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卿也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擾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疏為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致斯報也

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飡

疏變改也耕治也耰芸也去歲為田丞遭飢餒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鉏耰而熟於是禾苗蘩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飡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閒此因而論之

遯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注夫遯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為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袄孽萑葦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疎則神氣暢

疏蒹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處所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内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邪

曰始於齊

疏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

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疏離罪也災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愍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哭之明菑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

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群品奔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衆也
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疏譎偽之風日日而出偽衆如草於何得真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譎偽必生賦斂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

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稟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蘧瑗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知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疏畢大網也弋繳繫箭而射也庸很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為謚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

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遣人
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
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為靈靈則
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
所以為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
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
敬用為有道故謚靈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
注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
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
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己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巳然之見事耳未知巳然之出於
自然也
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聵也欲
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
升降故沙丘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聵方
能奪葬史與常騫詎能識耶
少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
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
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鄉閭丘里
風俗不同故假問荅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
疏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
俗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
疏如采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
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
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
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
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
人合并而為公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
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弃合八方均
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
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
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
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
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
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無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
禍福淳淳
注流行反覆
疏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殉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皐澤林藪極多隨材量用必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太山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

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
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
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注凡此事故云為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橋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敘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真理玄妙絶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覩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為也季真以無為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為通論令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注皆不為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為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
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
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
安乎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
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
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
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
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
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
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
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
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
俱不可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
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
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
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注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徧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
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
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
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
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
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

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二十七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二十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徉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爲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萇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火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爍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爍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
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
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
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螴蜳不得成
註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
得成
疏螴蜳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
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
宙
慰暋沈屯
註非情夷平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
觸物則屯邅既非清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
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註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
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
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
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
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註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僓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
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
乎
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
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
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
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因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
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
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為巨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疏蹲為巨鉤朞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踞其山

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朞年之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鉤陷沒馳騖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鬐遂使白波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淛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代末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敦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輇字有作輇字者輇量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鯢鮒小魚也揭揭細小之竿繩趨走溉灌之溝瀆適得鯢鮒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疏接撮也壓按也顪口也控打也撮其鬢

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
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
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
能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
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註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註視之儡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
上長肩背傴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是誰皆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
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蹙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
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
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誓則陳恒之徒是
也亦有作驁音者云使萬代驅騖不息亦
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
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
註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
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徧故警慢者
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
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栝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註矜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撓撓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訶

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闥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刳龜也

卜之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

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註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諭聖人無心故天下歸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

矯而自善也
疏遣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夭折無用則全其崖故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闇言如影響自有智昏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之無者不可强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
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遁不返果決絶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慤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而不知回顧流遁決絶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遁之徒不知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疏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為學小見豈曰清通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疏狶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順人而不失己註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其我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道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疏徹通也顫者丘見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聽明不蕩於外故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跈則衆害生註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帶桑中之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蹍二徒皆不當理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天之穿之日夜无降註通理有常運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人則顧塞其竇註無情任天竇乃開疏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滯溺不通胞有重閬註閬空壙也疏閬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空虛故通氣液心有天遊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
註爭處也
疏勃谿爭鬪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
姑爭處無復尊卑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註攘逆
疏鑿竅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
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
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
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誸
註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誸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鬪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註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
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疏銚耜之類也鎒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銚鎒既修芸除苑草幸逢春日
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
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眥搣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翦齊髮鬢搣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
沐浴
寧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
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
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
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

彩情髙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内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詮空為賢垂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之

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趣步各有分髙下各有等

疏夫趣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為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内心形容外毁惟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為卿鄉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强哭詐毁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禄非關矯偽以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他並隱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己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髙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疏荃魚笱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蓀荃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罝也亦兔彄也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荃蹄而荃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荃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絶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尺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疏巵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巵滿則傾巵空則仰空滿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巵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巵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巵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他人十言九語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己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己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註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

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可斯泯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

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禀之造化受氣一種
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
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
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
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
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
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
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
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
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
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
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
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
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
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疏夫人禀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
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
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註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
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
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
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
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
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
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静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註洎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疏為衆皈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為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
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
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
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
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
註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疏夫生人道沈溺有為適皈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
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无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
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
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
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
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
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
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
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
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
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
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
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蝄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知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設此問答以彰影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蟜蟭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蟜蟭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蟜蟭而有蟬蟬亦不待蟜蟭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蜩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他物乎是知一切萬法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註直自彊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彊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

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適
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也
疏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
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荅
疏自覺己非默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洒也櫛梳也舍逆旅之舍至止息之
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
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
敢今閒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閑
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
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勢矜莊燿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盛德圓
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
戒子居也
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蹵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陽朱
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
氈席妻提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
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
夸昆迹同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
爭席而坐矣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内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内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與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疏後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與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土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
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
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柱杖而去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狥於軒冕以喪
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
迷惑也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輿君之
車輦也亦有作玉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
輅也越國之人頻弒君主王子怖懼逃之
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
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
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
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援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
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
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
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
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
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
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
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
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
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
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
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
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頴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顔名闔
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顔闔得清廉之道
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 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

疏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令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
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
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
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
　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
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
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
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蓬作門
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
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
　軒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
　不容也
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疏縰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
　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繫奢故
　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
　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
　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
　慝飾車馬以衒矜夸君子恥之不忍為之
　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剝錯
　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
　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
　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
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
　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
　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
　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
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
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忏櫜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强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乖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為儔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欲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因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疏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天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温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皈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没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北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畝下曰畎清泠淵在南陽西崿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遠投清泠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强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盧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已福顧人之險以為已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尺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保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疏餔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疏儌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覲儀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也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篡弒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弒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爲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䟽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聵事既不遂身遭葅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䟽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䟽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䟽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䟽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䟽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恥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䟽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絜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

䟽申徒自沉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難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䟽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䟽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死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豕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䟽為達道者之所嗤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䟽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禀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閒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䟽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䟽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蘧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真伋伋不足虛偽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䟽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威設物理孔子惛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䟽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䟽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䟽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

䟽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䟽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臧謂臧獲也聚謂嘷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弊帛夫殺兄入嫂弒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疏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敘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庳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為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强為名位墨者兼愛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己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昔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皈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疏所為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真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縣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内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䟽自比干已下臣子已上皆爲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之人深宜誡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䟽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禄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説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爲運知足不求邪爲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遣貪求之心而不取邪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䟽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爲超絶流俗過越世人況已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内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䟽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爲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

䟽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若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䟽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䟽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䟽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爲之捍智者爲之謀德者爲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嗛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戲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弒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聒宮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侅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謗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悦澤則憒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壁壁譬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憒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恥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槩而論之豈非憂患

内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内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俄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絶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劒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将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劒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

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説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悦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寡胷故語聲難澀斯劒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脱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内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劒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鋭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虚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為劒者道也是以忘己虚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劒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劒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
疏敦斷也試陳劒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劒故問之
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
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
疏鋒劒端也鍔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劒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劒刃也
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鋏
疏鋏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䟽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此五行臣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䟽夫陰陽開闔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此劒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䟽夫以道為劒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
䟽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鋏此劒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䟽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劒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
䟽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劒也
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无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
䟽莊子雄辯冠絶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䟽環繞也王覺己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懣豈復能飡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䟽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郭　象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鬚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爲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爲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本迢遞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拏橈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逮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

疏謂之（原本闕）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道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己親者雖惡而譽與己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

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倿之斯險詖之人
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
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
以君子不與為友明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
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
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己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狠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
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
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
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
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
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
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
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睎其僥倖適受
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
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誨人矜矯
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
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眞性所有功名還歸人
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
乎
孔子愀然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眞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
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
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
○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
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榦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
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
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寳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遥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嚣塵而遷貿徇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壽當服勤驅役厮為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别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盻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弃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内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伏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蠕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御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荅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御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曰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己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覩其容觀競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解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諜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諜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𩐎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己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歎善哉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其間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頤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屨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疏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來感己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搖而應之藏迹匿端有何偁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
言佞媚於人盡為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
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
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
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
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
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
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
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
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
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
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
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誠之
至故死精為秋柏之實
疏闔何也秋柏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
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
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
作垠字者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
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
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
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
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
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謬
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
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已能有積學之功不
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
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

也
疏言緩自恃於己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群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眾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泙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鏖千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爲封執理不必爾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者未之亡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搴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爲
敝精神乎蹇淺
註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爲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導達羣生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
註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
註爲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爲宋偃王使秦應對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枯槁而顑頷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强秦遂使秦王驚悟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痒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
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禄
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
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
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
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
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
儀喪其真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
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辭華析派
分流為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
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
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黔黎而不知已無信
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禀承心靈宰
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
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心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
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

可安哉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頤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疏予我也頤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
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
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令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
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巳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況君子士
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
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
不得不齒爲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録百姓
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棰楚桎梏
爲内刑者動與過也
註静而當則外内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罹
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内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内金木訊於外
也
疏若不止分則内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註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内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疏心若死灰内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
桎梏唯眞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
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疏愿慤眞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眞
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懁而達
疏懁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緩有緩而釬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疏緩緩也釬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
緩亦有外形寛緩心内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爲難知耳未爲殊無迹
疏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
火雖復難知未爲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疏遠使忠佞斯彰咫步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彼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愿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䟽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䟽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䟽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遯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䟽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䟽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為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䟽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䟽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䟽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
註吡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䟽吡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已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䟽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䟽美恣媚也髯髭鬚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佒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佒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内也

勇動多怨

疏雄健躁擾必招讎隙

註怯而静乃厚其身耳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眞性虚照傀然縣解無係戀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不厭其長人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斯適曾不分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稺莊子

疏錫與也稺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己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為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夫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有驕稺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曰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䫌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況祿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鳶鴟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為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註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

䟽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䟽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理也

曰无乎不在

䟽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䟽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䟽夫虛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䟽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䟽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疑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䟽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䟽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䟽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䟽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是以蓄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孫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救末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註所以爲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時而變化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插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通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
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毋運心思察隨其情
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
辯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
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
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
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
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
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
註況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
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
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我紛紜遂
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
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
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
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騖各私所見
咸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譎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
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乖物性教法
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厲其志行
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

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
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䟽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
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
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
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
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䟽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闘
註夫物不足則以闘為是令墨子令百姓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闘為非也
䟽普氾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闘
爭以闘爭為非也
其道不怒
註但自刻也
䟽克已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䟽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䟽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嫌其侈
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䟽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䟽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
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
䟽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君王下
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
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已身也
未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䟽未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䟽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衰吉樂世
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註觳無潤也
䟽觳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
薄其為道乾觳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

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
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
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
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
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
疏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寘塞隄
防通決川瀆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捉耜掘地
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檝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為盪
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
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
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開啓之泣無暇暫
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賴驟雨而洒髮假
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
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道聖尚自艱辛況
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註謂自苦為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曰跂草曰蹻也後世墨
者翟之弟子也裘褐跂蹻儉也日夜不休
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
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
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
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
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觭音奇對辯曰
偶仵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
堅白各炫己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
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
辯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
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註尸者主也
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
能決定也
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其行則非也
註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
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
相進而已矣
○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
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註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追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
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註為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
也
將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為眞好也
疏宇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
得顦顇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眞好非矯為
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
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
註忮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
於衆無逆忮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
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
傳不替矣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鈃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
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
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
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
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
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聏合驩以調海內
註強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驩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驩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不許戰鬬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註驩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强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强見勸他所謂被人輕侮而不耻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强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諸人今乃勤强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為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註斯明自為之大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疏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揮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强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為苛察
註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己寬容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註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乘道逆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内
疏為自利内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虚涉曠

疏自利利他内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趣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而無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註性其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

註冷汰猶聽放也

疏冷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謑髁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殉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

椎柏輐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泯合

疏椎柏笞撻也輐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
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
後矯性爲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
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
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隧全而无
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
疏磨磑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
旋若磑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
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已建立功名運用心
知没溺前境令磨磑等行藏任物動靜無
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
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註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
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
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
游遂如土塊名爲得理愼到之惑其例如
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

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
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
三景今乃以土塊爲道與死何殊既無神
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贍聞玄通豪
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爲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爲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愼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
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爲首
其風窢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窢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
爲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窢然隨時過去何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魭斷
註雖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
疏魭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魭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
註韙是也
疏韙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略有梗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聞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為妙道為精用有為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凝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偷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縣鏡其逗機也似響應
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
濁故闇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
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
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
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
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
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
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
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夭年雌柔謙下
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
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
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
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
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
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貪資貨也
己獨取虛
註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守沖寂也
无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巋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巋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
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
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
之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為
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也
无為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
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
倕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僞也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耎也至順則全迕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疏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漠无形變化无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任也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氣混俗未嘗觭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況至言而耆艾之談體多眞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註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眞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譴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

以與世俗處

疏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揚波處於塵俗也

註形羣於物

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瑋宏壯也連犿和混也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猶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諔詭滑稽甚可觀閲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闢開也弘大也閎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眞宗調適上達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諔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感已終不蛻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无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氾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爱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為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爲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輪不蹍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卻前後更無蹍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蹍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无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枘

疏鑿者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嶷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疏鏃矢峕也夫機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蹍不重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爲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爲三也亦猶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
白為黑也
孤駒未嘗有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
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
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
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
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
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
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
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
斯卒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
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
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
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
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
為怪此其柢也
疏特獨也守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
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
與天地殊異雖復蕤狡萬端而本體莫過
○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
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五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
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
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異於
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
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
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
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
益之以怪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
○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
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
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强自言道理
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蚉䖟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懇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索真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通玄真經序　　璧一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彼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蠡師之姓辛名鈃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南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書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

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爲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默希子序

通玄真經卷之一

默希子　註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撥而朗照裂愛網於通律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先天地生（首出庶物）惟象无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寂寥淡漠（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非聲可聞非色可覩）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所言者即非眞號故曰強名也今）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既无形象可觀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音骨）沖而不盈（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泏泏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博施而窮豈止旦暮）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言之幽闇明者三景言之柔弱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麟遊鳳翥宿躔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謂遣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皇伏犧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埒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天運動也地埒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无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眞愼行所謂琢磨絕待虛凝自然復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者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究愍不作以至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音讀道之行各遂生成无相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上治順下不逆）婦人不孀（无夭枉也）虹蜺（皆得相保）不見（邪氣自匿）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生化无窮）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三焉不宰之宰而眞宰見矣）萬物恃

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致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禀受而不益貧富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怳之間應用无窮窈冥之際變化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道者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無門以

○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無盡之域遊无窮之道豈不感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掌握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豈有馳於遠近而坐致勞弊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無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內正一心外斥雜伎厲其精神使內明也偃其知見止非道也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無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爲民不得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靜

○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

○反者道之常也俗用有爲道用无爲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無飾智也滅其文章存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去迷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無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以知徵寡以御衆者也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无對以外制中或達或窮知中知外萬舉不敗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者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樂忘乎富貴而在乎

○和唯能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爲大失其道則天下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爲小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无窮萬物不終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夫道寂寥洪鑪埏埴始於无象中而有物終於无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至大不可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無之總名也言其无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覩是无爲之精有物之妙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无之閒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

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體同虛无德合天地故曰真人〕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下為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為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心非物動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無道則見〔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无道則動而修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

○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真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真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漠之性故得形神相持憂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體皆端一心平則群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皆真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无他知守常度則神无不應慾无不包道无不在也〕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謂專氣致柔唯求食於母更无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為形心之為心枯木邪死灰邪〕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无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慮所尋蕩蕩焉非可謨度而得其唯四達能无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機豈有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隨時而應豈有定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書者謂詩〕

○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寫之簡素緘之金縢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真偽故書者不真名者不實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力屈守一无勞〕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上非道絕標顯去偏知仕一原故有百倍之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亂真好憎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真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外物者故无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游乎无門〕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玄契〕不慮而得不為而成〔得非役慮成非有為〕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姦衷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為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誡之〕故不

○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為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真哀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終身不還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清穢在沙石人性本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已其唯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貫切以樂為樂樂極則哀以憂為憂憂不忘也〕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

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尚知向慕而況賢德者乎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悅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饕滋味枉梏名利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一者无也言无定形行於天下周於萬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絶无聲安可聞見無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一爲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爲一萬物皆昌也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周一之嘏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其若濁迹晦於俗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濁而能清虛而能盈澹然若大海漠然无涯汎兮若浮雲飄然何適若無而有若亡而存非无非有能存能亡自若樸已下比體道之人能若是者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萬事皆出衆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天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之不處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誡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而不能抑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妄作藥石奚救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強躁達而不悖不與物競堅強而不匱用柔不乏無所太過無所不逮所欲不過分所爲無不遂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假言通理借水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音紫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水者五行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類仁迨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无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強而无敵爲雨露積爲泉原用之不匱施之无邊污之不垢潔而自全曠哉水德與道合焉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夫萬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爲物之祖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

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內得一心外通萬有滑浮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老子曰夫德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爲无爲之道因物所化動合得其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聚塵成嶽積流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虛心萌物是无力而強所之皆達无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之（動與道遊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厥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故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己）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華強即裂（用強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剛柔之道是剛者无發柔者獲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鈞）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不居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夫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推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无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

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寶而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強者其時不爭乎）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夫機未忘智巧斯存則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沒身不怠）任數者勞而無功（窮數術者勞而无益）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濫民怨箠繁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之禍惡者去之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如大禹治水因下民脩隄不勝其弊隨山

濬川斬木過道故時濟危俾无有害巍巍乎其有成功爲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今若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渭水爲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因爲之者敗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夫之耳目竭心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聽不視而明无心而爲不慮而成此真人之所貴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聽失於非譽（感於好憎）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微也）故兵

○莫憯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者道也鏌鋣枹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斷无威而善服故鏌鋣雖利道爲下枹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爲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將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於胷挾小寇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亂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刑勞勞者弊之微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至人以智爲賊世人以智爲德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夫无形

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為小是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無少則无形為大是大因无形也有形者遂事也本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為器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産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體存即无是聲出无間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此言有者即无名之名非求有名若求有名何以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此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絕不知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

○無名無名者卑辱也有道即尊无道即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自非用牡豈全有名自非守雌豈全无名晦明隱顯在我有无寧滯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脩其名為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道不虛應有名産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自无而生有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為難於其易然物不孫運事在相假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即照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道德既修功名自有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欲全保功名自无欲悔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无名之名有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有功利物而不顯无名常用而无窮古者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无分別也貌不離情天和順也也言不出行行出無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其衣煖而無采不增華飾其兵鈍而無刃不治凶器行蹎蹎詳徐之貌視瞑瞑青縣若異見之視也鑿井而飲耕

○田而食衣食之外餘无所求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求報內不祈德潜符道真闇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令不施而俗自整人无欲而事自也藺矜僑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夫詐僞為事坎軻而行斯建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為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默希子註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辨之非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无為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言君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鄰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

○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韞精神外無人物靜无為默豈有形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无苛政无使人無隱士無逸民朝廷皆忠烈巖野无遺賢無勞役無寃刑使民以時用法無濫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皆其家是誠心內發速人自至也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與信莫能賞善

伐惡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生死者至時不得不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

○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福非我起禍非我生莫知所由不見其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細日用似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大聖人其靜也天下无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人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故龍鳳翔集河海清澄非无精誠曷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喜祥此明逆之致咎災故知禍福无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必不差也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災害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悔慢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況強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體至道合天心故德无不備明无不燭靈不虛應信不逾時有能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非體沖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其唯神化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衰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德加乎人若出諸己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夫人識道體合天理在物无害於身不虧也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无違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泯安可脅凌也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布五材色羅萬品獨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表未嘗有生孰云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育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无言玄功不宰故君臣相保誦諫其德上達于天幽通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天之高遠唯无爲感之而應无事親之則近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勤行如夜行未迨所諳暗行不息所以精神內發上達于天故却走馬以糞却者糞也馬者心也心如佚馬難可控御人皆馳心遠希名利以禁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庇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

○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無私有德者則就无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捨惡親善理合自然无欲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无私无爲故无利无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已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唯全大和自然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韋革爲鼓擊之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聲應莫窮神化无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若鏡

所鑑无遺不逆物而求照必恒照而應物物无逆像所遇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斯為不實无得无失斯為真一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酕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含和忘形遺累如飲醇酎甘樂其中混然而同可謂大道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此謂悟道以无生如因醉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此明虙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當此之時禽獸蝩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无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未詳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絕淳罷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反聽內視則真人不見真智不生也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貸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仁而建物義以存誠人无不懷事无不濟此蓋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冥外順藏精育真无為逍遙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純精空餘糟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溢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寧免害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絕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聖人內守真旨外應物宜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无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所不通游乎太无則无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滑吝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真聖異迹功業相縣由祀不得危各司其位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未有居榮顯不役精神既受其祿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既受爵係則命不在我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道之主不勞神慮不炫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絕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姧心此聖人

之恩也公而无私威而不任法約刑緩人從一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攸同殊俗執此聖人思治天下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若以此治即亡无日矣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持末以忘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決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之應響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怨之无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璣璣以觀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發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夫者麻之彼聖人以治天下陰陽无情聖人无情為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未寄遣也待目而眼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无虐刑豈煩於言哉不視而治晉國无亂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故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

○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故秦莽有析脅之禍夏桀有妲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无偏僻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可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其死也肅然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祈報死无歸怨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際期於中的及其至標以縣尋文所毫釐之差天地縣隔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不可以禁民唯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之治天下民從其化有若轉九禁斷咸其猶上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神鬼无不悅服況於人也故太上神化歸自然也其次使不得為

○非立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既廢貴罰始行進賢之路開則不肖者亦有居其位去暴之端走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故知非法不明宇之者濫非不平用之者弱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无為者為而不恃故曰无為无言者言而不矜故曰无聲无形何聽無色何視可謂神微獨立不改綿綿常存為天地根道无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

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有生於无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无形尋末則惑於多數故知返則以无為宗感多則求一為主也）天子以天地為品（言廣大也）以萬物為資（无不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執以亂乎天經者也）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行小惠）除害即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之國有禍亂賢以定之令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无作聖之階雖賢无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鼓腹擊壤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无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天下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令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神化者不可說以非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夫呼聲可聞不過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言至而信信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令行而誠誠以外發无有違者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縣得彼意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思衣令飢者與裘寒者遺食上令既乖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豈言飢飽慈母睍候之情寒煖燥濕而恩育之）故言之用者變變○（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言則小言无言言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故形於內而動於外賢聖无不從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直趣其難誠發於中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憯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聖人不慙於景（貴不為非）君子慎其獨也（謂不欺闇室也）舍近期遠塞矣（不近求已遠而求人不謂室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勇者一呼萬人皆駭賢者治世天下所望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異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等故省諸己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可彷彿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不以狀貌結也）○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自无形）○（至精之精无不生形而形見為照不求精而精存矣）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為宗以德為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絕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闇言得若貴言為道不可異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閉為局鑰夫至巧故善以智閉也莫能啓拙者專以力捍雖壯必開比諭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古今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惟閉已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聲氣相應悲歡相召故歌雖異同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已澤乃遐流)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言无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即非无爲而治也非有爲而不爲即无爲)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无言聖尚不作言則述見爲則人之粗唯兩无傷能全於道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趎(老子弟子)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令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群疑頓銷若太陽回照闇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自庶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大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无不聞進无喜容退无愁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遇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德義无方終始无際)處於不傾之地(立身无爲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既)載於不竭之府(運之而无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无訟)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之令動必有益作則與利不處不久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其政教順之以凶爲吉逆則以大爲小)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革其故則俗難安循其性則人易治革之從風无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謫見于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守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通玄真經卷之二

默希子註

九守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亢龍無悔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北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同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形質已具離而爲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而爲陰陽剛柔立矣精氣爲人粗氣爲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從是萬化至乎無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入無窮之門反造化之根莫識其眞孰云有我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翱翔天地履蹈紀綱逍遙於自得之境放曠於無爲之宅俗不能拘世不能移也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天無心於逆順人有生於禍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默神游於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爲精神地氣重濁而爲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也一生二地也二生三人也三生萬物變化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皆稟和氣而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一月而膏凝也二月血脉形兆脉也三月而胚定府靈也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開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以定精也十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此唯四與令說不同未詳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像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心爲身主總統五藏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不知知此道者鮮矣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毁折生災天有日月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爲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脉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爲病矣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校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緯護其神明況乎人役耳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精神外全形體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夫見表知裏視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形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肌膚充乎外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夫聰無不察明無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任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邪則悖之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微無不照幽無不察事無不清爲無不成也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

○內精不蕩外邪莫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即易因小以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決戶牖精神洞明玄鑿通使似則五藏疏達而不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惑於聲色役其精神志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平也則毫髮之微可鋭人之蔽也雖丘山之禍莫之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勝在節宣不祈分外也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

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聖人
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止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精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
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徇於物近貴其身所棄者大所得
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
生創音爽外有所欲內有所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
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
氣日耗精氣泄漏則形神日逝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
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饕无厭只求快心誠自踈也夫
○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无以生爲不厚生不厚生○
者不處必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摠而爲一能
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
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无窮皆乘一而有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爲一
理无不悉不知萬物爲一則觸事皆失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
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无主
故云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爲一物何以相物物我兩忘是非安經故游乃虛宗
全真大積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
事不可繁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宜好憎
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
極矣此一節總叙九守爲治國修身之至誠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守虛 一九數守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
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通者
則无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非我有故謂天行死非
我終故謂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
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神心之舍
也人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
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生
相違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
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无而生无所不有天地以虛而受无所不容也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無所踈無所親
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踈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
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无
變於己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死生福之不能祐禍之不能傾自非
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无不得所爲无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
无以天下爲萬物盜則神何累不爲萬物盜則心何惑也齊生死則意不

懾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恐懼誠變化以虛誕不
足以驚怛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撓之柱
道也無關之途德也以道爲柱所以无傾以德爲途所以皆適稟不竭之府
神用无極學不死之師本乎不生無往而不遂無之而
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
不足以患心死生无迫於己利害安足介懷夫爲義者可迫
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義者可以仁道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
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
以富貴留也寧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爲義者不可以死
亡恐也死義以忘生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即○
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虛无也既无形質安
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之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
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
以羞也羞進也觀古視今抱道守德深明旨趣足以進修也夫無以天
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无不以天下爲己不思至道公綮
有爲其由響鼓而欲無聲不應者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
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
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

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无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遺滌除還歸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爲之也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无外其入无內无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貧賤之品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有欲則所欲者不足无樂則所適者皆逮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慎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所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動不私已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濁而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謂有无相成形神相保也

○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明則不垢其身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心无靜躁神明匪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絕貪汙而情可適御衣食而性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名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有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物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惑雖勢傾王公利積山嶽駐行雲色能傾國辯若連環智若流水勇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真人者乎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不化故能爲生化之本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危微之機縱氣吞宇宙辯吐江河雖曰神奇而臭腐矣奈天下何

○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自非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育之有資歸乎自然若然者血脈無鬱滞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暢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譽安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

載一逢所謂彿矣今才可經世時非有道心宜適迹无復干求是以文種就戮范子汎舟故賢愚相縣眇然千里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事視則察耳事目則發聽至雷霆之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聾聲者太山之形非小目不觀者非謂瞽者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故知見利忘遺徇物遺身多矣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滋味之美金玉之音眩惑情性昏亂精神相發監觴浸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冲霄揚鬐懸海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挠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无爲其次尚賢形數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危亡无日尚賢者癡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爲之矯性者非正真故曰癡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天下之行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爲物之主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自靜者則心不挠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挠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挠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是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居傲凌下恃強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冲氣唯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鎮以道德一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之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无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爲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治身者不棄斥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爲大聖人以謙濟爲尊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也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唯人不驕侈執雌牝而英雄歸之爲群雄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

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令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乘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也）

○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端妍殊色所貴清虛澄澹无為絶欲以為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人而與天為儔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為仇故因共樂而樂之為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修之於身與德為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偽不能遷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奪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棄利志氣清就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逝形氣亦閒一失其所三者何依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為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為主欲害傷乎末則形斃而神逝）其生

○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

○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兌縱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元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无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復真返樸即遊天地之根无為无事即逍遥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无假不與物還（真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无疑禍福素冥升沉何累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脩然无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知於无知見於不見為而不為辯於不辯明无知為真知之為偽）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處而隨意）

○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

○而無（廓然獨處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亦无謂）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千生踳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无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合真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絶諸想也）其智不萌（无他慮也）其動無形（神用微也）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今以存為亡以生為死者謂墮體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无間役使鬼神是登假於道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元者精氣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遺隙者）

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无神无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故隱顯无窮變化无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生化不得不生化故淪於无形天地不生化而能生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遊故曰真人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璧四

默希子註

符言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准直乎繩非衡能平无處不夷非繩而直无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无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无外其細无内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大圓无礙大通无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和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而為賢皆背也背道術譽非善之善起俗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乘時則用力多而見功尠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擊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動不為主則无形无形故无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无怠无怠故无未來之禍也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為福絕非常之利則无害也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有分而參參生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希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為愆先辯華辭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若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前且君子飲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人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騐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履終言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无涯而皆善以地為軫運无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木相攻衰王迭作天之所覆無不稱天道包弘合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无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衰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善

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誇其能伐厥功驕其伎喪厥身必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道无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為之則敗者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為皇為帝偏得一言則下為霸為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无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无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无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遣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生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怡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發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以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而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而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本固邦寧行周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无禍之福福之厚矣无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无禍福則无損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无利則无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无禍无福无罪无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為身以无為心不應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无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无心不言而萬物生人无為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己冥孰為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為善當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己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為善矣若以己為善察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為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

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脩以自治推之自然豈希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无爲而自周）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无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與不兩全）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絕疑於无心廉士見利[illegible]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illegible]者避而思改爲者自媒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无欲）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以謙微人能行之久而无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末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內秉真淳外无崇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實勸民守死

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乖分此聖王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偏己惑真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善不外求）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瞥忘若須臾離之必亡因辱）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又宜節飲食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愼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忽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榮以芳華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闡至幽能察地之利育於萬物廣濟无遺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寂然不動以其常足不[illegible][illegible]脫其所取輙亦无害故與之不德奪之无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趣吉怨之誠忌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則有致有毀有怨非特絕善譽將无毀怨若不矜不伐自然无禍无福遺德自全全身爲常富貴若寄也）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樂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无）

（則无滯是爲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无前隨之无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无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淄不忘民知敬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遊自非明達爲能除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遺德貴身貧賤無壯心忘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其河水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三者不脩夭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言己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己也）既閽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閽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閽聾哉心亦有之塞也（日不觀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其閽聾有鑒疑鹿馬智昏耕麥此人之閽聾也即事不辨見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閽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无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爲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事傷有渫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局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也）不聞與不問猶閽聾之比於人也（不問不聞是謂閽聾）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之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危亡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實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而亡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默蠢去邪任賢使能此至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正不可事心苟无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為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為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通陰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瀉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難以事滑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且瘉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令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无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輸死生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當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肯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德不勝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眾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惟保謙柔眾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璧五

默希子　註

道德此篇上問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患問以其玄奧故宜精審將成後學悟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撞鍾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无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聲若風過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道德高妙知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此為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聽不忘善抱不脫也夫道者原產有始欲聽其理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況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倹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倹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失人之所尊聖人後己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則群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厭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道為生化之主德為畜養之資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夫道無為無形无為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修身治人无為无形與天為鄰與道俱冥合乎无為而无不寧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察非真可識然窈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國睦民全身保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其所行皆原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處其位何能久乎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為本本固邦寧也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有人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者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亡之故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剌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剌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剌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行道者勇剌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鄙俗則為神奇在至道謂之兇戮不若使彼不起剌擊意我无變利害之心忘兇世之迹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庚桑尸羽俗孔丘稱素王即其人也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文子問德向已知道今更問德兼之仁義次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富之成之无為无私澤流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為天子而不驕賤為匹夫而不憂慼惠不偏溥施濟衆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傾拯溺固窮守節隨宜順理所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敬尊撫下卑已先物秉謙柔之德无忽微之容此之謂禮者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

○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敗國以修身則喪主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秉修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攝御群類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夫道既隱四經乘之文子問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八卦書即洪範九疇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斂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壄无百蔬季世之君驕綱敗紀誅賢任佞聚斂不時荒怠无厭逆氣陵沴上達于天星辰乖殊下應于地故山崩川竭人無聊生民蟲草木咸失其所唯為人主者不可不儆也故

○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邪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自然棲靈鳳凡瀆不能容巨鱗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為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覽於已兆故不游其門也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覩已形之禍非智如何无聞无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惠人生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大道之數矜巧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為海短綆汲深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眩所知必致窮屈事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斂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

○來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竭之物給无窮之貴亦難為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况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為仇是以志人我取捨之心守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取與之分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為之柰何問先王之道飄當時之主言今時之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為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執一无為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

執者非也微而无狀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 唯一故能總衆以御物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 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 動不逾分靜不滯方此靜之至也故能為天下正也 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夫理契无為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濡品物德貽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 謠僻之俗澆薄之民 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 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 一法不明萬民失據也 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无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 不擇道而妄為不憑位而濟惠能全五者可謂一矣 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 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无不適也 君數易法國數易君 法數變吾數易是君无一 則民勞弊天下不安君无恒法隨時還變國无恒主亦廢興也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 凡為君者宜鎮以道德不妄好憎恣其胸臆逾於賞罰不當則下吏斯懼懼則刑濫何可勝理也 故君失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 天下所以戴君上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國有君而無道是民无主雖有其主使奸臣竊柄賢者受害微欲无厭民物勞苦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皇王之號 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 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 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 道无升降時有澆淳理在變通義非勝枉故適時而舉因資濟物大矣哉其誰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夷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

○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為至德也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 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也 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國有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懲奸其理不差仁者慎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 捨平夷之道專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騁譎詭之才抑本趍末得不危亡也 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 不驚得失自无憂喜 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 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出之態 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為賞罰必當遠達其理近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 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 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夫明王之德湛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絕也 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

○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无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 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典節之能全也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夫聖王牧將齊物衆人仰止猶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顧也 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

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革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政已治衆有可覩）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用也不可形者不可以當時之言為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薄也細萬物者非簡賤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天下歸无心利萬物而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為鏡照无不得）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道交下與化游）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夫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貴其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政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教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清靈為體欲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正不割物廉不傷義）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修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上言謂道下言為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善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謂證父）

○（為賢死女為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不然其矯性而求直飾行以存誠乃末世之詭法非至德之真意則故不足信貴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理在稱機事无定體）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捽祚骨切名君非禮在祝即當捽父非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誰云適禮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譎而後通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之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殃在於失道）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國无餘殃安時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國知善惡无王興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昳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聾蟲无耳）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盡申諸）

○（已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蟲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災之生也）

○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陵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威力為政也）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絕義滅有君非君為臣非臣尊卑失位強弱相陵故即秦之二世漢之季主此國毀亡之時也）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奉之不逮則峻之以）

刑刑之不正則非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冒禁以死抵去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頻揚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頗僻之刑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理无不鑒法平則民不遺其事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己亦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是既非是善亦非善即善惡無定是非安在然極其情者雖惡以為善其所善非去衰也迕其意者雖是以為非其所非違其心也則无是以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亂政小鮮何堪數撓

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君所言且當而身疏則君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為人規矩人亦為我師匠猶速走避雨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夫虛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常適心居中而常安不馳言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无窮之路游於絕實之境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聖人內以反真外能應化斷情不染動用无為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周平王也言一人者王自況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人不能化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哀正存心治亂由君心衰則衰君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責在諸道道被一人則淫俗可變醇德復興何憂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顒顒莫不上師於君望為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毀身故王者順所積也不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道德以感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蒞臨也人君以道蒞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重无道蒞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能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謚為平王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壁六

默希子註

上德（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則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則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無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無憂虞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不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宇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因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通達論）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執熒燿而方太陽非迷者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王非愚若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陽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韞珠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意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擅意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也不可不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愚不並立清濁不同器）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三才之道所貴主之）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道不可以無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前己釋矣）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以釋符言爲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爲用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庇世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

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青潤在山君厚斂則民貨財匱之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夫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无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撓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璧鍰之器礛諸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玉質紉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方成千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寅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粮之資而不飢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也遠疾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必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為為出於有欲知怒之為過為之是非故內視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知照本性而无聲无形无怒无為所貴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椓陟壞切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蓄之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

○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各利一原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約音樂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絑音末言所用不定也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諭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碑休切乳麃乙切日出而流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日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親其事易深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用而見害若无名以全身案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之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精華發於內而技幹凋於外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雖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形端必无曲影言善必无惡響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諫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

○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所決言其主君形忘也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聲不通於耳絕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矩事在濟危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絕用而无窮故為大也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

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弓雖勁无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无以濟夲業及為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之飢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揄貪者无厭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拖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无不當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滞方則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切黮音昧必留其誅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无疑為闇見鹵莽自難情曉宜留誅矣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爭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人无全能物不雙美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見善蒙惠遇惡有傷而況躬行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

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處昏翳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場必從所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汨流河源无以全其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為珠玉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弱謂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為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為車者必假衆輔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相召同類相求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機豈无道而居之也兇兇者獲提提者射兇兇惡也提提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為人誅獲也提音時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明唯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屈少君子有酒言其過量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缶為誠在小人由不可君子固可為醜也好人之性便衣縣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御寒即假繒纊臨兵即被甲胄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此意不殊前解善

用人者若蚈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蚈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蚈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才也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者故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此言邈然懸殊孰云一致者也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再榮不實陽極自零汙其准粉其顙准鼻也鼻有汙而粉其顙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腐鼠猶姦佞也○言君暱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諭君子候時而動不可失之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村榦不析用而剪伐至自然之勢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顧恩青者所以不覺忘生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舟因水而浮亦能沉之人因利而生亦能溺之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沉溺之禍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

君不以求道里民疲已極君欲无厭驥困更驅難覩遠路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正起差心兆乎愛憎迹生禍亂非君上无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矣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不止丘山從成凡為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氷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无由諭其意也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无辜甑終不墮井安得无出也剌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一惹

哉通未能盡理弦始張何足偶妙一令有一炭然撥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榮枯迭與衰樂相反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續淳費切君上驕侈以輕紈羅下民味餒不周於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君以民為本高以下為基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没形故能有形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无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不差君守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成遂君臣訢睦上下康乂也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去邪任賢合于天地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天之道衰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地之道鬼神之

道驕溢與下時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有者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終不為上故人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萬姓俱化天道為文日月星辰地道為理山澤江海一為之和融乎沖氣時為之使應而不亂以成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為宰故名曰道者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內修其真謂之真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孰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為无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

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夸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巫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抑高舉下雅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无惡言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依音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依陽者親忠良故和同依陰者親姦佞故沉溺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衆闇以快意終致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施求諸已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猶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類異言其爲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自加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即須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奔馳之勢衡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歟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穫稷以怨報德

通玄真經卷之六

默希子註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云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而知自知爾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火乎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必有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又何煩藻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違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准體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立教也故民之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政教興而姦詐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瑟无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无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等於君上下乖亂亡无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上古平正下无險詖上有清簡下无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滅黜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為之堂非智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晚

○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无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忘害速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猶已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无

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
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
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祇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以行知所
○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謂言出縣
使人畀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
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
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
衆口所稱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
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
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
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
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

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之原閑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動靜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
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
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
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
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无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
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
○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
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
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惟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
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
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
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
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
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

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
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
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
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
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於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
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
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
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
○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
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
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
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
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
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凡此數者非大至聖高真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
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
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亟覩寧懼鬼神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離勞將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大山愚者莫覩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玄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到故勞

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无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唏唏其華侈也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覩之其道也衰其得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无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无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寧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飲鴆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

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御於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之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失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手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鄉自然而神

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爲今云順道即是有爲有爲即是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无常容事无常順爲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真貴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眎大明謂觀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

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无形而聲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修身不可失也處世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

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亡仁絶義薄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貪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解難驕主學已而功不成者失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所計不行戮君然少雖

仁[illegible]愛[illegible][illegible]仁義不敢智[illegible]而[illegible]小无害也

老子曰敎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欲適之道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生義爭生積智疾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欲[illegible]其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邪慝任賢能則上垂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榮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一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得之所施者薄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行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虎自噬育梟自禍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局固崖匱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遷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糺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惟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

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皆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微也）亡國囷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无為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喪後之患君耕怨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其為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冠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言後之於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懸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蓄曰德仁愛曰賢明悲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眾伏役曰奴含味曰愚无慧曰肉識曰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猶隔猶有因假）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了[illegible]无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執[illegible]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為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璧七

十二

通玄真經卷之八　壁八

默希子註

自然自然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无爲自治萬物乃成也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即賢无所尚愚无所愧法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故心虛矣无所不通德既充矣无所不容故能神用而无主周行而不殆○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在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无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无窮與天相爲終始也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无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黎庶蒙恩陰陽不異萬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國者竟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狀天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敎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勾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繩無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在指勾絃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遂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靜中主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敎遺明極則无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迷導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夫慈愛

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无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為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輪轉如四時之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疎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一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為貴也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兵眾心欲一令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无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恃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已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准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遊而投於水則飛沈得所由賢愚盡用也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三公六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為田疇教民播種奚仲為工師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源四海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也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臯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道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貿由風之過簫雨之潤物則聲從所咸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為殺然為以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爾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

不濟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由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佛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實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白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佛其性即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非有道德无以樹功名也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宂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

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迕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尊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无爲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冥乎仁孝之域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尊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

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弱扶危理者應於機數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智出亂真刑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任於兹也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亂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徧是故重爲慧重爲暴即道迕矣爲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刑不安加即暴亂不與而順於道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

致也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壄辟而无穢 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驕與之色刑者无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稼穡 故太上下知而有之 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傜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 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絕於好憎敦乎樸素狹而不親文无害質物類衆成歸自然也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魄者陰也殺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靜唯默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 虛无之間常後不先冥其能曉故曰至真也 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善用衆者天下无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 無權不可為之勢而

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 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 唯能變通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為 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鳩 乃鳥切 泥用輴 勑倫切 山用樏 音纍 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為也 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常與道同不為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

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德官无偏祿市无邪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

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切)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體癯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獲粢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无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化手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手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鬪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通玄真經卷之八

通玄真經卷之九　壁九

默希子註

下德(時有澆醨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玄古之君)養神(以清虛爲本也)其次養形(以嗜欲爲本也)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逆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違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太上之化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下世之治)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祥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令與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无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君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傳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言不世世而立但明指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

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濫及无辜雖殘賊萬姓終姦暴不上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重累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亟興猶居閑曠之地志勝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違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祝壽信不虛語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為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凡人不易於為善而難於為惡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圉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苟知足者雖一瓢而有餘然厭者富有天下而不足也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心既保於平和物莫汨於情欲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強者也強主衆力不在己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己故人皆我心乃得人之心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謂君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无道德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知生知命何憂何懼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走尊位重勢故有道者大戴之無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已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

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尚賢之路寧無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通德非德無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忌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所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已反已者見本性之衆欲即萬類都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修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亂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其真也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炁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得諸已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壓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離心炁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天子也一人正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萬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真雷霆迫而不恐明以照物陰陽或之而莫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萬炁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咎然氣類相召善惡無差勿謂混冥之中無報應之效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以仁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以義斷之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以禮正之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以樂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已不救弊之謂非為至德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惘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和樂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循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真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

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俱樂其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其所即貴失其勢即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聰敏給數未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敖世忽俗不可以爲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比數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則與爲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在適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無煩飾辯但量能處位無世無之豈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譎以求僥倖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巔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樸散之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通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減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搖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萬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無跌故禍害無及於身止死不係於懷是真人得道所遊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

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權於無私故平爲之立正爲之存今爲之行不須德於外不遲怒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爲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即不亂忘心即不險絶視則不眩皆忘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誤耳）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之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無爲之宗應於無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

已之能其窮不遠也（賢於已不修其道立見窮厭）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絶粮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衆皆可以傾河寘海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無勞厭）○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无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冝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冝）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

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夫三者不得恃唯有德者王也）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音御）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政術雖小必昌存萬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驅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九

通玄真經卷之十

默希子註

上仁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鬬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為謀勇自為鬬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姓命矣此睛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之財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眎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速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耶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位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貴萬金不恣口以害生雖家無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己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而況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煩簡也）易河以逶迤故能遠（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勻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勻絃大小適中治國者貴賤皆當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炁同炁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同炁者元德而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九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無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咸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无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餘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隨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已則智有所困明有不照）○（則守職閑上有司正法故無事受戮有功者不償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制人不爲人所制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

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末有爲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丁戀切）尸（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夭跳（上禊下滔）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罘（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𪎊（音遣）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飢）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妄害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炁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炁發動上達于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乖其道所以富國寧家）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揆物以身觀人何假揚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音隻）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萬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臣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興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

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仁凶器不宜安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入情失和故與於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適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

○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安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斂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髆音寺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主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

○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則禍患無由生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貴不斯驕驕自至富不辦奢奢自至處乎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觀學日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圃必染芬芳之氣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生民事故曰無爲因民所利而無不爲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氷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下文孟釋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氷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壁十一

默希子註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惟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眞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重法令遺仁義是遺首足而貴冠履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夫事不師

(古不遵道不可為國法)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恢恑譎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舜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為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為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為務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為道即言而非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持石為玉即石而非玉也)一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曲節既殊故宜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登閬峯者非九衆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虙犧神農黃帝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變法而民詐故无為為化易有為為治難盟誓不禁刑數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爭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自以為治猶持方內圓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无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自檢於己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則民禁於彼也縣法者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无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无爲无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已出也言君宜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强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慎其舉措平其愛憎利无偏賞害无偏罰○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令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問其小節人有大譽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之才不能盡善盡美固當无疵其小疵乃全其大用閭里之行諺默之言不足信也故小謹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疎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則不失其人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人无全能量其才力而任之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脩以道則无病矣自脩者不責於人而行於世世可爲之哉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施濟物也窮即觀其所受非義不爲賤即觀其所爲非道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方見仁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過溢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仁如此則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為其可為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善聖人稱之桀紂為惡其名不成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真為○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旦為稱孤之客夕為暴屍之人皆愚之輩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此傷時无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經十一　七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濟傾弱立功名者觀其機死寧容喘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為天下除其虐害不得已而用之也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桀紂是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犲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道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凡為人君暴虐无道萬姓不安若不除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畜魚鼈以食蝙獺罪莫大焉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此至治之世也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音底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此衰世之理也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經十一　八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故天子耕田所以勸農皇后親蠶所以勸織而况匹夫匹婦惰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用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剌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傷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解搖衆以罪問敵亦非家易而動山器百姓悅戴唯恐不至殘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恃大侵小戮无辜害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威震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丘阜終爲高祖所推折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圖霸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天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脩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鬪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敵不懼雖死不顧恩義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者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洽无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壁十二

默希子　註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玄古之君也）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內韜明德外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情結繩以為網罟以畋以漁離蒙覺悟其君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為衰世也）○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冕之服覈領謂陰陽壅沈而通之逆氣戾物絕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竦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眩聰明則內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眾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喪澆醨彌甚以偽險為道以華巧為賢顯道矜德賈名求譽以失大宗時之衰薄從羲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周室頻爾也）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乃巧切喧呼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不有但稱爾萬中有一為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偽之場沐神於虛靜之域不矜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己利害不經於心令之學者怫性○命以求達走聲譽以高名遂使姦衰競起忠○王伏崖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不櫛被髮而卷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至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衰物不淳一各生異情遞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為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三王不同法度循師曠之調五音適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為主萬姓以君為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主以一之也）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禮乘於道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適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古堯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

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之大綱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音皮）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音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為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即可用之若兼而有之即聖人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令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治也）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囚）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弊興矯飾之情○見者不本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上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急而由開圈縱獸決河止流一失其真舉逮不返也）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茵噎欲吐）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為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為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開嗜欲何假隄防不積貨財無防盜竊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欲之為害其甚如此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直為無用天下之物化為糞土故道備無為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觀道莫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禁其欲一人尚之百姓爭之則亂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猶揚火以自焚投水以自溺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人之心用合其道則吉乖其道則凶也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熳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為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焚郊竭澤刳胎毀卵恣情性之欲怵耳目之娛遂致乘戾萬物夫所雷霆以恐之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桀殷紂城池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艷非不足倉庫非不盈俄而覆宗絕祀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鑒不遠在夏殷之世也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沙鹿崩國之將與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也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物不得不安危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伏尸流血無時暫寧以至今日豈為有道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府勃然而起蹙頓乾坤擾滅殘暴大庭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遊人至察衆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為政以苛必敗之由為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大得雖均人卒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洞靈真經卷上　　壁十三

何　璨　註

全道篇第一夫心實虛極德網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畏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魘啜從而啓之

魘啜亢倉子之門人也欲允衆心故從而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眞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魘啜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illegible]音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illegible]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

何孼狄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魚小
丘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既高必須厚
祿也
且也尊賢覲(音謹)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
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譆來
譆歎聲也惟其不達已志故發譆歎將欲
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
而失水螻蟻若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
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
深渺而已
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兵存
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
必耶故堯舜禪讓光一時之美迹流後代
成篡弒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効
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
慕耳
言未兵男子榮之樗色蹵然膝席曰樗年運
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要斯言
榮之樗莊子所謂南榮趎也既聞高義深
欲蹵然變色斂膝于席顧垂告示以敬事
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
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
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
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
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
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音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
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故使不終
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
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
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
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𥶡(音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
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眞
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
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覆然上為天
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為全道之
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古今是常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踈親既不與為樂亦無所取哀
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蛻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為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矣夫瞽視者以赬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赬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
瞽風眩也赬黃色也赬赤色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適於衆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夭音長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為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務使證以為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為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門人之中最為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眎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終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真之要樞重玄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 無非利物上合天心 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恥淫奢縱自云有命稟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夫墮農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稼而荒翳之

墮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稂莠荒蕪故不能獲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爲陳恒之所弒而取其國鴟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釁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爲身害朋猶群也釁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緫理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鍾慶○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弘沖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

夫雞戹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鬻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爲日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

堅之道也燕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
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燕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
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
剸情耑想畢志所事人倫揆忘寢謀効位司人
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効
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
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実音塞其業
履是爲天下有道
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
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慾則神全靖言語則福
全扇音魁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
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
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
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
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
踈之而親思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
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
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
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
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
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
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
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貴
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親踈異域同歸望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
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
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
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
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
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
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
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
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
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
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
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
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蘸帛與紉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鄉士也璐美玉
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
以聘之蘸盛帛之簏也紉所以貫玉者也
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籍爲人若
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
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
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
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水之
災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爲顯盛驕盈之類也若
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
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
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
胡國所有後爲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
號也蓋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爲會同之
期而鄭後至也
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强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
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
之胡綿代功實傳章冀嗣
病患也綿歷也冀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
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爲有功之寶
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
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爲寶也
飾楚之寶以貰罪於君楚所不能爲
貰賒也僞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尤
飾而行雖罪可延賒終致後戮陷君於罪
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爲也
君必致夫眞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解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遲不直以
耗惑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

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
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解小貌也負恃也遲快也倫比猶等倫
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爲小過荆恃强大
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
必失諸侯矣
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荆所都
荆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爲取此以暴不直於
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
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
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
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
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夫衆事之長
展申者也

百吏庶人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攜持保抱逋逃隱敝漂瀨瀨音据采以祈性命

据拾也采取也拾取野菓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

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

○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州音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胸懷無有干背慆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眾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靖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縈黏音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

以言論取士則浮掞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事貴則謇諤忠諍之才伏矣

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悉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

用非賢爲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
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
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
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
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
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
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大乎
夫察獄問囚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
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戮雖
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
咎怨
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
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
可搖蕩有類一家茍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
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
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
是撥亂返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
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
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
王曰余一人亍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
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
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
明徒唯莜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贊敗德莫此爲
多不時佳遏就玆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
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
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遏
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共棄之
貶庶司尹夫五人
庶司尹夫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
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
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輿服純素
則人不勝羨
不相企羨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則易避難
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閑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閑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開
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
貴德則不犯知恥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
知恥之謂正淫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
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
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櫰析
櫰析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交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迹相企慕如大之

上奭也
憲令欀析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
逭
逭猶逃也
若流相奭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
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
逭則讒猲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
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寠衆不懼死之謂冐
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寠器
能之士不官於冐浮寠冐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
熊荆之姓圉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
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
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虐奢淫以滅
亡非獨水旱也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
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荆君敬重亢倉
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
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
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爾吾國有寥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違之他邦○
○寥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侫禄國
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喬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
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爲則人富亢倉
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
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毳鏃以精金鷙隼
爲之羽以之掊蕃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粵東粵也毳箭毳也鷙隼鶻鷂之類也
掊蕃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夫句粵之毳以精金爲鏃以隼
翎爲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
異
及夫蕩寇爭虔音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
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衡決勝加此句粵之毳於强
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穫則
其與剆刈也無擇
蜚景神劒也剆鎌也神劒雖利以穫稻則
同於鎌刈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
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温疫之氣也此神劒能辟凶
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劚刃施於常用耳粵辭薑景以禦凶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趍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夭於忠言

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横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爲不善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賫條引誣陷貞良闊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過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連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妎害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卷上

洞靈真經卷中

何粲註

君道篇第四 以清靜無爲身帥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天子

攖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擁滯
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
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
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
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
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
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効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爲
而使人爲之人必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
至理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
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已也
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
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
申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
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
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
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
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爲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
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
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
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爲多邦國以人衆爲富憂國
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已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碔石也金之所以
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
碔石似玉鍮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内邪亦
難辨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而不明者正以爲
隼明者視之乃鶡也
隼鷹也鶡雀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
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
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
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
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昏昧
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
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佁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
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

無企尚故聖主貴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
而市礜矣
若人主貴闘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
隨逐便利以市聲礜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
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
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
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礜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
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
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
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
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
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
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
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
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僞者衆爭進者多主不
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慮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
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林澆
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林嗚呼人主豈知
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飭以買譽以心慮取
人人皆靜正以勤德丈靜正以勤德則不言
而目化吏數飭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
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謀効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
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
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
人不亂其叓鬼神開贊釐夷秉同保合大和
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
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不忒地利不
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
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情忌各徇其私
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
心盡在競位所以鬬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
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祅
人作凶德鬼神闚禍
闚猶伺也

戎伏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妨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効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哭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郗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令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贈其祿

　賵賙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宜肆其所爲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莅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龢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龔默靜愼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叟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跳言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効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辯也

太平之時上士逞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掊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

眦者所蚩紿

如往也本作所蚩往紿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夸眦矜恃也蚩笑也紿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衆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爲尊

吾乃今不知爲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爲能

受不信爲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爲信也

信而不見信爲信

有實爲信而不爲人所見信乃自以爲信

爲勤慕義爲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爲義乃爲人所稱義也

義而不俟義爲義

有實爲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爲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戹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袵袍而謌超然而歌

袵衣襟也謌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𡇒音昌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黙兮信義伏

時之黙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

陽與黙昌與伏汩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

汩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黙則與時俱伏隨流任運寧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也夫眞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眞者正性之本也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乿音爲也

時有否泰莫得長爲

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有時而用

故莫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愼在求不愼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愼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淸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反媚怪術之才至若

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庀音鬼容丘音丘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龢寧無爲人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已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德衆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洞靈眞經卷中

洞靈真經卷下　　壁十五

何　注

訓道篇第七（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

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

○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主宰莫見其眹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

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駭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填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功赫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

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問之外問寺人曰玆日安否何如

寺人問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救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膳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文王所爲天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

賛佐也文王事紂爲天所佐故殷紂雖暴不能輙害

夢啓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内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撿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温恭而文明夫弱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言玉珮之光相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劒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乎賢者見之寛恕而不言小人暴變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撿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亨䛕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爲人口不能有所庄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兵與

之言翟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
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
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
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舉皆也
胥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勸益不保承鄉
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煞之翟西聞而懼歸
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煞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
至見煞況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為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
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蔟雜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
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辯究詳
殫猶盡也 璧十五 六
時有不可不應世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
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
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世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
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
而復樂不知心搖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
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爲名利所誘者然後
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世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
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
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
命未與耳豈不躔歟
躔猶是也 璧十五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 七
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啟篤不長於諫
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
此嫌貳猜釁自積兒童之所簡者通者奎之
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通心慮之所疾健責天

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
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
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為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奸
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
以攻戰也 ○
人捨本而事末則丌其精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也
丌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
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
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
務農人農人非徒為墜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鬬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
位尊人鬬則童
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慱深鬬則
丌產複
複猶厚也
丌產複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丮一心矣○
天下一心軒皇几遷之理不是過也
軒皇几遷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
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
勸人尊墜產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
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
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
器后妃齋戒事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室世婦親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于夫人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繅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
相丮業此聖王之制也
貿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
埒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
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鬬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業也御
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
為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
之容耰
耨鋤也又耰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耘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耰耘之可使○
容手
鬬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叓不龔毖之以土功是謂大殃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

呂發

於是乎始耕芰斸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藝種也穫刈也

天發時隊產財不與人咨音期

產生也

有年杞土無年杞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杞土祭社稷也春祭祈豐祥也秋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迨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趨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與農太早也

肇十五 十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當亓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豈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墬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旱時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

數為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疎而費○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中也

甽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

端正直也甽深直則水流疾畝沃平則潤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强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强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亓行通其中䟽氐冷風

使苗䟽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䟽是墬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豈傷之也

肇十五 十二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傷之也

苗亓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亓夫也欲相與居

與衆同居共相蔭映

亓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爲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

强者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薅也大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揄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
墝瘠地專主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疎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
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
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秱而大穗圜
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
禾謂粟也秱穗頸也圜圓也飴謂味甘如
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蘦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蘦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
搏謂以手捼榖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本根也華莖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葆長秱穗如馬尾
葆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
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牢也言皮堅勁
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々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
枝數節競葉蕃實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
得時之麥長秱而頸族二七以乱行薄翼譖
薅音乜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薄翼謂糠也薅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
七粒
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
胕腫謂莖根麤而且蟲翜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
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
身無苛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
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
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
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
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主將聑强兵於天下
秦恃崤函險固兵强士勇故欲示强於兵
使天下无敢與之敵聑猶示也
使庶大鮑戎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爵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
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舘
榮泉秦地名也
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盻曰朕以主乱異之問而寧
聱聱焉以斫刺乱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盻顧盻也朕我也我

以景主有遠異之問而何爲弊弊焉言景主以兵戈斫刺爲故乎言其所問下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言景主旣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黻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黼黻繡襟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告命

亢倉子仰棖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

棖椽也仰棖仰面屋棖也噓歎聲也嗟其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无常故無少時不用也

貴賤大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捘兵也侈鬭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

恚怒也作色厲色捘亦推也謂相推盪也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爲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林木以鬭矣

蚩尤黃帝時掾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爲黃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笞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强弩之射深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雖衆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慎其令也
故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
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衆同死生而
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
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是爲
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
之與義理反也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
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
不焚室屋得人虜舉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惣
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
焉可也
愎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
猶有惡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
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
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
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
禮
不私其利與衆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
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
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
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
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
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
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
所如也而心滋益龔矣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
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壽
舉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爲亢倉子壽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
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眞經卷下

文子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閣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眞人書爲通玄眞經

通玄眞經纘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羲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賾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籌山搜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剏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纘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磨礱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實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彊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旣爲之築室肖象復取文子作纘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鋟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之末去之千載眞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延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

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黄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强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鈃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吴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吴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纘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章別其旨題曰纘義以便觀覽云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强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源流泏泏冲而不盈濁以静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道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上古之君法天道爲治本與造化以同游故道純德全民康物阜靡不各遂生成之性道不悖則物無傷焉

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之謂大常之道聖人則之君天下而子庶民化行道合盛德之世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道在吾身與天爲一夫國之有臣佐猶天之有歲時也大丈夫出佐明君爲民司命察天時明物理循自然之道行無爲之化則吾之身修而政無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爲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豈其象哉惟不以形象執而造虛去之用者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太極中虛神明與俱人能心虛而道自居一有所載則嗜欲窒好憎生神將去矣神去道喪形有不亡者乎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一而不變心虛氣平憂樂何有哉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

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强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文滅質博溺心外重則内輕是以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至人之治無他恭默無爲而已返身而求道豈遠乎哉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虚極也守静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聖人無名未忘其功神人無功未忘乎己至人無己非無吾身也大己而小天下也唯有所待而後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

夫道者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宏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内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虚無平易清静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

道無形故能陶冶萬物道無名故能總括諸有眞人體道虚心静神則天地之道得矣

眞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嘘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爲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外曲者人之道也内直者天之道也内直外曲天人相應未有不濟者矣是以眞人隱其姓名有道則隱不奪人之功也無道則見將救時之弊也惟能與天同心與道同體故能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矣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有體用聖無二心玄聖素王體用二而道則一也孔子天縱之聖豈不知道而乃問於老子必有得於言外之意者故有猶龍之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絶學無憂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書載言言載道貴書所以貴道也是故知時者事生而變應變而動知書者言出於智智者不知惟不泥於書而滯於事絶其學棄其智始可與言應變之權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

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性本靜物欲滑之靜者動則天性鑿矣

惟聖人外與物化心與天游物我玄同何爭之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衺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心靜則明水靜則清理也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合於大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是以聖人之道上無為民自化上無事民自富上好靜民自正上無欲民自樸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道無形而生有形始乎無始終乎無終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一生二而陰陽分五炁布而萬化興聖人之心合於太易清靜虛無德被四海萬物歸焉而不為主道大無形與天為一若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則是與人同者也聖人何容心哉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之內也得其內者五

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踈達而不悖堅强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包衆妙總萬物者其道乎神而明之感而通之顯幽闡微無乎不在是故物得之而昌民得之而康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而御四方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天一生水善利萬物功至博也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得水不活雨露四時潤澤羣品淖約流行處下不爭禹德似之故能順水之性而地平天成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道無定形隨物賦形變化見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體用得矣故眞人者蘊乎道德通於神明物有所生獨知其根事有所出獨守其門無窮無極而與造化者為人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强勝不若於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即滅木强即折革强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强者死之徒也

物備於我道存乎心知我之天知人之天而物之天者得矣水至柔也載舟則剛民至弱也戴主則强善用道者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强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

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是以聖人出處以時先後有度夫我不失

於制人則人亦不能制我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
執機械逐飢虎幾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機心虎亦無傷焉是故體道者佚任數者勞天下之理有不難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法無刑誅之刻則易於治御無箠策之繁則能致遠是以先王之法因而不作禁非止惡守而不為故可以成久大之業也
天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為理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禮亶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於志而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閒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視聽勞則心不明智慮重則事不理任一人之材而求為治也難矣志誠心可以懷遠衆力可以成功即六合不足均也夫病乎身者陰陽寇之賊乎國者奸究寇之不以智為治乃為國之福
天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殺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天下之物無生有有生無故無形為有形之始道無名物有名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是以聖人執道以成其德功成身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言無文衣無絲耕

食鑿飲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故王公大人自稱孤寡而有道者不以名殺身不以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心孰肯以矜偽惑世輒行迷衆者哉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一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二

非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澹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伐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非二

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非二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强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况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眞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者夫是之謂眞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

○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大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踈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

○麟游於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棲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

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洲抱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

知西東視瞑瞑行踸踸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懐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挨天地至黄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爲矣觀象制器結繩爲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治金爲釜炮生爲熟一號炮犧當是時也禽○獸蟲蛇懐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挨天地而不以爲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眞有絶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德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喪於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虚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懐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歳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寛刑緩囹圄空虚天下一俗莫懐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

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
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
而敎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
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
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
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
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
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
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
象形所修者本也
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
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噞政苛民
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
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
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内者不能治
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户
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内神氣動於天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
乎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
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於内則神氣動
於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
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所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
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
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
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
大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
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陽燧召火非日不焱方諸召水非月不流
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
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成
敎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
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
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
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
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内好憎明
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
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精
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
君子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
理人者愼其所以感之
表正景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
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
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
泆之難起惟好德者精神別於内好憎明
於外刑罰不用而奸邪服本根旣固國家
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
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
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
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
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
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

暴

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内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賞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形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

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為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為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貴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説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謼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内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黄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長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乎夫大匠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扃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憤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憤於中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己於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

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已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强而外明內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稼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穀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

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非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九究也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道在我矣一即心心即天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

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物之所始一之所起變而化之萬物生焉父天母地陰陽交感胚胎孕育雜糅之氣爲物純粹之氣爲人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夫翕張與奪天之道也逆之則死順之則生

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

天之生物不動則植動者橫行植者直立人兼動植之用故靈於萬物四支百體精神血氣可不自愛胡可以多求王公大人受天下之寄則又兼乎人兼乎物愛之畜之不異其身然後爲盡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體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滑之未有不消滅者也聖人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形體外使心室空虛神明來舍往世之外來事之前靡不洞燭心虛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去其害馬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

○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物有不待使而生求而養天也必待使而生求而養則人矣人或過有使之求之之心則揠苗助長反致傷生失養之害不能全其天年聖人天地相通與物爲一不益

生不外死賤而不憎貴而不喜因其資而穿之弗敢極則至樂極矣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時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衺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

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聖人虛己以游世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以利害動其心不以死生變於己以虛受實抱德煬和禍不爲先福不爲始事至而應響答如神應已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名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禀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縣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著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皷也

無不生無而生有有喪則復歸於無有不可以無無無無則有不能以自有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富不以有貧不以無齊物我一死生而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在是謂守無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道貴乎守有守則成心貴乎平平則不傾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故聖人食取充腹衣適被體無厚積之貪是以心平氣定神不外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中易四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席制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多易必多難此以事言也以道言則不然夫古之為道者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為難能之事故制度有法容止可觀安而行之是謂守易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香臭也飢膚之於寒温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神即漑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水清則鑑物神清則見道人之受氣於天者固若同然吾之見道於心者夫何獨異心清故也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物去則靜曾何滯於吾心哉澄鑑不撓是謂守清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夫聖人者循自然守至真順其時宜達其衆心惟不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純一不已是謂守真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映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天地之道靜故物不使而自長聖人之治靜則民不教而自能一有喜功生事之心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矣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

上聖法天百骸理萬化安其次尚賢法由已出惑之原也其下任臣法出衆口危亡之徵矣修身無法則事惑而精神喪治國無法則政亂而民人傷惟體道爲主是謂守法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涖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弱者道之用非怯也守其沖和而已天子以天下爲家公侯以國爲家視民猶己不以勢位自強不以兵甲暴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資小而成衆戴寡爲主往而不害安平泰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惡盈好謙也以力者霸以德者王弱勝強矣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是故聖人謙卑惟弱是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則正其滿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道極則反物盛則衰理之常也卮滿則傾刃剛則折物之常也人能觀乎物理之常不以勢力暴衆自強則無顛蹶之害柔弱保身可以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

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强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天將雨礎先潤時將春凍先解人將死舌先强柔使之然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强死之徒强梁而不得其死者則又强梁之尤者也惟氣形和弱與物玄同並育而不害○

○者其殆庶幾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則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則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交相養而不失其和者養生之主也若夫虛囂恃氣與物爲鬬則將精耗神斃時有盲忘之失近死之徵矣是故聖人弱其形和其氣韜其神而得九守之道聖人豈欺我哉希聖亦聖希賢亦賢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内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

○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内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眞人守大渾之樸游天地之根同乎大通廓然無朕惟不有我故不無物人笑亦笑○

○人哭亦哭千變萬化而未始有夫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而有化不化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而有生不生前之九守後之守樸則是一變爲九而十復爲一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四　　非四

南谷子杜道堅　纂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夫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爲寧者寧失即危求爲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天爲蓋無不覆地爲軫無不載天地之於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爲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

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强兵共殺之

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

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强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以為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於家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為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監見其醜即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於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實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事人以實幣者幣單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聖人明照海內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眞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不迎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為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也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於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爲善福無必得不爲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於其身氣逆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已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患且瘉之病哉能愼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汚而異泥者

不曰舉枉措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汚異泥處小人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

民疾飢
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於理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强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强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强故能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四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五　非五

南谷子杜道堅　纂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天性即道性善即德道德之在我者也故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修之謂教則是以在於我者施於人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得而學之聽乎耳悅乎心如鏡得磨光明內發豈非吾心之固有乎因其學而明之以之修身則道德著以之治國則事業成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以成也

氣形道德之體用乎氣乃無形之物物乃有形之炁炁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強則知炁者形之始也道生德畜由微至著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杜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道德根于心精神著乎外功成事立與天爲鄰自天子至於庶人有道則育無道則也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道無小無大行則得之天下服之服則懷之帝適也王往也天下適往是謂帝王然得人則成有道則守無爲兵主無爲亂首失道則亂失德則怨天道然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擊不傷未若懽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君之無官而人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

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有德之人五常備焉仁則慈義則宜禮則敬知則明信則實有之是謂五常一曰五德君子未有無德而能爲國家者矣文子之問爲天下後世發也其德博哉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蝡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天之視人猶父之視子其愛均也君者天之元子民天之赤子上不恤下天必示儆夫至德之世愛均合天萬物遂長民樂其業世之衰也苛政干和天怒震發地見其災國家多難流毒民人惟聖人和愉寧靜志得道行民物遂生是之謂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何哉生知道在我者也聞知事在外者也聖人聞於未然禍福先知智則必待事成而後見愚則溺於聞見終不自知迷亦甚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即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智者不爲其所不能爲強所不能則非智矣然則智可好乎好智則術易窮好與則分不定多斂民讎來怨之媒也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柰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

以道蒞天下曰執一無爲何哉一則定矣是以古之王者因天地之變化無爲而治見小不棄守靜不爲大器安而天下正矣

是故處大不溢居上不驕富貴可守子孫可久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爲民所同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道爲治本君以道王本喪亂生兵革興焉然則古者有以道王有以兵王雖若不同而同歸于有德故五兵之用唯義兵可王是雖兵亦道也故曰一而已矣若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戰國之事非王者之兵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道在乎治數關於時任智釋道用才棄數危困之階也惟守分循理得不喜成失不憂退物之入者有受無取物之出者有授無與因時而行生不爲德殺不爲怨則近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懽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懽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蝡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者法之以爲治容民畜衆故得百姓之懽心樂共推戴天下歸往矣草木昆蟲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爲友下以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時君守其法籍行

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
一炁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者若出入爲實由天運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爲傳代之治惟隨時而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知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古人以道德爲政後世以功力爲政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故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則無爲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不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即名君溺即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下言上用權者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迕合若夫執中無權則不能隨時而適變膠柱鼓瑟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古之治天下者道德衰而仁義次之仁義衰則禍亂作戰爭興焉上世嗣王如桀紂之主國未云亡諸侯已有輕上之心則道德喪而仁義衰矣故湯武起而夏商絕若周之幽厲視桀紂才一間耳故不免犬戎之殺驪山之死諸侯力政强陵弱大侵小六國從衡與周俱亡可不鑑乎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

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
興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是猶强之
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
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
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
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
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好仁而不知爲政賞及無功釋及有罪猶
能害政好刑而不知爲法廢及有功誅及
無罪其害深矣惟至公不偏合於道德賞
不致濫刑不致酷則百官盡職萬民服業
天下隆平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
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
者也去非者非去衺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
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
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

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
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
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
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
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
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也
名分法理辯是非別善惡之道也不求公
道而自取已見以是爲非以惡爲善而望
名分正法理明難矣惟正身待物不廢公
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惡有陷
於不平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
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
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
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
兵不常勝敗亦隨之反覆之道也惡可亟
戰而求數勝哉主勝而驕民罷而戰伐國
之斧矣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其是之謂

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
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
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衺
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醇德復
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
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
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
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
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
其沼故以道涖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涖天
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
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
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家睢與亳爲鄰久師老子聞道故博
平王聘而問道文子對以積德成王積怨
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
人敬聞命矣以是觀之平王若有志於爲
治者也何不能修德釋怨而乃信讒懷疑

輒誅伍氏此文子所以去楚而適越也子胥勸吳伐楚遂致鞭尸之辱甚矣有國者怨其可不釋乎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五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六

南谷子杜道堅　纂

上德篇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為德是以有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樅猶孔子學於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舌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之勇死於強智困於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為本枝不可以大為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道以無有為體故可並行物以有形為用故不兩立無有為體一則定矣有形為用

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强為哉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則災癘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眾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

得人則興未有不為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瑗之器礛𥐟之功也鏌鋣之斷割砥礪之力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粮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道可獨行事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於不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於枘而不能自掾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則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紨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絑冠即戴枝之絑即足蹍之

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王慈子主孝讒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於死鳳凰高飛莫能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已而爲物汚者可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匊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即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生尅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迮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又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於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折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内其所出故能大

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於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强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軸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日不並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於人乎橑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芻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黃金鼃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已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兕兕者獲提提者射故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
不可好亦可以醜
皇極居中資八輔而後建車轂虗中藉衆
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
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
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
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
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
○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
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
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
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
相去千里
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
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蚈
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
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
也
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

粉其頯腐鼠在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
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拆夏木
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
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
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乱
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
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
人君不以求道里
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
○者實不逮穫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
也的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乱
犬噬虎伏鷄搏貍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
沉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
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
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
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鑚不熏
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累甴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

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
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
良匠不能斵氷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
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
甑終不墮井矣
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
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
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
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
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
○刺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
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
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
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
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
扶
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者欲我交君
子循義也呰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
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侈木大者根瞿山
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
○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爲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
○之德無不容

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傚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雖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汚澤盈萬物節成汚澤枯萬物節荄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
○聾

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

惡就善民不遠從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
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
之出也必待新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眞
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髙下入淵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
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㑓陽天
下和同㑓陰天下溺沉

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
上萬物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
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
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從物極則變欲不
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髙君子日汲汲以
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
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
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
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
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
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愼其微萬物負
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
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
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
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
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
汲以成煇小人汩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
故君子愼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
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髙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陰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
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爲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爲惡而人不知
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
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
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
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通玄眞經續義卷之六

通玄眞經續義卷之七

南谷子杜道堅纂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
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
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
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
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

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
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
可以智知力求惟知不知爲不言不言
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爲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而著於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爲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軤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爲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章其法令者適以爲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藉臣以爲治猶瑟之有聲輻之致遠埶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國之苛政横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僃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鄉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已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已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推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惰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内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

不懐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衺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

○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已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物内不有於已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眞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

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眞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柢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

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强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辯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爲子寔恐不自害利害之機反兮覆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非七)活衣與食也(十二)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罔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之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非七)危國富其吏治國(十三)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徃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眞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中黃子者古之眞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馬牛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眞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七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八

南谷子杜道堅纂

自然篇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夫清虛而明天之自然無爲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是以聖人神而明之光宅天下而物無宰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宇宙之間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氣而已有神焉莫可得而識也一爲之始時爲之紀古今不忒是謂天理道生萬物法度有常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貴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禀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敎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樸大無形道大無量天圓地方道在其中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則是爲巧之具非所以爲巧矣師文之琴有類乎是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强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

古人質樸其俗同故不待教後人澆漓其○俗異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天天地之道以德爲主而道爲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聖人何庸心哉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古之教者以道令之教者以利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聖人立法以導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德怨何有哉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鬭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天之命者一氣感不同性隨質異變有萬殊不可率而齊也聖人憲天法道不以殊方異俗爲之間而覆之載之養之育之一而已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聖人養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

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反而置之則生道失矣然則莊周之謂齊物論者豈齊物哉齊物理也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阪耕

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古之君天下者君逸臣勞無爲而治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百官分職各以其能惟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爲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矣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强固强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道德非釣名之具而名隨之古之善爲君者守無爲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能與天地相爲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其天下之始乎無形而大不言而信變化無方莫知其理唯聖人知之是以日應萬機無與道迕反而合之爲道之紀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開物之初帝者爲誰太古三皇民如嬰兒呼吸太和無思無爲上古三皇民如孩提含哺鼓腹爲無所爲下古三皇民童時樸散道行爲所以爲庖生粒食天下親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王尚義天下畏之五伯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立言垂教爲萬世師聖人復起無以易之

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迮矣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爲衰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至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埜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有之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人主法天行道爲臣子者知所懲勸刑賞之來皆由自己莫不務功修業無僥倖之心朝廷正而田野闢太上之風宜可復矣

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定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已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運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則王者無爲乎上守而勿失上通太一運轉無端化遂如神羣臣並進各盡其能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問則裕合衆人之智用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

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成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䟿泥用輴山用樏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無爲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動也聖人應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勢曲成萬物夫何爲焉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强凌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絶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帝王者天地之心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無君以主之則强凌弱衆暴寡智詐欺愚民不安處故立天子設三公作民父母撫之育之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心可見矣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古之聖人耳目口鼻與人同飢飡渴飲與人同其所不同者心也爲天下萬世生民立極凡在聖人之列者鮮不勞其心志而後成其功功成復不自有其功此所以爲聖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凡有血氣者皆天之所子而君爲之長代天作子焉故稱天子天子視民猶赤子不廢所與養則天視天聽此感彼應夫是之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之一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猶祖生父而父生子氣神感化形萬殊而道一焉道無形身有形夫制形者無形役物者不物其神矣夫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

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
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
不戾八風詘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
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
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
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其爲己用無一
人之可用也

日月奪明則蝕陰陽失和則戰戰則物必
傷焉廟戰者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神化
者王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使桀受修德
則牧野鳴條何得因民之欲用民之力而
故其主哉惟民有皆亡之心故不曰弒君
而曰去殘除害也悲夫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八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九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下德篇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覇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衰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仕以此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易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

不善難者篡弑驕淫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爲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矣

善惡異跡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圉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眞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己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目說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衰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爲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爲之臣天下失道諸侯爲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剉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己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吴蠡引以爲諫勾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衺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惟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已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賛花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虚故水激而波起氣亂則志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

古之學者爲已爲已之道立而後爲人之道行聖人得諸已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於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懐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雜而無别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非通治之道也

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下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彩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於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

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
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
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
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
不失叙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
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
法天地也心清則内合乎道體靜則外同
乎人是以不出户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
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事農士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
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
遺行工無苦窳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
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
貴

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
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
冗而吏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
於民博文强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
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
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
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才不
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可與
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
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
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
危爲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
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
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聞博而有
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伉行
責人以重難强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
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
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
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
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
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也立仁義修禮
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
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
之於鍾鼓風雨之於音律皆得象而爲之
至若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
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爲萬世之
師

○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虚無寂寞不見可欲心
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得動而理通循自
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
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
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
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
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
資糧萬物者也

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
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

下和揉光居北斗之杓資穜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精生民罔食舜察璇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受其精地受其平人受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正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而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魄藏於肺意藏於脾神明藏於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眞人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有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衰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即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不相厭也

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耶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並貺而無私蜎飛蝡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風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

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衺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有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夫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為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九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　非十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仁篇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鬬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為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為矣肯作無益以害有益畜無用以盡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誅罪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

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

淡漠寧靜寬大正平仁政之事也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視耳聽則聰明廣以天下之智慮力爭則功業大故賢者盡智愚者竭力近者懷恩遠者服德此三代之所以久後世無以及之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檝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

○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効忠者稀不用其身也而親習褒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造物假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爲用大矣哉夫輿馬之代步舟檝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其力也君假臣以爲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用獨夫而已惟明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尊生者無嗜欲殺身之害也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有求於所養反至喪身傾家之禍者惑滋甚矣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迺眞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語以本在治身則是身治而後家治家治而後國治矣身猶國也國猶身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舜有善行天下慕之文子問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語以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善即吾畜不善即吾讎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臣之視君如寇讎矣民能戴君能覆君斯可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

量所能理況任高治大其可以叢胜猥惰爲哉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君子不爲矣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曲說不可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衆足以亂

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得其壽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螘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仁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爲刑即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斵也夫代大匠斵者稀有不傷其手矣

人主失道受制於臣猶鯨魚失水爲蟻所制也夫爲君之道在乎命賢擇相而已相得其賢百官未有不正天下未有不治一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不待下之所制將自困矣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累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夫與馬逐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是任臣以成治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唯神化者凡用可節私謁不行官盡職而事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畜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䴇䴏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罛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

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縠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富國者民養民者食基本之論也因天時盡地利用人力三才之道備然後羣生遂長萬物蕃植民賴以食國藉以富豈不謂生財有大道者乎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飢寒之患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則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重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堯之為君視民猶已取下有節自奉有度故人無惡逆比屋可封是以明君之治必計歲豐歉量民虛實然後取奉民無怨咨天亦無譴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之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偄偄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氣以和為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諸人也

天下通行之謂道萬古不易之謂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國家者得道則昌失理則亡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猶木之無根槁仆可俟也

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勝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强勝不以貪競得立在於天下推已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

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道德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一夫行之有淺深施之有厚薄名從實立六者分焉雖然同一善也上者善則下者莫敢不善後世不修道德專以勢力爲治而國危矣

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

天道自然有爲則失名者實之賓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雄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効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薄於道德老子語以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夫哀樂取與涉於有爲海宇之民可哀者衆可樂者寡府庫之財取之有限與之易竭道德無爲任萬物之自正而天下贍足

夫養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絶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懽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禄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

天下之生久矣得其養則生益蕃故賢君不强人所不能及亦不絶人所不能已使民均得其養是故安養而樂道不以欲傷生不違義而取其可多欲乎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内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背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

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囹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

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貴無罪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

夫宗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知恩義而忠孝之太立能崇貴尊老敬長可謂知本矣能知賢愛賢尊賢敬賢樂賢則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得矣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客者謹爲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無爲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也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一　非十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義篇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

○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於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音旋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宄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

○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隧音遂暗路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

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塞邪隧治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於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

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爲其
東於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
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
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
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
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
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
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
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
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
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
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
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
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聖人立法本爲禁奸惡平寃抑保人民也
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
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
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
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
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
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
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於義義
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爲
檢式所禁於民者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
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
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
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
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
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
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
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
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
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法者人主示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
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
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
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
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令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
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
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
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
治廣此之謂也
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
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爲平治之本
夫有天下者能於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
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
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
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

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爲乎上臣有爲乎下論是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

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於治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舉遠論臣之道也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寳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衆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蟄奮善言善行潤澤群生皆自屈身養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於天

下義重於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間於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已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閒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内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傳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猵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遼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僞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爲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爲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剌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

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備之唯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覇帝王在焉覇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衺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兵法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爲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四海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爲哉不得已也强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强國而置民於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强世固有之矣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一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二　　非十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虙犧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耀德擾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耀德自見也擾性絶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眞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優自虙犧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伯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靡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法度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俛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叙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

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

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文子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事之初意樂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囿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僞囿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衆非禮義廉恥不能爲治是以聖人革弊更制必以禮義廉恥爲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雋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爲上仁義禮樂次之書數法度又次之英雋豪傑乃以智取之豈戰國之法歟夫天下之理小不足以制大弱不足以制强從衡捭闔之論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不塞其

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

禮者撿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如顏子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夫禮之用以和爲貴君子之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於外而自然之和盎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之和萬物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爲壓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翦樸桷不斵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土積即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僞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循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爲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爲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贍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食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鑚山石挈金玉擿硥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胞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搆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殊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讓也夫陰陽緣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川絶不流是皆虧盈變盈害盈之所致不能省徳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徳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於和天地除其徳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姦人諂而陰謀遽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群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竈無腹著篋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遷國運興衰困若有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肇始洚水示儆九年爲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噍類絶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徳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徳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溟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絶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燮理陰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徳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爲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庇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也大即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鱉不入罹網罟之害也山不毛者麋鹿下游失陰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尅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徳均即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比古今之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則是政復爲奇善復爲妖矣於戲治國失政而以奇爲務者尚何足以多算云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二

通玄真經纘義釋音

卷一道原篇

汩音汩流通之義 墆音垤上也 殰音讀胎內欣也 詘音屈同義 滑音汩

溼音濕 袤音斜 湛音沉溺也 悗音脫驚歎也 瑕音假大也 氾音泛

訾音紫內容不羚 蚑蟯上音岐下音饒小蟲之類 創音瘡 淖音閙和也

毳充芮切志系也 亶多旱切信也 憯音慘毒也 抱音桴擊鼓杖也 蹎音顛倏步而行

瞋音瞑平目而視 軻音可志不平貌

卷二精誠篇

暴音腏 譎音決詐也 賈音價數也 螫音釋蟲毒也 繆音妙同義 仿佯徜佯同義 囹圄上零下語獄名也 噞魚檢切魚飲水也 謕呼上音吽下去聲大呼也 景音影形景義同 倕音垂工輸也 亡音無同義

囷匡倫切囷麇也

卷三九守篇

便寧上毗連切安也 影柱有若無也不為物累 建鼓實若虛也不為聲動 擭音寮同義 眏音映同義 非十二 侑卮上音有下欹器也 十一 登假下音遐同義

卷四符言篇

倍音悖同義 要音邀 天下雙雙兼也兼者霸 屈九勿切屈奇也 懾音摺 瘉音愈

卷五道德篇

稸騃也畜同義 刺七賜切 賈使上音古下平聲 蝡音軟蠕蟲也

蜎音淵飛 劇妙衛切無傷也 捽存兀切扯也 趣音超 亟去利切疾也 罷音疲

卷六上德篇

樅七容切 礛力廿切 犺余救切條屬 礧音諸磨瀝之石 睎音希乾也 螢音將蟬屬 堁音課塵土也 枘而銳切 瑗音院 掾音卓治木之具

瞀疾智切目匡也 [illegible]音藥絲麻之屬 絉音末履屬 躡女蹀切踏 麃音瀌咸也 軵音勇推車之謂 海內下音納 鷙音至鷹屬 㯡音老猿屬

黷音闇 黮音昧 蝮孚六切虺屬 雈音尤鳶屬 提音時舉聚 兇上聲惡貌 蚈音賢蜓蚣也 準鼻頭曰準 跬犬蕊切半步也 凷音塊同義

呰音呰辯也 纘浮費切㾞同義 裒音杯聚也 湛音沉 夸音孚

卷七微明篇

物不禁也 偯音依 軯音爭喝車聲 苛悄上音何下音峭猛急也 俯音稱揚也 舉覡音檄男巫曰覡女曰巫 煦吁句切氣有物

卷八自然篇

徼音邀同義 窊烏瓜切地凹也 褒不褒不為大也 褊不褊不為小也 亟去吏切急也 駃乃鳥切推版具 輴音椿版與之輿 樏音櫐有輿之具 瘦音瘦同義 骿胝上駢下脂足皮厚也 手詘音屈

卷九下德篇

圛音棨同義 脅音協同義 瘉音愈勞也病也 敖世上音傲 伉行上音亢下去聲

卷十上仁篇

螘蟻同義 跃跳上於倒切下乃倒切獸之長大者 罝罘上音差下音浮網也 罔罟上音網下音古漁網也 隼音筍鷙鳥也 鷇音彀鳥初出卵 蹠音隻跖也躍也 非十二 偄歎同義 瘦瘦同義 十三 脊前賜切骨粗惡

囦淵同義

卷十一上義篇

璜半璧曰璜美玉 刎音吻割也 猵音邊猵獺同類 邃隧曰深也 詆音氐訶也

卷十二上禮篇

懋瞀同義目不明 擭寧同義擭取也 譊音鐃恚呼也 墽音墝同義瘠也 疢音趁病也 錯音措同義置也 圂與圈同養獸閑 雍音壅塞也 咽渠頤切噎同義 硥音蚌同義 除音住閒也

通玄真經纘義釋音

通玄眞經卷之一　實一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簽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原篇夫本相待者有原體相讎者有歸大道無原至理無歸今推之道原反在乎物象之內但復物之性原其遠乎
老子曰蓋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有物
混成夫道之爲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
似於物何以寄言令彿有物者欲明無物者
也混爲能含清濁成爲不遺纖介者也先天
地生天地以玄黃爲色方圓爲形道豈生於
形色之後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可以理會
○難以目見寂寥泬漠不聞其聲應則無響聽
則無聲吾强爲之名字之曰道夫形聲俱無
則名言莫及也將欲示旨非强而何令聖人
字道之由義取乎無所不適也夫道者高不
可極深不可測仰之彌高俛之彌深故知有
極者非高可測者非深包裹天地稟受無形
周合二儀資與品物而無迹可得也原流出
沖而不盈自深而流不絕其原當虛而受不
溢於物濁而靜之徐清同物謂之濁也取其
不汙之體徐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含

理從容之謂也施之無窮隨用而大無所朝
夕萬古千秋而今而後表之不盈一握負無
纖微之質約而能張在乎至簡從事則廣幽
而能明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柔而能
剛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枉曰剛含陰吐陽
藏用爲陰昭化爲陽而章三光日月星辰稟
之故能各麗其所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
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歷以
之行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之宜飛走之
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會而
○至無代司以成勢皆畢受而自宜均其生成
故彿大道也以亡取存夫有質者未嘗不亡
者也令以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以卑
取尊夫有位者未嘗不黜者也令以無位卑
而成不黜之尊也以退取先夫有爭者未嘗
不退者也令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皇者天地
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
德配天地御物爲一貫是能寄中樞以應用
恩旁行而不流者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乘

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
是故天運地墆陽性剛運陰性柔墆輪轉而
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
雨降並應無窮夫德合自然洽通大順則天
地不虧運墆之理風雨不乖燦爛之節五行
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
其令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
所窮而執一無爲與之並也已雕已琢還反
於樸使萬物復其性無爲爲之而合乎道任
其自爲則無所不爲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爲
○是以與道而符合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德
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表也無心之言言乃
通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
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以無所矜而
合大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物異宜各便
其性和陰陽二儀交泰節四時時不過節調
五行不相尅伐潤乎草木浸乎金石德澤廣
被至堅斯洽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
獸胎不殰畫其生成之氣也父無喪子之憂
凡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人無中夭婦人不

孀合配得類虹蜺不見氣之和也盜賊不行
未知苟得之利含德之所致也至哉三皇之
德也能使陰陽不愆品物咸若與道為友與
化為人不可得而名矣或曰昔在太古玄風
正淳民惟之生器末雕樸是以五行不伐四
節各司專氣自柔盡年為壽誠以君聖牧良
人由其所化非三皇之不德使其然乎嘗試
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君主者心也心亂者
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有歸矣然三
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向使非任
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澆
失令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為莫彰其德
此則不治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天之道生
物而不有也化成而不宰也無心以生而生
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故
不宰也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
莫之能怨將無愛惡於其間亦何所措其德
怨耳收藏畜積而不加冨布施稟受而不溢
貧冬陰固畜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嘗虧
盈也忽兮怳兮不可為像兮出入於有無往
來於變化不可一象而取怳兮忽兮其用不
詘兮用之不可窮也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應之而無迹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感之而
後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隨彼
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稱恬然無思淡然無
慮物莫當情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
四時為馬陰陽為騶因而乘之行乎無路廓
然皆通游乎無怠神不可極也出乎無門直
非所由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為車即
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即無不使也生化之功
恒運爾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
全爾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
馳者無所搖動任適者不至勞怠聰明不損
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且
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未極中之得也六
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性所接未可盡於一
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非
謂跡往而無窮固亦宜矣故天下之事不可
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事之廣矣不可力為
唯因自然之勢乃能與之俯矣萬物之變不
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物變無極不可智窮
唯執不遷之要乃會機化之本也是以聖人
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性順為本形勢為
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雖精瑩神暢達其性
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焉故漠然無
為而無不為也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耳無
治而無不治也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
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既不先物明非
不為蓋因之而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不
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無不治者
因物之相然也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循事而治因動而應萬物之化無不應
也百事之變無不偶也無心乃能盡之故道
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
之形體也化迹為形理本為體虛無者道之
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任道故
無飾也清淨者道之鑒也明正故能照也柔
弱者道之用也體順故皆通反者道之常也

反情歸性故得常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强也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純粹素樸者道之榦也用此爲體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變常動矣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雜則不能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至德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樂矣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直盡耳目之功即未能至矣是以關通七竅不止一用而動未嘗役者乃盡治身之至○滅其文章尚未以樸素當情而況此外飾依○道廢智依乎坦然之道廢其間隙之智與民同出乎公不異故無私也約其所守居簡要也寡其所求淡於欲也去其誘慕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居要故明審寡其所求即得不取故常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即外能牧之神全情性者則盡養形御物之理也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氣而不悖性而不撓筋骨勁强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

道無不在寧遠我哉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感而求之往也得之自我返也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夫以治人之治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其性以至自然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且一至自得則天下未有不得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玄同天下悉得斯不亦與貴而光勢位之貴乎樂忘乎貴富而存乎和富與貴者愿人役策之亦何以爲樂矣唯和而自得者乃游恒樂○之塗也知大已而小天下即幾乎道矣大已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是以近於道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之芸芸莫不復其虛靜之本矣故性虛通者可法天道之極身安靜者可同地德之厚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且埏埴爲器始乎有由而能極形數亦非無故則終始之迹居然可觀令以大道之治陰陽之鑪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未嘗不續莫究

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混冥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唯其寂然是爲生化之主也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無環堵之宇非六合之所能含也而生有無之總名也雖無出處之迹而寄有無之用眞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眞人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下斯眞人也眞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義已見上不以物滑和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不以欲亂情是以全其眞也隱其名姓不欲顯迹有道即隱上德忘德故不見也無道即見未能忘德即自彰也爲無爲事無事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通任彼衆材而羣務自濟知不知玄鑒而同塵懷天道抱天心體乎自然無私無宰噓吸陰陽吐故納新流五藏之穢滯延六氣之和爽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順

時而消息也無所樂無所苦形遇一味無所喜無所怒神遇一統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游於迹者物則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今我亦物奚得獨物於物哉是以真人虛真齊性物無不同居異能同同之玄者則是非之滯可得蕩而適焉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虐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共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神清形勞則精耗一犯寒暑之虐而遂失其所依故形有所究屈神隨而杜塞也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禀受之者涯分有期靜與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為物役乃困於所終且人之生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往不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喪者也故真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寤覺而無憂真人心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為心斯乃用心伏性之義也所以神依之形不虐於氷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慼和靜相濟不乖憂炁之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絕魂交寤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屈伸一汝視無所異見天和將至乃得自然之和攝汝知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正汝度勿修規法以為自正神將來舍精神方全於身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然後舉措莫非在道而成德也童兮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所謂氣能之至也形若枯骸無復雕飾心若死灰無復起滅真其實知而不以曲直信所遇而應故將自持恢恢無心所謀但自廣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物變我動然後事生變生於時生所極之時也知時者無常行以應變之故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以可物為名故不常於一名書者言之所生也書以載言也言出於知知以立言載之於書知者不知非常道但約所知以立於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立言之書滯之者數至窮屈唯抱守中和則常通矣絕學無憂俗學教以經術諭以禮義將存乎表飾以別乎賢愚誘慕大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絕之而無憂也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始以其肇迹亂物遂傷性命之原絕而棄之利百倍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因感遂動發害於性物至而應知之動也物以多類知辨所起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物以知必生愛惡好憎成形而知怵於外知以辯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為美惡之形一至內著遂有外喪也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夫天理性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不以人欲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情猶性也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反性則與道通通無為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靜之自鑒也以漠合神虛故神正即乎無門義已見上循天者與道游者也任乎自然則神與化游未始離乎道隨人者與俗交者也順乎人事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耳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是全其素不謀而當不先爲謀故得隨事之當不言而信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不慮而得虛心內徹故無慮而理得也不爲而成因任端居則無爲而各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衆不害覆之以道則庶類斯安故不重也○導之以德故羣性皆適故不害也天下歸之○姦衰畏之歸其有德畏其無私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柔服萬物以道自勝孰能與之比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即穢欲之在身勞形汙行以治國則亂欲之在國勞人亂政也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道以示性性以反欲不通於物者不能清靜得理則通不撓故靜原人之性無衺穢推究本性受之自天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於若性若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已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體乎妙者物不能累安受役哉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恬愉之樂無所忻悅其爲憂不惋惋濟治之憂亦何嗟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忘位而同民則不危其高也忘位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偁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也夫人之生也莫不欲通鑒萬類孤高一身順教善之言晞必然之策雖在鄙昧豈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夫何及我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因其爲而爲之即我無所爲民自化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無賦斂之事以擾之則民自富矣我好靜而民自正不設法教以誘之民得任性之正也我無欲而民自樸無情欲以撓之則民自全乎性之樸也清靜者德之至也至德不德常清而靜柔弱者道之用也能服剛暴是爲道用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物生於無而育於和三者行即淪於無形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可謂於無形也無形者一之謂也以彼無形寄之在一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通合萬類爾布德不已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已用之不勤無勞無息視之不見無形可見聽之不聞無聲可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宮徵成文則亂於耳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甘酸相和則爽於口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玄黃間雜則眩於目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爲音君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甘爲味主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爲色本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無之謂也夫數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細本

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能總萬名之本故立偁一萬物生焉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達無上下之不明也其全也敦兮若樸混成而無飾也其散也渾兮若濁與物而同塵也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義已見上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深廣無涯去來無係若無而有若亡而存也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道爲生化之閱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莫不由之故聖人一度

○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循天道之軌轍不以事變而失常性也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以物性多宜無捨於道之網度則能曲全其性耳夫喜怒者道之衰也過當非正也憂悲者德之失也不能自得好憎者心之過也係執之過嗜欲者生之累也養生之過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陰主肅殺陽主和懌施之爲喜怒矣夫沖氣以爲和生之本也而喜怒將過二氣傷焉薄氣發喑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喑矣驚怖爲狂精神散越則舉措狂亂也憂悲燋心病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形之能和神其王矣神明者得其內也內靜乃安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爽不亂也堅強而不匱精不竭也無所太過無所不逮神明之功所適皆中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爲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以其能浮天也遠淪無崖以其能載地也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不訾者不可訾量之謂也然推其所過之理當爲尾閭不訾訾名

○未嘗所出且夫屬乎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則水之爲大孰可制哉故偁尾閭洩之入于無底之谷也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因雨露而資生以潤澤而成遂也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纖不求報也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無費未嘗耗盡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虛順之至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至柔物不能紀淖約流循而不可糜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利貫金石通乎至堅強淪天地勢大不可制也有餘不足故滿東南之地也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素且無私何公之有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玄合故可謂至德矣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閒無不入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物各有祖道能總生故偁大也無音者類

○之大宗也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爲萬類之妙本矣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靈府者精神之形宅造化者自然之妙本也精神玄達則與本實體道爲人自有將無纖芥之欲得非至真者哉執玄德於心而化馳於神無爲之化德迹不彰故云玄也真人無心而物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夫號令之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

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故能窮無窮極無極夫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止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志順之弱事濟之強心虛而應當中不載故應之無失所謂至弱者柔毳安靜道者以不變爲志非自強之至矣故如毳毛柔弱附體而不揚也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於行藏之間無爲無迹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動在於應復何失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皆謂處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在中以制外心得則物得也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守柔者直不可屈耳應化揆時莫能害之非有揆度而因時以應故時不我失物不我害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理勢然矣強勝不若己者強之所勝在不如己也至於若己者而格至與己同則格而齊矣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柔之爲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於若己且夫強之所勝勝不如己令柔之所勝其若己則明柔之爲勝也大矣而強能之力安可比哉故兵強即滅強則驕驕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斃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氣以柔弱爲和形以堅強爲病況乎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導事多窮因物常達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爲俗人之所遷也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時之變故間不容息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機宜之時惟聖乃得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守靜道拘雌節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居恒德而從容也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有而若虛物乃順耳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己無佗由之乃素載乎智巧固不靜而雜焉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神全可以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欲害之心亡乎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令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爲形雖猛鷙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數術數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箠策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御失性無以任力於脩途矣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術其能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謂獨任耳目智慮者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數即天下○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任耳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禀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禀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之也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志者害和兵之毒者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細書相攻寇之甚者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於民也中寇藏於山持險潛身以乘隙便小寇遯於民間荷竊爲事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智過則巧巧則矜能雕樸飾僞以惑於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禁之則至乎竊法爲盜惟增多也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去彼巧智之法令取此樸素之無爲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獨任已智因爲民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因而治之物得其性夫無形大有形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無形多有形少莫測爲多可見爲少無形強有形弱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無形實有形虛恒久○爲實遷變爲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作樸也有形即有聲無形即無聲散而爲器則有可名反之於道名不可得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道家之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聖人守道謙薄自爲廣厚之資執德不遷反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爲美道以無名爲德也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備矣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事理者難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備天道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忘濟世之名復無爲之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爲王公之備者蓋以謙爲本耳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爲利無名之道寄

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淳樸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煖而無綵禦寒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知巧害也行蹎蹎猖狂之貌視瞑瞑不瞬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不布施不求得各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爲也言事業堪能易爲矣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夫人君矜尚僞迹以亂政教轗軻常行以迷庶類則俗分辭化事不周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爲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宋寶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精誠篇

精者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濟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夫道者藏精於內絕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和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爲故無人無隱士無逸民治與道合何所隱逸無勞役無冤刑無爲無私並至究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之旨也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誠則物應也人君推誠罔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象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除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曰

計不足歲計有餘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微終濟其事若歲之成德寂然無聲潛感而已一言而大動天下謂精誠也是以天心動化者也無心能感之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誠至於明故有此應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謂氣過節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沴氣上蒸故有此變天之與人有以相通災瑞因所感也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
○相連精氣有以相薄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失位之象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至精至誠方可為治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無其私心抱地氣順靜為氣執沖含和執沖以定萬機含和以御羣有不下堂而行四海德澤之遠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致之在我非以神化孰可任哉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斯人之常道也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夫上玄之鑒無私孔明至誠感之復無不應則遭急迫難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得耳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謂以精誠爲宗則無不成也死生同域不可脅陵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又況官天地懷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夫知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況體道之士包總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爲人而有不亡壽者矣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
○道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固非言傳所及耳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夫中虛則物順身正則民效日用之化不其茫乎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君爲治化之道臣爲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涵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也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上謂不言之教下謂不道之道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爲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唯夜行者能有之默用之與陰德寂近於道故却走馬以糞夫嗜欲奔流亦走馬之謂糞者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肥農圃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端拱坐治而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沈也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
○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能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乎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也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天道之心時理俱恊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絶智巧以同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道德者用寄於有無韋革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乃無方固心智之莫量況耳目之能及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

無私任物理化將迎因彼應之故不傷也其
得之也乃失之也存所得於胷中則失其妙
用矣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至虛乃鑒故通於
大和者閼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
出其宗是謂大通夫甘醉醇酎尚全安息之
分冥順中外固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
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接復何礙
哉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世以恩情智
爲不用今假此不用以偶千變萬化之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
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
上下斯制作禮法也昔黃帝之代民衣冥淳
情僞伎生智力將在遂至仰觀俛察治變無
爲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弊矣使強不
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
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
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
不豫賈然而所治之功著也當於此時日月
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
於庭麒麟游於郊然而有爲之德應也虙戲
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繩殺秋約冬夫玄聖
動用不越天網故籍寢皆方繩也秋物成實
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
約成全孝復本之德耳負方洲抱圓天道周
天地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德合大和
氣自治矣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天
地既泰災自滅矣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行蹎
蹎視瞑瞑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已見道
原篇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未
親其親故寄物爲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
○游罔養者皆泛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
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未知相任功
揆天地無爲之功故比天地至黃帝要繆乎
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不彰其
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帝伐
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恭
讓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卑小之貌隱眞人
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天尊地卑春生秋殺
蓋自然之理也而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
揆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眞人之道而已隱夜
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何則道德上通而智
故消滅也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爲棄
物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
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唯身之安靜方能
自正是非之理也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
去俗之妄知而眞知見也其所持者不明何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夫持世俗之妄知
以明眞知者難矣所謂眞知者無是非之知
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眞知是不知哉○積
○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儉用則
重貨厚澤則積惠耳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
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
也此皆裁斷以合其宜閉九竅藏志意棄聰
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攝生保性之理芒
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若然
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
也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
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是故道散而
爲德德溢而爲仁義溢猶失也仁義立而道

德廢矣夫體離眞淳而使物得道散爲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有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保之使不隘者未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縣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夫神以鑒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眞也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一至越蕩則中無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爲物役不能自全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所觀之地則蔽僞百姓使彼循無行之攻效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役於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之時矣且舉措皆行何可窮極以不全之精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遇者則形骸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間未可傳游令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眞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不知所礙游心乎大無不知所有馳於方外不知所累行於無門不知所由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惟寂惟默游之真者不拘於世不繫於俗物繫者乃非游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也濟世化民有爲之迹歸德還善豈非動哉故體眞之士不過至於是矣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慕得非矯哉故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形繫者禮法所拘也神洩者智慮所散也洩而不已神將奔也繫而不已質將困也既困且奔寧非累於生之大本哉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信然也若使我定爲禮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外物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恬神自化知則民詐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君能誠動於天仁澤於下故天爲之應民爲之順百官不曠有司之職九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養民以公無爲乃爾威厲不誠不嚴而肅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夫適於民性安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起也此聖人之恩也聖人治民蓋盡於此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名者也民貧苦而分爭生稅斂多端民貧苦也因迫而分爭矣事力勞而無功作無用之器物也知詐萌生盜賊滋彰智詐所以萌生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盜不能濟矣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喁政苛者即民亂水塵濁魚不能游樂故噞喁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故苟生以成亂也上多欲即下多詐遂設詐以奉上欲上煩

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不以道德為治而以刑法為政斯增亂之術者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得故皆贍也不施而仁靜則各全不言而信順則自應不求而得足則無爭不為而成任則皆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人以形氣為生也形以藏精氣以安神若動為物役則反害精神以資智慮而形虧生理固亦宜焉神之所用者遠即所遺者近矣自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言其神全者也夫以氣聽萬物之情可知以神觀萬化之理可驗三才之內精誠感通寧假戶牖之所窺觀也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眞知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亟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亟數也冬陽夏陰物性歸之而四節數遷未嘗不爾盡自然相感之道也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夫可得其由者非窈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推誠者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察而明聖人御天下宗師於是矣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行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未信於下也故人君好勇弗使鬭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上化於下理之然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以其內著故稱別也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唯神化為貴貴乎無迹而化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發失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為尋丈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偉智為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未足變於澆風薄俗也故聽音則知其風情動則聲發成文則善著然聽音取聲察聲見志志有怨暢而國風可知也觀其樂則知其俗樂之為體和民導政宮徵不雜以敘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見其俗則知其化百姓所好尚直由君之化耳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抱至眞効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故

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爲體寂漠也無爲即無有體亦無形無有者弗居也無定方所弗居者即處無形無所不在無形者即不動虛故不造不動者無言理絕名迹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名迹既無影響何有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是謂微妙體則幽微用成玄妙是謂至神爲能○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朕斯神之至者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緜緜不窮故爲大塊之本也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强爲之形以一句爲名夫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强取途路之形以字無名之體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言而形聲輒具天下所適莫不由之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地至大以微爲本象物至多以一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上天降聖子臨庶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位假萬物聿成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宇威名威勢肅服寰海也二德之美與天地配且而與天地爲品萬物爲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兩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而備此位爲德者亦所宜焉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既德位配乎天地即動用倂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爲之中使夫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固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向使天下各得則聖人之德何所施爲也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立無所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夫有立德之迹非含德也循道而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耳雖知鑒無窮而寢言玄默故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典法刋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爲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教其迹者固不周物徒○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精之爲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謼呼也任乎精誠其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其化如神之速矣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情猶誠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嬰兒豈知親疎之利害也然其慈愛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言教之化不能變俗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精誠之感天下皆化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由信儻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

○外賢聖之化也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闚聖人之化耳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夫爲臣子者豈釣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恩義感中則自有忘生徇節之事矣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君子懷仁憯恒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察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幽闇而未甞慴懼且不負物寧愧影哉舍近期遠塞矣自得爲近物應爲遠舍其自得遠豈通哉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聖無私屬而以當濟爲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衆心爲之辟易向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

○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傚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夫言說之教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感乎心發而成形內全而外自化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可縣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言有立教之宗事有制作之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既喪宗本則尃衒爲害固不及保其靜也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班倕之巧有爲也則名著而指斷造化之巧無爲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故匠人知爲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順於變

○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事異所順化同所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志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歌哭者得哀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折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悠暢之由莫非君上之

所感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故華夷皆化也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性靜而安有爲者即傷無爲而治者加知以事故傷性本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將有所存斯有爲矣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既失己之靜性安能治於物哉人無言而神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耳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言以辯物神理而條之故傷也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存無於胷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是而礙則精神不無傷也

寶二 十七

○文子曰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榮疇恥聖道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屯難閔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味道而飽德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强立者也事具亢倉子故田者不强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爲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强學故歷舉以爲誠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通於時變合於物理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性與理冥且無得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唯無心以冥天下者故可爲天下宰至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故終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以安靜爲本積於不盡之倉以厚德爲宗載於不竭之府以自足爲資出令如流水之原利物而常順使民於不爭之官虛柔而治之開必得之門由易故不失也不爲不可成不易物材而爲也不求不可得不企所無之分也不處不可久去乎驕盈不行不可復離乎執繫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大人政簡莫不恍以化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爲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强而外明內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任道立德則善之可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唯修德者無之春政不失禾

寶二 十八

○黍滋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稼滋茂也夏政不失雨降時則降雨以時也秋政不失民殷昌穀果成實民自殷之冬政不失國家寧康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寶二 十九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卷之三 寶三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九守篇

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極則物無不在其域事無不與其成此篇自守樸已上至於守虛凡有十章各標守字唯一章各隱九數之中文者於一篇之內今稱九守者蓋在用九之義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混同元氣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一至清澄則自有輕重之比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陰陽氣有滯躁故生陰陽數有終始故為四時

○精氣為人煩氣為蟲是以人得最靈之名蟲為庶類之數也矣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剛陽○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精神本乎天稟輕清以虛通骨骸根于地稟重濁而係滯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夫有生有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斂爾為形為神其化也則寂然反本歸根來非所向去非在我則我尚之見憑何立哉門者復化之躁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不敢我尚推彼自然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陰陽為綱四時為紀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乎大順也矣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死順者生天地尚以安靜而成其德況夫所生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故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營定安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夫精神者所受於天而骸骨者所稟於地也所謂貴神以存形耳故曰道生一夫道無所生一無所立今觀肇有之前強名曰道數方混故○謂之一也一生二啓泮為陰陽二氣也二生○三陽清上為天陰凝下為地二氣交和中為人也三生萬物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日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背陰面陽物之順生也沖和之為和生氣之本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氣以變化而生此形神一月而膏結聚之始貌如脂膏二月而脈血氣通而成脈也三月而胚內未堅但有胚段也四月而胎微有狀貌五月而筋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筋者堅肉柔骨處剛柔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骨堅肉滯則生氣不通故肉藏其脈骨連其筋以通洩主氣連綴文節也六月而骨精凝結變之為骨也七月而成內全五藏外具九竅八月而動動於支體九月而躁動之數也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中外各正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之所主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衆藏之靈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為表○中為裏四支九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頭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圓而地方故其上下各以類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九解者天之九宮門也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皆法象於上也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風散之雨施之此取與也寒主殺暑主和此喜怒也膽為雲勇威之象肺為氣皓素之象脾為風礶動之象腎為雨陰澤之象肝為雷震怒之象人與天地相稗類而心為之主心為感變之主亦類乎造九之機本也其餘支藏皆有所應則天

人之際相椑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外衰將無所牽故爲衆主耳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目象日耳象月氣象風血象雨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毁折生災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風雨不時毁折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鎮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受其災是知人與天地相椑類矣耳目日月也血氣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沈則○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差度蓋其然矣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爲恒愛其神明況乎居分劑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善守其内者不爲外之所失也夫血氣者人之華華猶顔色五藏者人之精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内藏爲精外用爲神者也血氣專乎内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凡喜怒見於顔色勇怯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肌骨充實氣不遊乎外則情欲寡省藏氣不足乃有偏嗜和而調者何有嗜欲哉實三嗜欲省即耳目清而聽視聰清則耳聽不惑目達不眩也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異唯心爲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膽勇肆驕動成越悖非心所制豈可正哉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心之全功能用皆可患禍無由入衰氣不能襲夫邪氣犯中由其無主患禍生外以其昧機故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者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假是以通明精之以出入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意氣爲使則五藏可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揺而不定應之有司血氣滔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神以形累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靜則鑒微亂則迷著也故聖人愛而弗越愛守於形神不越於聲色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實三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内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來事之内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備前之德則玄鑒無遺而況禍福已形無不見也○夫辯類以相名明數以相生者事可觀矣緒性以符本極神以冥遠則往也可原矣外者迹之前也内者兆之間也往者有迹過迹以至外來者未形當兆以稱内蓋明機迭之奉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備者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外淫則推蕩在佗不能鑒之自我也故五色亂目使不明色視乃眩五音入耳使不聰聽雜乃惑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遂失正味趨舍滑心使行飛揚中有所亂自無恒業故嗜欲使人

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氣日耗以是而往其能久乎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皆隨其所嗜好厚養以傷生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也忘歡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萬物大生其原一也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知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不由道本觸類皆眛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同生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數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欲生不可事也時之自生不能使生憎死不可辭也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非悅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耳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守虛以不惑其累爲虛也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因所遇之時安所處之位遭世治亂而不患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夫哀樂者德之衺也不得道之正用好憎者心之累也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爲累喜怒者道之過也過越中和之道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常生處無爲者時然則然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妙用之神聖人所貴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心之無私乃能窮彼所有之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唯其虛也能盡於彼所來之限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任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無所疏無所親遇之一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抱安靜之德煬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與道爲際與德爲鄰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皆德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夫福非福也而安以爲福禍非禍也而躁以爲禍能安於禍則寧巽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

主於動作吉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時是以聖人無爲無作無禍無福倚然而往儵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死生無變於己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恒此已之未嘗生死也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用之無方守無游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夫曠然神乎無累於靈府以輕脫世榮故細萬物即心不惑心存物外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細於彼夫何惑哉○齊死生即意不懾夫覺以夢盡夢以覺知死生動息各在其分齊於是道何所懼焉也同變化即明不眩我亦物也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眩天理之明夫至人以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德主而不替道行而常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用備天下未嘗勞神宗極道原未嘗衰體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之委抱天命宛轉隨時遭乎禍福不足以爲內患也夫爲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也受命之臣心感之士雖蹈白刃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也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也可以義正之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棄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伯夷叔齊之類是也爲義不可以死亡恐也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也又況於無爲者乎能守一義猶至亡身浩然無爲寧以形累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人不窒於天下則萬物居然自立矣無累於適則天下洞然皆通耳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因可明之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凡學者本欲復其性耳能無以天下爲者常學所未及也若建鼓求子足明子已先往求之不及也

守平去其所爲道自夷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夫身也者以清暢保安爲貴耳衆人徒知勢以舉身利以資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之分是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果腹則安周身則足自此之餘爲性命患故聖人外之也不貪得不多積理然自得非貪所得物勢自積非多所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不主聲色自然清淨閉口不言委心不慮不妄騰口迫而後應不先企慮應而後定棄聰明反太素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休精神去知故故事也休謂外而不馳去謂中而不惑也無好無憎是謂大通平施於物故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若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穢其除心累斯去而平和耳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利在於和養養者知之也縣依則往喪生者之利也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符合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理固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夫出入無間玄同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大不可偏由而已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夫欲不過節則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心術之雜亂也養以和持以適和以養生適以任情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道以勝故自貴德以充故自富性有弗欲無欲而弗得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爲不樂自足者常得也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欲非性益德以靜成耳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靜則便生和因欲亂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夫德之大者舉措不踰閑也則縱身肆意皆可以爲表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斯聖人之守簡易也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物之自有未知自全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清而不撓可鑒嗜欲之妄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性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爲制者異也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適耳若外

不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歸物若聲色以蕩志氷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爲徒與妄爲迹豈非天受人喪所制異宜者哉神者智之淵也以萬神深靜所以智用無竭也神清即智明但不爲物濁則舉事明審智者心之符也心有所至智則含而辯之智公即心平心能使智能謀虛應當則可見心之正矣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不外受故清不中撓故靜鑒照之者自然而明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形其情者唯心之靜也且好爲則有遺勞擾則無鑒清平如水即物至自形矣故用者必假之於弗用也役之以至勞用之無用也澄之以成鑒不用之用也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鑑鏡神清者嗜欲弗誤也神清則智明智明則不失常性故無累耳故心有所至神即漑然在之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神住可不澄定乎反之於虛即消爍滅息矣虛者神之宅也反則剗心而任神忘欲而能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復牽變於己也此聖人之游也神與化游故治天下者必達於性命之情而後可也夫有生之域唯性與命情所同保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不可治也

守真適形而安則安而無佗適性而往則所至非妄然大名大飾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爲佗物矣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己之嗜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大名譽所求不飾於安而區區之行皆安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通性命者衆措自成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爲虛通勢利不能誘也無貪聲色不能淫也無染辯者不能說也無惑智者不能動也無易勇者不能恐也無懼此真人之道也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化者不化夫道常存能化於物故順天不可見同道不可窮也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可解也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夫寘順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可通然後在家在邦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察辯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故聖人不失所守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爲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聖人安此以爲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盡其生分始可爲養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受物以虛接事以和德居此而爲成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聲色俱爲棄物性乃全也內不動和即德安其位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寧於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夫性之未全爲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德之將敗爲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困其可得哉故靜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

此之謂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脉鬱滯在乎厚養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埃挑性亂和沽名求福者傷生之士也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此聖人與道之辭也夫靜聖之道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則自全之道未之能保矣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此聖人勸道之辭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適權變之用則多事之世未能脫離況非守靜而踐危機哉夫目察

○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者大有所忘一涇聲色失性之遠令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聲色之類左右不可盡故至天生竭精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以在耳目之前令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澄心之鑒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未之見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守法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未有無所法而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敎而自化棄智而成功盛德日新故無得而稱玄功莫朕是以不知帝力也其次上賢以賢德之道爲上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謂獨任致危也上賢者癡惑之原也上賢則爭爭爲亂本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虛靜爲主天之體也虛無不受靜無不持持循制萬物之紛撓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

○時相謝無盡也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靜則各正性命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纓謂多方擾謂設苛政也

守弱居衆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所謂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大者用兵侵小晉滅虞楚伐隋之類小者倨傲陵下曹共公衛獻公之類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夫强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況奢僭之君是以聖人以道鎮之非虛柔之道孰能安執一無爲以損沖氣沖中見小守柔退而勿有見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夫處下衆歸體謙物與故不求而名遂不爭而功成弗强故能成其王德歸者寧力制者叛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牝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自愛故能成其貴將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道自勝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亡乎萬乘

○之勢以萬物爲功名功名小大隨位而立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也自輕則功名不成未有身不治而國治者也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大之資者一毫可多之要者一筭可故聖人以道涖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道以微妙爲大德以損缺爲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其猶張弓乎勢之均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守

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法江海之故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致其賢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退行之彌進也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小谷極狹若注之須臾則至乎盈溢飄風驟雨行强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不奪奪其歸奉之德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强梁之氣遵天地之戒也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能長久唯能雌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日進以牝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故咸德日新而無所替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且而有成果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偏執而能得之者哉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秉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得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所適之情異所從之道反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德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沖則正其盈則覆事具周典十六夫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至察無徒匿耀守衆多聞博辯守以儉矜能有辱持後無失武力勇毅守以畏輕敵多敗虞慎保勝富貴廣大守以狹驕盈日危謙損日福也德施天下守以讓自伐乃衰推物乃全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夫有天下者位之極也若以極欲而持極位則傾覆矣非此五德何以守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蓋順中爲常如彼戒器者夫唯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所謂大順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可無不可則常可矣無樂則常樂矣無樂即至樂極矣言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忘所樂者何待而不極焉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也內樂外者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變於我故同於失者失亦得之矣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冥然萬物之上莫自貴耳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十七自得者天地萬物莫不得故達於心術之倫者即嗜欲好憎外矣畫爲棄物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非之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玄同故不知所以遺而是非都盡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雖未忘所存已得自安之道也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强不利貨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苟定其分何所假待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四者同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且士女節操尚能如是而況聖人全德者乎夫形者生之舍也居舍在形氣者生之元也元本在氣神者生之制也由制在神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故以神爲主者

形從而利制之使不犯故利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恣輕煖充口腹則害貪叨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形以剛強爲閉中無和氣爲距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外誘中篡久乃顛冥往而不知歸資盲忘之患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用則支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哉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雖物之往來莫不順道也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通

守樸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乎變化之根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不自動用與造化者爲人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雖事物皆實而眞性不知所存也治其內不治其外未有內治而外狱者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夫無爲之爲亦樸矣則體眞之士靜動亦出乎虛白之域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先也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道遥乎無事之業性離所汚直以無事爲常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審猶妄也不載於心復何假哉則物之自遷奚與同往耳嘗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向非今也理不至遷矣而評世之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妄況乎性與道合牽之遂流者哉見事之化而守其宗不與物遷之謂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專氣無雜通而不異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無爲無故弗學而知弗視而見與物同和與物自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辨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未嘗先始如光之耀如影之效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循之則如待也此寄言耳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是其眞體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居原者同之也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用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謂至神也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寱無所想象其智不萌不先其物其動無形女應之迹不可見也其靜無體非有依而立靜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出入無間不礙金石役使鬼神無心合虛故耳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謂得所受之本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和氣接物而無間息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不自生合時而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同於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耳以不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物之生也各歸其根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道在象先故生生者未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物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義已見上此眞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通玄眞經卷之三

通玄眞經卷之四　實四

宋通議郎試大理寺丞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符言篇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上乎無上下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 平乎準直乎繩 非衡能平無處不夷非繩能直無處不正 圓乎規方乎矩 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 包裹天地而無表裏 其大無外其細無內 洞同覆蓋而無所礙 大圓無涯大通無滯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 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公 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 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善之善趣俗求名非賢之賢也 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即無功 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逆時則用力多而見功鮮 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動不爲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怠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 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 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 ○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謂玉石分而爭奪生 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 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物有美而見害人睎名而召禍 華榮之言後爲愆 先騁華詞後招身禍 石有玉傷其山 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愼言必招禍 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其妄議國家典法之言故也 且君子攸戒尚亦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之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懸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戚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 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 以天爲蓋覆無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無窮而莫害 陳彼五行必有勝 金火相攻衰王遞作 天之所覆無不稱 天道包弘各稱 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名顯道喪事起害生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 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 矜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也 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 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 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

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强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無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遺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至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心樂無爲而治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有即所欲者至已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失至所得者已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不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於名者必挫本固邦寧周行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無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無禍福則無損益夫道不可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無禍無福無罪無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爲身以無爲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爲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執爲

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進退章之於衰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爲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己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己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睇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無爲而自周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志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絕疑於無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即自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媸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即免於累矣先人後已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術內秉真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厲其民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名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爭分此必全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身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衰於外則僞己惑真故知衰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群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言不外求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忘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中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杌株之患須

史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闇至幽能察地之利有於萬物廣濟無邊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山峙○以其常足不受賜與脫其所取輙亦無讓故與之不得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絕善譽將無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爲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乖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無則無滯是爲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俟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掂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無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濫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莫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恥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矣靜而澹然也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洪河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二者不修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已也言已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已
意旣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
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
目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之闇聾有
鑒疑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闇聾也即事不
辨況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
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
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
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無形
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而○
○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
焉其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勸無用之
事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
以所知未遠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
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修博奕之功而專道德
可致深妙矣問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不聞不問是謂闇聾之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必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
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
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人
欲尊於人者先尊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
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
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
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
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尊人者非
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
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
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
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
○損之而益才藏不稱譏危必至損益相隨禍
福斯驗者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
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
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
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有
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
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
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
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
爲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
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
損隨之言無常是得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
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
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衰任賢使能此聖
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
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
○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
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
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
乖正故生受於天也命遭於時也有其才不
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
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爲善
不必得其福不忍而爲非未必免於禍君子
爲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
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性不可革心苟
無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

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爲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爲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苦貧賤哉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衰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以道而制也難以事消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即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雖且瘉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汚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令舉枉爲直以愚爲賢豈有同汚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利在得失故淪死生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也之靈故爲人之主必和洽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壁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尋和璧非實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忘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道不御能勝敵者必德者也非德不勝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唯保謙柔衆不能勝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眞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寶五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德篇 夫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總名也且文子總有一十二篇之目各異唯道德再舉者何也夫道德之道也即可物之道也由可道而成德者亦可據之德也但非至道與玄德爾所以首篇道原後篇上德原稱道本上乃德極唯原上之用該一篇唯道德之體各歸本自然人間之世行道立德修身核名生且有倫死而不朽者莫若此篇耳

文子問道 夫道絕學至理無問斯所問者蓋觸類之道也 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 ○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因好問而成待問假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此何窮深旨矣 凡聽者將以達智 達聖哲也 智將以成行也 成仁義之行 將以致功名也 致同佐之功 不精不明不深不達 精則明深則達 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淺深比也 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誠 聽彼不深則無今知之明斯未造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之聞也 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 謂損其氣以處道 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 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之旨也 專精積蓄內意盈幷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專一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納理本盡其精妙自然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 夫道者原產有始 肇生有形 始於柔弱成於剛強 始夫道母氣皆柔弱成乎形質性乃剛強 始於寡短成於衆 ○長 生生故不寡是以衆也貲生故不短是以長也 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 夫道以包小爲大天以配下爲高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之也 卑者所以自下也 禮下之卑 退者所以自後也 持後之退 儉者所以自小也 小足之儉 損者所以自少也 少欲之損 卑即尊 親下故尊 退即先 不犯故先 儉即廣 是用故廣 損即大 成德故大 此天道所成也 天道虧盈益謙聖人則之自然成其衆利 夫道者德之先 因乎道體方成德用 大之根 而儀宗本 福之門 安靜之由 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皆假無以爲耳 夫道無爲無形 不爲事先不爲物迹 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 夫用道者內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而所濟無迹皆若自然則與天之功未始相遠也 無爲而無不爲 此義已見道原篇 莫知其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隨感而至得非信乎 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 道也者隨位分而各通也故堯舜有之則至德可侔湯武有之則神功不朽可道之道斯非謂歟 ○諸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其國 古者諸侯有國 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尅 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霸非在料敵而尅 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曹衛之類有道者附亦非率先而得也 舉事有道功成得福 順於時者功必見修於正者福必應 君臣有道即忠惠 君惠臣忠 父子有道即慈孝 父慈子孝 士庶有道即相愛 無相奪倫理自容愛 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 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

苟踰位分則骨肉自膚而有家有國不本道者不其殆哉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小大之用皆可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隨器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者天下孰不歸之也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取其會理優劣乃殊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既因兆人以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可守乎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辭首此舉失道之狀小人行之身受大殃以至於刑戮耳大人行之家國滅亡侯伯失國卿大夫即亡家也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暴於物理爲罪怨之首耳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

中蓋有此小術之用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雖不我傷而能攻辱亦皆已顯矣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謙柔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能使彼之無意未若使人本無其意將無屈竒之服詭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攸歸物得而利故雖縣解外患亦未足稱爲以反同衆流游雜庶類以我爲利愛之主待我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將自化妙可言其至矣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不待位地而可君長天下故勇於敢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柔弱者道活於物矣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夫人之生也形與

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忘愛惡迹絶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乎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惪豈合德於一儀也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未能退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稱五教之首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理正也一常也順正以爲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矣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爲禮所謂內和外飾非止揖讓登降也故修其德即下從令修其仁即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德能安之天下莫

不貴其安全者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物情莫不歸其惠愛耳義者民之所畏也方割無私莫不畏正禮者民之所敬也威儀叙列莫不敬奉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驅御矣君子無德即下怨以抑其性故怨無仁即下爭以無所惠故爭無義即下暴以踰我分故暴無禮即下亂以失常叙故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動植各遂其生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毒流蒸人下結煩怨之氣氣能逆天戾常故生災鏈之變故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賢愚之功未能加於時也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未嘗憂躁以虧性分志得道行命也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命遇則道行時宜則功著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時無明王則聖賢無措其手足故九守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心見者聖目見者智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擇平靜之道而守之則無因以為朕兆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擇正愼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聖人知不足者十有餘者凶皆禍福之所由矣故平靜以守之不為先始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智者不惑於萌蔵故免乎奄忽而至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思謂信所遇之時因以為己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物宜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贍以至多失好知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必窮之術必亡之道好與即無定分以其好故不定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君上錫賚無度臣下希冀無已若多斂即與民為讎重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怨之始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十一而稅則不給無恒之用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不均於士則庶官怨重賦於民則卒士怨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涖天下為之柰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為者言不敢為也大如是則循彼性而治之得非因天地之所宜而與萬物同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能為一事必敗於萬物之事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也執一者見小也不載纖芥之能豈非謙小見小故能成其大且無所載因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成大治無為者守靜也不先動之謂也守靜故能為天下正夫好動者傷物性也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所宜各性而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見小守靜故無驕溢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

不危夫道然也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道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慕義道而懼典法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民不能永固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亂生於無恒之政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治道貴靜豈先物爲因民爲而化之○亦非以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以政治之德爲己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勇者不以力爲暴以威勢之力而爲暴害者非人君之勇也仁者不以位爲惠以露天日之位而爲己惠者非王者之仁也可謂一矣備此三者乃謂執一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天子恃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好憎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彰下多岐路不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夫無君之時猶義以相扶威以相服以其不能固乃立主之令君反爲亂階則不如無君矣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得一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上以道得下以義得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拯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事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合天下心故王應兵勝以其後動故勝忿兵敗小不勝忍故敗貪兵死不能自守故死驕兵滅盈反天道故滅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靡曰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夫守自道之分循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故無憂喜關其內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抱德以施羣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忘情於中順時行令豈容德怨於中間哉

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先小而後大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凡由下致上恃後取先蓋順天而成物之所與則歡愛之道自得彼之誠也進其仁義而無苟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夫理順於正物就其受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欣戴樂推

而無猒也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
下貴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
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
膠柱而調瑟也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
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
執法聖人者應時偶變見形施宜斯不膠執
之謂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論世而立法
隨時而舉事兆庶情偽風俗不一帝王質文
世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哉上古
○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
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
法者與化推移也已成之法如已祭天祝也
一時之用奚可格哉唯因化推移以為法者
不可不法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
不可原也法施於外則可觀觀推在於內不
可原究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法度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難顯著
矣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
遺他而忘懷一遇而大順抱道推誠以鏡萬
物之情道法誠明故可通鑒上與道為友下
與化為人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在化化
治於人也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未俗清
愛不復清明之道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
必不能以為治矣獨使玄古聖君處於今世
猶施古法固不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
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明蓋取隨時以為光
大者矣
文子問為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以
道御之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知所歸也○無
○示以賢無加以力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
以威力則結怨於一損而執一消損賢力秉
執道德矣無處可利無見可欲處可利者必
遺博愛之義見可欲者必亂恒政之心也方
而不割廉而不劌方不因割廉不因劌皆使
自全其性無矜無伐無矜能無伐功御之以
道即民附養之以德即民服懷附懷服無示
以賢即民足各足無加以力即民樸莫知所
怨民自全矣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
不敢也君儉用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
萬物全自然矣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
全不敢自安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和全給養
之資歸之以利夫儉足則無欲是能全德不
敢自安則無怨故可自安也不下即離散不
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離
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為
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君
能成修衆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
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納下
言從諫如流奉上言其出如綸上言者常用○
也下言者權也立教由君是以常用諫而必
納所貴知權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
而必當言信者終而有微期當者反而必合
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
父攘子證之直躬期女溺身之存信若此高
行誰當見哀矣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
伸無常儀表聖人因事之宜用為表式動在
利物寧係滯於一時祝即名君溺即捽祖卒
反父勢使然也捽提髮也夫以君父之尊處

杌涓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欲不捽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機權至微凡情莫及夫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嘗試論之曰體夫權者庭乎機變之兩間應變之前動機之後變在於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後順先違乃盡曲成之道君有體理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以易讚重巽詩美棠華非夫聖智孰能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為害權事不中以書為醜可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所謂墜祖宗之功隳而盡一世無禍敗者以其前代有此之類故不得不發斯問以政役代疑道之君矣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言雖有沒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國破家莫不因無道而失者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有家國者誠慎若此故曰予臨兆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縱欲怠情其亡無時直不可保存耳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夏殷之末非獨桀紂之無道也然其或沒世而無敗當時以致滅誠有薄厚之異同為覆亡之資向使二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武何因建其功業矣蓋為失道衰德而有幸免者未有居道立德而延禍敗者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下聾愚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害向利以從自宜則百姓之情斷可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心禍災之端無由生也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以其未絶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雖危而未覆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凡恭順之至直在乎中感者也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絶則義扶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遁為禍敗之資故當其無道失德之時則有輕上違命之弊乘彼絶仁滅義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身有命分之薄厚國有危覆之運數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當覆以陷時將立本以觀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必多端態以承其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其失多故寡得以其犯多故少勝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夫無事止事事則止矣以事止事事止復生矣上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焚也以智生患謂上智生下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上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端既因智以患生復設智以防患不撓自清之

道由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夫仁以慈濟爲功刑以加罪爲用苟有所好則賞罰刑濫不可君御於兆人矣嘗試論之曰道也者莫非萬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也然而立好以求道則好存於胷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逆其理又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況乎偏尚餘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

○不德如天之春秋物何得怨耳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也合而和之者君也合衆和義在乎一人別而殊之者法也犯者自有輕重之殊是國之常法也民以受誅怨無所藏君無容情清縣天下則抵罪者甘蹈過地而無所尤怨焉謂之道德然後國有太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直非公當故不可定也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推道之理則萬物玄同無非是求合於己者也非去衰也去逆於心者也直有所合則偏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衰哉但自去所惡耳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令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合己之是未出於衰此明是非之治未可爲天下王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小魚

○撓之則糜碎兆人煩之則潰亂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爲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衰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溼也欲在於虛即不能虛以其心有所存乃不虛耳猶爭正取則動未嘗正也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夫汎物秉理不惡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爭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坐而致之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處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往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

○而無爲也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爲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亟數戰也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友事極則變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文缺

通玄眞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寶六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上德篇彼物無窮由道有常用與化偷玄功自積故柔服天下我未始有知和合生靈彼無不理得者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得故此一篇之內辯而伸之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為存亡定傾之所由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身之百節如國之百司耳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支體各安則自得也故遺其所侍君臣各倫則無事也故忘其所從○老子學於常樅老子之師見舌而守柔齒剛舌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為利實所宜守也仰視屋樹退而目川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因以舉耳目之前遂為謙小之龜鏡也觀影而知持後夫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在形後不窮俛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爾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此皆以所長而自害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但有智知之能而莫知不智之用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唯不載於智不敢於能乃可與應千變萬化而一曲之士將何任是說乎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妙本以無有入於無間未嘗須臾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著故雖異名亦無所主及夫道者內視而自反遣欲反素○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唯執其知覺者未能反於不知之大也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也夫物不以物蕩心者然後可以照應群物矣月望日奪光言對蹤立靜靜體不全唯無敵對者當自靜矣陰不可以乘陽卑不犯尊乃可保其恒位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大德居世小德自掩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顛沛

也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道居中而形自治矣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堁乾土塊也夫形無所恃則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保生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假形器之大小也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倂性者則天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成性亦倂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其世而仕賢者必困非其才而進愚者必覆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非天二氣即成虹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虹蜺也地二氣即泄藏陽反在下施不同德必洩藏勢也人二氣即生病喜怒交於胷中故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夫陰陽日月以無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之節固不可配其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陽日月而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而能常故可稱至耳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也苟非立本末不茂也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欲濟其事先備其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越不敢伐吳之類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唯虛無而不動者乃能與之偕能可至若昧道之士勞而不能致遠哉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義以見符言篇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聖人設教非有多門以物性殊宜遂張衆目然入真門者斯至于一妙也將治家國取納賢才亦倣此耳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

道待時也所謂畜備應之道待機感之時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但識彼性而釣之雖異類亦不會合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蝯德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德施物者不苟合彼自然非貴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所爲而已足所踐者淺淺少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擬足於未至方得致遠進心於未知方可明道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凡牽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全水靜即清清即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能併故可以爲正唯內保清靜則自然通鑒應之大常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所謂欲能害性璧瑗之成器監諸之功也鏌鎁之斷割砥礪之力也不琢不成器不礲不利用諭強學進道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凡得所附而能委質無他則名實不求而皆遂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

退天道然也且聞國建功身死名辱古多此類不復勝舉故能知天道者善始終耳怨出於不怨爲出於不爲明見事本固當不貴其末故聖人處無爲以貫之此義非因昔所不怨使物慢易而至於怨昔所不爲使事廢曠而至於爲者也視於無有即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視所見者常眩聽所聞者常惑豈可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螿得木各依其生也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則父子相危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爲和資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變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故近死夫仕不擇地雖祿富其家轉危其身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執有矰繳之害椎固百枘而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世之從事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近鑒於身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居所尊之位而積之以德則高

不可傾也庞不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之所與也溝池澇即溢旱即枯江海之原淵流而不竭夫末得其原即變蕩由物故江海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於一用耳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世昏昧可隱身遁迹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世昭明可沐浴登仕絲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紘冠即戴枝之紘即足履之同一縞所製

○輙爾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察之復何企慾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杯不能塞江河之水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贍者僅若無益於事矣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冬至之前陽下復成雷夏至之前陰上結成雹雖在大寒大暑之月亦未絕變也若施之於霜雪則見日而自消沛矣此所謂中有必然外不能制時有必制物不能然唯

明哲之士辨此以爲宜耳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故賢人因而成之乃脩其業易簡也蘭茝以芳不得見霜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夭於釆擷而才者可不慎也蟾蠩辟兵壽在五月之望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夢於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精識者中易殘動爲外衰所害華非其時者不可食但非正氣所資設使有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舌

○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齒剛先弊○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全剛直之德者也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當慎其本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是知君上當可受藥石之諫也嘗試論曰凡稱難者猶可嚴戒精釋以涉之不可正者容可合權適變以佐之物無棄材理無棄事取旨會意或在斯焉則所謂君御臣臣事君各宜慎其所以者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矣如君臣亂倫代司致業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君刑變得也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亂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豪逝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言含德之所致也夫不杜耳目而包聲色不高真性而一夷險如斯之道方與大海同其容應出納之德耳日不並○

○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儔匹而況聖人大化之道獨運之功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橑輻未足恃也凡有能及於物者莫作相假考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命中十分之一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屢敗獨宰其一成豈不謬於庞實行權矣飢

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血氣之類未嘗無欲故不見可欲則心不爭亂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竹而足小人狹志以無厭不滿君子器宇雅大嘗分而足矣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直奉於道即不過於是非平施以德即不差於厚薄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治令執古法格異宜雖繩衡同亦未足定世惟審時知變者可是而行之

○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法順於時則定法背於時則廢農夫勞而君子養的勞稼穡以奉上祿是知苟修其道則無賤役之弊

○愚者言而智者擇傳采與頌擇善而行苟有其智則能因彼成立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夫見理歷然者如玉之在石明白可取也見之顯暗必留其謀見猶昏昧必不能行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積小智自以為明者未能通鑑於萬類也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天道虧盈寧肆兇毒則天下為物害者可不畏之而誡哉

今有六尺之廣古之六尺今之一步臥而越之下才不難既在一步之內又處人下將欲過豈難跨越才與材同用也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取向者六尺之度隨卓立之將踰上材即不易其得也勢施異也同此六尺之材而異所施之勢即難易將隔上下縣殊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自強不息也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且輔相善惡猶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效足可明矣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苟失所依雖不遇刑誅亦未免所累故君子擇處其地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當慎所好惡也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未聞犯聲色而性全者也黃金龜鈿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物無貴賤惟合宜當用為貴耳夫不能佩不能富者自可謂失治地之宜曠進德之道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何近遠之所能至凡人君虛心延士則仁者為之處義者與之立各盡其力矣將任一材固不可驅御天下也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雖雜粗無窮唯同之者可治也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君能度時布政因情設教而兆民自戴於己亦何難之有哉兇兇者獲提提者射謂其有勇有捷來彼揄射故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素者容忍常德可不溢君子有酒

○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君子有酒以成禮小人擊缶亦為樂雖節奏非度世之不傳而適歡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備適賢愚未可醜小人獨美君子也人之性便衣絲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既而有所貴者當在乎時則知常所賤未可定棄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能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善用臣下者百官雖眾近無奪倫文武雖異親而

成業也石生而堅茝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夫萬物之其宜者治之則遂抑背其性勞而無功矣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用異宜至近而違世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爲誠也再生者不獲華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貴適中也先之則失常後之即虧分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以巧取成濟也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天下事理無難無易有得時失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尺璧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順於天者將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也行標於世必來衆妬祿豐於家莫不傾奪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世莫有量其力分守所愛者唯信情騁欲以至於自害耳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人矣貴彼登溺待之以利則天

寶六 十一

下莫不願溺而拯拔矣如簡子利於放鳩反多捕者是以爲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絶其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聖人知沈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俊雖有才而忠不奉上則不可爲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執而用者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倫敘日知所由然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爲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豈不謂素有誠信乃能施用法教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物無巨細但反之則迷審之則明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雖性之有道唯精研乃可得也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垚不止丘山從成將欲致遠在乎久而不在動也故綿綿者用之無盡

若愚公之類而山可移焉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術其本者乃可自期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忘素求飾不能飾矣保質遺華文自生矣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將無杞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甑之在竈無由墮井者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遠責於物難盡其能令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夫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輙偕其動用耳有榮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能一味於世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夫主飾其貴必民若於賤下若於賤上難保其貴矣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貴立本也

寶六 十二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懷而存之因不能常保虛而靜之則自然備應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含應而不唱如彼金石也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常居自然之運故在不替之德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齊受和氣同一生成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地交泰故君子輔相以成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謂物不蕃息也小人得勢君子消亡否則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天之道損盈而益寡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歸於均也鬼神之道驕溢與下害盈益謙人之道多者不與惡盈好謙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由謙以致上則天下不能得上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久長明君臣之明非貴相察謂其不昧治化之道斯

與天日同功比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君臣未正則雖天月之明域中未免昏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星緯之文川瀆之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推變萬類名昊天之道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身者天地之一物豈非道乎哉修之身其德乃眞推順安命不知其他則冥符眞體自然成德也修之物其德不絕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動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之莫能禦也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像物豈外取哉精神者初禀輕清之朗廓故天有不德之德所以上也精神有虛通之能所以貴也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以敘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

是傳大定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天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方係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禀重濁終委塊壤故地有執德之迹所以下也骨肉有滯礙之患所以賤也以賤歸下理亦然者耳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全乎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形猶生成地廣厚萬物聚聚載其上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原入聚地道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卑則物歸寧則自得陰難陽萬物昌陰爲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爲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形故贍也無勞於生故樂也處其靜者將自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違天必有大咎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陽道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化周
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故不失
物之情性汚澤盈萬物無節成物也者所宜
爲性時宜爲情布政設教不失二宜則萬物
全其潤澤咸有信而成熟汚澤枯萬物無節
葉英華及節而不生矣故兩澤不行天下荒
亡山無法道抑否失時則蒸人不粒荒亂流
亡也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位高而德謙
也高則物奉謙則物親故可爲之主矣弗長
○有故能終而復始其道消息故不窮絶終而
復始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母天下者非有
是德如何也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
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夫自體未全
不能立事況勝任萬物非乎蓄積之大哉故
聖人愼所積唯積德合和堪化天下矣陽滅
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
萬民昌謂和氣洽民矣尚陰道即天下亡謂
秋氣滅國耳陽不下陰萬物不成陰體卑靜
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化君不下臣德化不

行臣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政故君
下臣即聽明得天下耳目視聽耳不下臣即
闇聾一人聞見不可遍用日出於地萬物蕃
息王公居民上以明照德大人居上位則道
洽德被於民如日出地蕃息萬物日入於地
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小人居上
位則無方御下使之離散如日入地萬物當
廢息乎雷之動也萬物啓兩之潤也萬物解
大人施行有似於此動以啓蟄潤以發生人
君行令若天作雷雨未有不從其令也陰陽
○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法天應時所
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絶也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
善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耳民弗遠
徙故民之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民皆樂
土不願移徙唯苛政之甚不得不去惠澤少
及不得不就非謂性分之所易也風不動火
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因風出民由上
教火之出也必待薪火人之言必有信有信
而眞何往不成夫火之依薪言之在信所以

炎熾若能法教有恒眞而不渝所往皆遂也
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盈則覆極則反忿無惡言怒無作色
是謂計得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以招其
咎是謂保安之計得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
之道以類相求雖外錯萬類而同其方者莫
不得之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
陽道生陽陰道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
洽全用刑楚則民墊溺也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高行厚德在乎○
積修首辱重變在乎積犯君子日汲汲以成
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汲汲自強日以成德
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積之異其消息也雖
未能見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息倚伏之道
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故見善如弗及依不
善如不祥見彼善事欲速脩進慮不善事如
在災禍也苟向善雖過無怨且有向道之者
雖爲物所咎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
自有常行之矣苟不向善雖忠來惡素無向

善之心雖有物忠順於己而必有不忠之時雖米其惡遂生然於彼者也然物與我期理難常順責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起直在自無恒德也故怨人不知自怨怨由自作素何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自得即物無不得豈非不假求他人故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已上四者皆由己得也自官謂賢愚所驗之位耳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害物物報怨可自怨故君子慎其微慎機發之微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夫二氣交盛乃曰和也萬物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稟和也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英亦草心卵胎生於中央皆和居中央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其稟氣受類莫非以和居中之故也寶六不卵不胎生而須時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須伺春秋溼燥之節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地平即水不流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陽感即生陰感即死如彼衡水隨感傾流得乎中和平而正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道之高深固能流德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夫陰德無機乃德之真者隱行無求乃行之實者既真且實雖欲報之不明名之不顯亦未之得矣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種黍得黍樹怨得怨

○通玄真經卷之六

通玄真經卷之七

宋道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微明篇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寰中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真宗非明無以契玄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已矣

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

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鏡是言至而無言爲至而無爲而知自知爾執云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 音乎 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夫所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說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夫道無正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惟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 造恩謂制法立教也 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 斯數者皆由大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機械設而姦濫甚矣 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使有轉者乃無轉也 瑟無聲聲在於絃軸不轉轉在於輪是無聲而能有聲無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即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也 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

○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冠不可賤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無日矣 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 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 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德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上有平正下無險詖上有清簡下無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 獄訟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叛 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 治亂者謂垂拱無爲之化非督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 聖人見福於重閨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 重閨之內冥冥之外謂出禍福之場絶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安能玄鑒也 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 小見忘大得利忘害迷倒之甚非愚若何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愛人猶己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無亂 ○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言人爲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 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愚者執迷而不返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則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而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時吉凶縣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偁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衆口所偁莫之能禁一行有虧無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通而動靜無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也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無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毁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脱也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

也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真莫能兼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罔懼鬼神由懷兢惕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而所爲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治雖勞將敗物簡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懸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倒故勞逾甚病逾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而箕子歎箸以象牙爲之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歎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戚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德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無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寧異〃五伯任力任知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左右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以鴆毒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與道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適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際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道本無爲今云順道即是有爲有爲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爲事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斯作故云非道者所

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并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説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視大明謂覩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初反未生也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覩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無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内照乎無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係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

○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也乃不知不知而後知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衰德衰仁絶義薄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無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强餐之熱病渴而强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

○快於目悦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禄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之難驕主尊己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亡而身亦無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

○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禄利奉於上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衆慝仕賢能則上垂拱無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動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俱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猶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無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取之不義積而不散所謂養虎自齩育梟自斃之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爲固箱篋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無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爲不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衰說必亡之兆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存而爲謀也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家其德乃有餘脩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脩身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而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徵也亡國囷倉虛費用無度倉廩日虛

○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因費萬金民罷煩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柰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者

來近說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言附傳也先言後傳之於耳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冤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臟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合冝曰德人愛曰賢明慧曰智通恕曰善文辭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無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慾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監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衆代役曰奴昏昧曰愚無慧曰肉無識曰小人也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地縣隔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猶有因假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無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亢以矯俗也○

○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迎之無前隨之無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為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强
裝幀設計 范一辛